

莊

子

解

序

今夫古人之書古人心也然其中往往有託物寓意爲  
泐洋怪誕之詞而後之讀之者多苦于不能解卽能以解  
解之亦病于拘文牽義而非有當于古人心使有能讀  
古人之書任其辭之泐洋怪誕而于其所托物寓意無不  
可以解解之不致拘文牽義而未當古人心豈非解之  
者所甚快而爲古人所深望也歟顧古之去今至遠以百  
世以下之人而解百世以上之人之書欲其毫髮無所差  
謬則又甚難而不知非難也古今之世殊古今人心不  
殊也故居今之世讀古之書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心



則心心相印何慮書之不可以解解乎衡陽船山王先生  
故明王午科孝廉也抱道隱居蕭然物外其生平著述什  
襲藏之而勿以傳諸其人乃嗣子虎止終不忍其父書之  
湮沒爰增加音註與二三同人分任較訂付之剞劂梓成  
以莊子解一書不因余之不敏而請序焉時維秋也蕉桐  
之下展卷讀之凡句讀段落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  
精神所滙余向讀之而不能解者今讀之而心曠神怡一  
若漆園傲吏相對逍遙幾不知擾擾于人間世者之爲何  
矣因思先生高士也莊生達人也上下千古心相契合宜  
于是書解之而無毫髮之差謬無難也然則先生之讀莊

而解之者爲莊也非爲後之讀莊也何也解莊所以慕莊也故曰非爲後之讀莊也而世之讀莊者正甚賴乎其有以解之也其甚賴乎其有以解之者何也以讀莊而莊不可解又不能起莊而一一解之今忽于讀先生之解莊不啻莊之自爲之解是又不知莊生之爲先生先生之爲莊生矣此豈第解之者之心所甚快也歟豈第古人之心之所甚願也歟康熙□□同里後學王天泰撰



序

莊子楚人也嘗爲蒙漆園吏太史公列傳謂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歸本於老子之旨所著十餘萬言率寓言也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然則莊子誠善屬書離詞者哉至今學者皆能洛誦亦或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明方正學云莊子神於文者非工於文者所可及文而至於神微子長子瞻其人其又何足以知之衡陽王船山先生學老文鉅著述等身於經史多所詮釋論說然頗散軼其子敵

與其鄉後進甯子紹緒羅子仲宣梓其莊子解以公之同  
好余耳先生名舊矣行部於此訪其遺書故遂以此刻  
投且屬爲引其端夫南華之文縱橫馳騁莫可端倪天下  
一篇蓋其自序又以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後  
人復代爲之言不尤駢拇枝指哉抑聞船山爲文自云有  
得於南華故於內外諸篇俱能辨其真贗若讓主以下四  
篇詆訾孔子之徒自坡公以來皆以爲僞作然其深微之  
語固有與內篇相發者抑又安可廢也註莊者多矣惟四  
明沈氏竟陵譚氏庶幾近之近閩人林氏莊子因出而諸  
註悉廢先生既有得於南華之妙又欲使讀之者識達人

之變化則其所詮註亦所謂知其解而且暮遇之者歟我  
知先生之必有以知之也康熙己丑孟冬平原董思凝撰



莊子解目錄

內篇

卷一 逍遙遊

卷二 齊物論

卷三 養生主

卷四 人間世

卷五 德充符

卷六 大宗師

卷七 應帝王

外篇



卷八駢拇

卷九馬蹄

卷十胠篋

卷十一在宥

卷十二天地

卷十三天道

卷十四天運

卷十五刻意

卷十六繕性

卷十七秋水

卷十八至樂

卷十九達生

卷二十山木

卷二十一田子方

卷二十二知北遊

雜篇

卷二十三庚桑楚

卷二十四徐無鬼

卷二十五則陽

卷二十六外物

卷二十七寓言

卷二十八讓王

卷二十九盜跖

卷三十說劍

卷三十一漁父

卷三十二列禦寇

卷三十三天下

莊子解卷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逍遙遊

解曰寓形於兩閒遊而已矣無小無大無不自得而止  
其行也無所圖其反也無所息無待也無待者不待物  
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實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  
天均則無不逍遙矣逍者嚮於消也過而忘也遙者引  
而遠也不局於心知之靈也故物論可齊生主可養形  
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遠帝王可應而天下治皆脗

合于大宗以忘生死無不可遊也無非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

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增注真海也

廣口取其真冥無涯也方以智曰鯨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鵬即鳳也爾雅古鳳字自北而南寓絲混池向

離明之意

解曰其爲魚也大其爲鳥也大雖化而不改其大大之

量定也意南溟而後徙有扶搖而後搏得天池而後息

非是莫容也此遊于大者也遙也而未能道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書名爾雅曰扶搖謂

之奈何孟春曰齊諧無是書是其劇耳

鯤鵬之說既言之重引齊諧三引湯之問棘以徵之外篇所謂重言也所以必重言者人之所知盡于聞見而信所見者尤甚於聞見之量有涯而窮於所不見則至大不能及至小不能察者多矣詘於所見則弗獲已而廣之以聞有言此者又有言此者更有言此者有是言則人有是心有是心則世有是理有是理則可有是物人之生心而爲言者不一而止則勿憚於見所不及而疑其非有矣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天北閒氣也塵埃氣鬱鬱以塵埃揚

也生物猶言造物此下俱言天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蒼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言野馬塵埃生息在空升降故

人見天之蒼蒼下之視上上之視下同爾乃目所成之色非天有形體也

繇野馬塵埃生物之息紛擾於空故譬天之正色不可

得察亦惡知天之高遠所屆哉天不可知則不知鵬之

所遊與其所資以遊者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堂道謂之坳剖芥子

以爲舟極形其小膠滯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厚也厚其風力于下背負青天

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天闕猶言折阻闕音遏

水淺而舟大則不足以遊大為小所礙也風積厚而鵬

乃培之大之所待者大也兩言而後乃今見其必有待

也負青天而莫之天闕可謂逍遙矣而苟非九萬里之

上厚風以負之則亦杯之膠于坳堂也抑且何恃以逍

遙耶

蜩與鷖鳩蜩蟬也鷖鳩小鳥鷖音學長尾曰鷖短尾曰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

榆枋槍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投于地則得所安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遊于小者也道也而未能遙也

適葬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

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葬蒼近郊之色果飽也宿春糧謂隔宿春糧郭象曰二蟲

謂鵬蠅也對大于小所以均異趣也蒙之鴻曰此言遊各有近遠則所以資其遊者自別培風與不必培風形使之

然於二蟲又何知焉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支遁曰以小知

又生下一段譬喻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

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朝菌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楊慎曰古作雞菌今滇

名雞蠃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篋名鏗堯封于彭城至商年七百歲真靈冥海靈龜也

蝸與鸞鳩之笑知之不及也而適葬蒼者計盡于三月

稱長久者壽止于彭祖則所謂大知大年亦有涯矣按故

讀南華者不審乎此故多誤看故但言小知之何知小年之可悲而不

許九萬里之飛五百歲八千歲之春秋爲無涯之遠大

然則三殮而返腹猶果然亦未嘗不可笑三月聚糧之

徒勞也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適於逍遙者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列子作殷湯問夏革窮髮之北窮髮不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修長其名爲

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搏音團控也羊角風曲上行如羊角然俗謂之旋渦風絕雲氣負

言天然後圖南且適南真也斥鷃笑之曰

斥小澤也鷃鴛也田鼠所化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亦小大之辨也

○以蠅鷃譬鄉

國以大鵬

譬列子

辨也者有不辨也有所辨則有所擇有所擇則有所取

有所舍取舍之情隨知以立辨辨復生辨其去逍遙也

甚矣有辨則有己大亦己也小亦己也功于所辨而立

名於所辨而成六氣辨而不能御天地辨而非其正鵬

與斥鷃相笑而不知為神人之所笑唯辨其所辨者而

已矣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

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舊注猶然笑貌數所角切數數猶汲汲○評曰猶然

云者謂不待至人猶能笑之也然使一鄉一國之士不以

蜩鷓笑鵬忘其小而遊焉則固可以笑宋榮子之未樹宋

榮子不知自笑而猶然笑之亦適足雖然猶有未樹也許

笑而已亦彭祖之猶以久聞而已雖然猶有未樹也許

樹者隨所植而生者也出乎土而榮于虛者也宋榮子自

守確而未幾適于物以成其大用有所樹則有所未樹矣

夫列子列子鄭人名禦寇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音零

旬有五日而

後返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評曰知有世而遺之乘其虛不觸其實福所不期禍所

不嬰此御風也用意于虛天下不皆虛也雖旬有五日

亦必反矣旬有五日節序之變也氣變而必闕未足以御六氣而遊無窮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自知效一官以上三絜而乃遊無窮前三者小大有殊而各有窮也窮則有所不道而不足以及遙矣視一鄉一國之知行則見爲至人彼之所不至者多而此皆至也視宋榮子則見爲神人彼於分有定於境有辨以形畱而不以神用而忘分忘辨者不測之神也視列子則見爲聖人彼待其輕清而遺其重濁有所不極若遊無窮者塵垢糠粃皆可御而不必泠然之風則造極而聖

也於鄉國見其功名唯有其己內外定榮辱辨乃以立  
功御風者去己與功而領清虛之譽遠垢濁之譏自著  
其名而人能名之若夫乘天地之正者無非正也天高  
地下高者不憂其亢下者不憂其汙含宏萬有而不相  
悖害皆可遊也御六氣之辨六氣自辨御者不辨也寒  
而遊于寒暑而遊于暑大火大浸無不可御而遊焉汗  
隆治亂之無窮與之爲無窮則大亦一無窮小亦一無  
窮鄉國可遊也內外榮辱可遊也冷然之風可遊也疾  
雷迅飈烈日凍雨可遊也已不立則物無不可用功不  
居則道無不可安名不顯則實固無所喪爲螭鸞鳩則

眇于小而自有餘不見為小也為鯤鵬則警乎大而適如其小不見為大也是乃無遊而不逍遙也

堯讓天下於許繇曰許繇字武仲陽城人一日槐里日月出矣而燭火不

息燭音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

缺然請致天下許繇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

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鷦鷯小鳥偃鼠飲河偃鼠鼠也伯勞所化不過滿腹歸

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

堯不以治天下為功堯無己也庖人遊于庖尸祝遊于尸祝羹熟祭畢悠然忘其有事小大之辨忘而皆遂其

### 逍遙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接輿舊注楚狂名陸通一說肩吾自度也連叔

及物也接輿合載也皆寓為之名

大而無當

當去聲

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

逕外而庭內隔遠之意

不近人情焉連

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藐遠貌姑射山在寰海外射音夜

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綽約輕秀貌

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三字一部南華大旨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狂誑通疑其誑己

連



叔曰然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

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時與是通因是女故但言此女音汝之人也之德也固將磅礴萬物以為一

世斲乎亂治亂曰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二句互文見意評曰磅礴役使錯

亂之也之人之德視彼勞役萬物以求治者皆弊弊也疑神者所不屑為也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天而不溺稽音啟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物之災祥穀之豐凶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胼胝黧黑

疲役其身以天下為事於是乎有所利必有受其疵者

矣有所貸必有受其饑者矣井田之流為耕戰月令之

濫爲刑名張小而大之以己所見之天德王道彊愚賤  
而使遵遏大而小之以萬物不一之情徇一意以爲法  
於是激物之不平而違天之則致天下之怒如烈火而  
導天下以狂馳如洪流旣以傷人還以自傷夫豈知神  
人之遊四海任自然以逍遙乎神人之神凝而已爾凝  
則遊乎至小而大存焉遊乎至大而小不遺焉物之小  
大各如其分則己固無事而人我兩無所傷視堯舜之  
治迹一堯舜之塵垢糝糠也非堯舜之神所存也所存  
者神之凝而已矣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資貨也章甫殷冠也殷冠已不合于時而又適越

越人斷

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句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司馬彪曰王

許繇為四子故按莊以四子為神人故在藐姑射之山汾陽堯都也窅音杳深遠貌

物各有所適適得而幾矣唯內見有己者則外見有天

下有天下於己則以己治天下以之為事居之為功尸

之為名拘鯤鵬于枋榆驅蜩鷃于冥海以彭祖之年責

殤子之天皆資章甫適越人也物乃以各失其逍遙矣

不予物以逍遙者未有能逍遙者也唯喪天下者可有

天下任物各得安往而不適其遊哉

惠子謂莊子曰惠子名施為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

實五石實中容五石也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

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瓠落猶廓落

非不喙然大也

喙然虛大貌喙音拐

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掊音剖擊碎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

龜音均凍拆也

世世以泔澠統為事

泔澠音屏僻漂也統音曠絮之細者漂絮作水絮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

謀曰我世世為泔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

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

將去聲

冬與越

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

不免於泔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

以為大樽

慮猶計也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

五石之瓠人見為大者不龜手之藥人見為小者困於  
無所用則皆不逍遙也因其所可用則皆逍遙也其神  
疑者不驚大不鄙小物至而即物以物物天地為我乘  
六氣為我御何小大之殊而使心困于蓬蒿閒耶敵按即物

以物物謂以物之  
自物者而物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  
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卷音拳立之塗匠者不顧今

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狌音狸屬 二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音遨候鳥之 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于網罟今夫爨牛爨音來旄牛也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

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廣莫猶曠渺彷徨乎無

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

前猶用其所無用此則以無用用無用矣以無用用無

用無不可用無不可遊矣凡遊而用者皆神不凝而欲

資用於物窮於所不可用則困神凝者窅然喪物而物

各自效其用奚能困己哉此其理昭然易見而局於小

大者不知唯知其所知是以不知知以己用物而不以

物用物至于無用而必窮窮斯困矣一知之所知則物  
各還物無用其所無用奚困苦哉抑斄牛能爲大狸狴  
能爲小斄牛愈矣而究亦未能免于機網則用亦有所  
困然大而不能小無執鼠之用以自弊弊則大而無用  
者於以喪天下而遊無窮也較易此列子所以愈於宋  
榮宋榮所以愈於一鄉一國之士也故曰眾人匹之不  
亦悲乎

莊子解卷一終

莊子解卷二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齊物論

當時之爲論者夥矣而尤盛者儒墨也相競於是非而  
不相下唯知有己而立彼以爲耦疲役而不知歸其始  
也要以言道亦莫非道也其旣也論興而氣激激于氣  
以引其知汜濫而不止則勿論其當於道與否而要爲  
物論物論者形開而接物以相構者也弗能齊也使以  
道齊之則又入其中而與相刃唯任其不齊而聽其自



已知其所自興，知其所自息，皆假生人之氣相吹而巧爲變，則見其不足與辨，而包含於未始有之中，以聽化聲之風濟，而反於虛，則無不齊矣。故以天爲照，以懷爲藏，以兩行爲機，以成純爲合，而去彼之所謂明，以用吾真知之明，因之而生者，因之而已，不與之同，不與之異，唯用是適，則無言可也。雖有言，以曼衍窮年，無不可也。不立一我之量，以生相對之耦，而惡有不齊之物論乎。此莊生之所以凌轅百家而旨其外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卧，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

偶一作耦，評曰：無我。

無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

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評曰昔猶有辨

今忘言子綦曰偃子游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知之乎

昔者子綦之隱几嘗有言以辨儒墨矣至是而嗒焉忘言子游見其喪偶之心矣故問夫論生於有偶見彼之與我異而若仇敵之在前不相下而必應之而有偶生於有我我之知見立於此而此以外皆彼也彼可與我爲偶矣賅物之論而知其所自生不出於環中而特分其一隅則物無非我而我不足以立物無非我者唯天爲然我無非天而誰與我爲偶哉故我喪而偶喪偶喪

而我一喪無則俱無不齊者皆齊也言生於心有言有我則舍於心者如燼火之在灰中有心而將有言則見於形者如春木之欲茁發繇其形知其心窅然之喪一壺子杜德之形矣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凡聲皆籟也籟本無聲氣激之而有聲聲本無異心使氣者縱之歛之抗之墜之而十二宮七調之別相陵相奪所謂化聲也以無我無偶之心聽之則伶倫之巧一鳴鳴已耳心之巧氣之激豈其固然哉然則唇齒喉舌一匏竹也氣機之所鼓因音立字因字立義彼此是非

辨析于毫芒而茫然於所自出亦惡足紀乎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大塊地也噫音隘其名爲

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呶呶音豪而獨不聞之寥寥乎

山林之畏佳琴音聊一音溜高貌畏平聲大木百圍之竅

穴似鼻似口似耳人之鼻口似枅音機榘榱似圈圓似白

深似洼者淺似汚者平激者其聲止謫者謫音哮箭去叱者

其聲吸者其聲叫者據號通哭聲突者突音杏咬者

咬音劫哀切聲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相引也唱喁相應

也冷風則小和冷音零輕風飄風則大和飄風疾厲風濟

厲風猛風也則眾竅爲虛厲風過而風息矣俗云飄風不

濟風過也終朝評曰飄風大和以上言

其自取眾竅為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風息竅虛但見餘風之觸

物者調調刁刁而已  
調調緩也刁刁細也

地本無聲因風而有聲風亦不能為聲假山林之曲大木之竅而有聲兩相待兩相激而聲出聲無固然之體也似人似物則人物之虛竅受氣之鼓動亦如此而已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諠者突者咬者唱者和者至不齊矣風濟而還為虛雖有調調刁刁之餘韻皆且老洩而莫使復陽則作而怒呬者還其無作而無不齊矣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評曰人之言萬變天吹之使然

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

取怒者其誰耶終于自己者始于自取下文以堅白之味  
言何怒發也誰使之耶

物之聲不一猶之言也人之言不一猶之聲也皆比竹  
之類也其已將謂自己其取將謂自取而氣之激于中  
者豈果不容已者乎浸假無知則不足以怒發而亦知  
何自而有知耶故詰其爲誰而不窮其知之所自出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閑閑廣博貌閒閒乘隙也炎炎

凌轢貌詹詹細碎也○評曰大小皆妄○又評曰以下皆求怒者而不得

非知則言不足以繁知有小大而言亦隨之小者非獨  
小也以大形之而見爲小大者非能大也臨乎小而見

大然則閑閑者亦閑閑耳炎炎者亦詹詹耳以閑閑陵  
小知而譏其隘以閒閒伺大知而摘其所略以炎炎奪  
小言之未逮以詹詹翹大言之無實故言競起以成論  
萬有不齊者知之所自取而知之所從發者又誰耶故

下文廣詰之

其寐也魂交魂形寂而合其覺也形開形動而魂馳○評曰言

致按魂交形開魂形交徹而神不凝焉與接為構接事物之相接者構交結也日以心鬪

縵者密者密者縵音瞞中車也密藏也密者皆覆藏深固意小恐惴惴大恐

縵縵縵讀莫牛切寬心大恐魁為寬心之狀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揀辨傷人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堅持己見其殺如秋冬殺所界切

以言其日消也一往之氣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氣盡而衰

雖日消而改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厭音壓緘封也老

必不可改其所見之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死于成心喜怒哀

哀樂慮歎變愁愁音聶懼也又不動貌慮謀其將來歎姚

佚啓態人者情動而其態百樂出虛無蒸成菌無無日夜相

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此極言知之所釀成爲學術機變無窮之終始也夫魂

交而不知知之所自往形開而不知知之所自來寐與

覺均此一身至人之所不分而爲物論者乘覺以動遂

殊乎寐豈寐者非我而覺乃爲我乎形一開而所接之



境或攻或取以相構結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藏之

固二句而持之以戰栗小恐二句一往不復窮工極辨趨于

一途而他皆不恤發如機括八句迨乎力盡知索衰老以止厭其

也二句要皆不出於一隙之知念念相續言言相引無有

知其所自萌者抑無有欲知其萌者顛倒於八情之中

皆聽其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夫果有萌耶則未有不

可知者也而果誰爲之萌乎下重詰之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繇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彼謂外物以爲所引亦近是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

而特不得其朕也兆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自信爲然而遂行之非有定形

見之可有情而無形有所發而無可據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賅音

也該備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三句皆詰詞誰親耶皆悅耶有

吾問人則曰汝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

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四句皆疑詞疑其有真君非果有也按此

與楞嚴七去徵心相似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評曰全不與至

相應真之理

此以徧求其所萌而不得也使其知己也則一已而無

不已可勿更求其萌矣不然而試求之得之以生者性

也而此與接為構而始有至于老洫近死而不可復陽

是出虛之樂吹止則闕蒸成之菌乍榮而萎其非性明

矣則或謂彼與我相待而成如磁芥之吸於鐵珀此蓋無所萌者而抑不然我不取則物固莫能動也蓋以爲有萌而終不得其萌以爲無萌而機之發也必自我留而守者必有據厭而緘也必有藏意者其有真宰乎乃可行已信而未信之前無朕唯情所發而無一定之形則宰亦無恆而固非其真是不得立真宰以爲萌矣抑其因形之開而始發也疑其依形以爲萌也乃骸也竅也藏也皆以效于知者其散寄之乎則一人之身而有異知耳目不相喻內外不相應矣既非散寄則必依其一以爲主而私有所悅將指此官骸竅藏何者爲主而

何者爲臣妾於是而疑之曰官骸竅藏之外有真君焉而虛而無倚者不足以相役不足以相君君且不得而况其真厯厯求之了無可據然則莫知其萌者果非有萌也天之化氣鼓之激之以使有知而有言豈人之所得自主乎天自定也化自行也氣自動也知與不知無益損焉而於其中求是非之所司則愚甚矣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爲天所吹不能自主故可悲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茶然疲役

茶音聶疲貌刊本作商誤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

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

生也固若是芒乎

芒昧也盡一生之云為皆芒昧也不知為誰而怒也

其我獨芒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

人人盡然何足深較

所謂君者無君也所謂宰者無宰也天吹之而成籟天固無益損而人惡得有是非乎然而因知立言因言立辨以心鬪物以物鬪心相刃相靡形化心亡而後已其芒昧也可哀矣哉我與之俱昏昏而何能使人昭昭人無有不昏昏而何用使之昭昭耶天之靜而不受人之益損者儒聽其為儒墨聽其為墨朗然大明自生自死於其中而奚假辨焉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評曰不但知世事而取一端以為是者有成心也愚者亦有成心焉○敢

按愚者自智則智者亦愚而已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

也是以無有為有

未有成理昭然于心而豫設是非之辨皆心所造作非理本然也○昔昨日也

今日方適越而昨日已至此惠子之言莊子用之以見必無此事

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

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人各以成心為論誰能止之方以智曰禹之神唯勤儉不自滿假而

已

乍作乍已而終芒于所自萌一言不足以立而炎炎詹

詹且無窮焉其所挾以為己信之情者成心而已成心

者閑閑閒閒之知所成於理固未有成也無可成而姑

逞其詞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一氣之所激笙簧聒耳

辨之不勝辨也無容柰何者也

夫言非吹也

吹無成響言則因成心而立言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雖有言而是非固不定也

果有言耶

果有所見而立言乎

其未嘗有言耶

抑漫然言

之其以為有異於穀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評曰皆天使之言耳○穀

音寇鳥在穀中會意方以智曰禽言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布穀催耕鶴鳴審雨可聽之為準穀音未定則不可為

準矣

使言而僅如吹歟洪纖雖殊而不相爭軋言則有立言

之旨是非相競而其亂滋甚乃其所言之是非唯氣所

激以淫於知而無定理則固可視之如穀音一氣至而

鳴耳是非奚足論哉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有真偽是非故至理以隱道

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

華故有儒墨之是非評曰一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欲之者其成心也即下文所謂其好之欲

以明之也浮明而以之乃自謂以明愈明而愈隱矣

無言非言也無道非道也同為天氣之所動則言皆可

言知之所及不能超乎道外有曲有全有左有右而道

皆可道限於其知以為成心而憑氣之所鼓不知其兩

可兩不可而獨有所是偏有所非小成之知見成百家

之師說而儒墨其大者也儒墨爭飾其榮華而道隱矣



兩可之言亦隱矣夫其所以的然爭辨於是非者自謂明也斤斤然持而以之而豈真明也哉明與知相似故昧者以知為明明猶日也知猶燈也日無所不照而無待於燭燈則或燭之或熄之照止一室而燭遠則昏然而亦未嘗不自謂明也故儒墨皆曰吾以明也持其一曲之明以是其所已知而非其所未知道惡乎而不隱耶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也此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此是亦因彼彼是此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評曰言止于所見曰死又出一議曰生○劉辰翁曰有彼方生得此故曰彼是方生

之說也雖然彼是生而是非死也是非生而彼是死矣

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繇而照之於天亦因是

也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無彼是此乎哉彼是此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道本無偶不立偶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合于道樞則得環中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

莫若以明評曰是非無窮皆自謂以明者所生○故按應

讀莊者多混看解中分別觀之

夫其所謂是非者豈是非哉彼此而已矣我之所謂彼

彼之所謂我也無定之名也見此之為此而不知彼之

亦有其此自知而不知彼遂怙之以為明兩相排而益引其緒以相因而生則立此而彼方生使無此而彼不足以生矣故有儒而後墨興有墨而後儒之說盛夫相倚以生則相倚以息相倚以可其可相倚以不可其不可則攻人者召攻之媒也若是而聖人其屑以之哉天之所籟鳴雖異而於天無益損也任物之吹而無倚焉則無所不照矣雖然亦因彼因此之現在吾前而照之耳使無儒無墨聖人亦奚照乎照亦聖人之不得已而因焉者也

是釋亦因句 照之而彼此皆休矣皆均矣其所因者忘而道定於樞無窮之化聲以不應應之而無不可

應矣若彼無窮之化聲生彼此之是非則唯持其一曲之明而已矣一曲之明亦非不明也故小知大知爭炫其知而照之以天者無我無此無耦無彼固不屑以此爲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人謂之可則可謂道行之而成

物謂之而然是非皆人所造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雖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合而言之則無故爲是舉莛與楹莛維絲筮也小而弱

楹前厲與西施厲癩惡妖恠悖怪恠音詭悖音譎與道通詭譎通皆變異意

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指之屈伸因作用而成乎異象馬之白黑因名言而爲

之異稱局於中者執之超於外者忘之故以言解言之

紛不如以無言解之也浸使白其黑而黑其白屈其伸

而伸其屈則名與象又改矣則天地萬物豈有定哉忘

言忘象而無不可通於以應無窮也皆無所礙照之以

天皆一也但存乎達之者爾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隨所用而

用之無容言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止

也謂因是而卽止也止謂止而不辨

立言者析至一而執一偏以爲一以爲道體夫緣用而體始不可廢如不適於用而立其體則駢母枝指而已達者不立體而唯用之適用愛於親不待言無事於兼也愛親而已愛有可兼不待言無私於親也兼愛而已用乎其不得不用因而用之其用也亦寓焉耳適得而幾奚有于自立之體哉故言可已也因乎彼此而通之用無不適而言可已矣已適而用亦可已矣知亦可已矣如寓者之不畱於逆旅又何必於儒墨兩端之外別立一宗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

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

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說狙子余反又七慮反猿屬狙公養猿猴者芋音叙又羊緒

反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評

要之不出乎環中

適得而幾本無必然之可據時過事已忘言忘知而惡

有然哉必欲知其然者如狙知四之為多而迷暮之止

三喜則見同怒則見異又豈能固有其知乎亦因彼此

之適然者而挾之不舍故用亦可寓也不可執也執則

亦勞神明為一而不知通于大同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兩行兩端皆可

行也適得而已

時過事已而不知其然則是可是非可非非可是是可是可非休養其大均之天而不爲天之氣機所鼓則彼此無所不可行矣無不可行者不分彼此而兩之不分彼此而兩之則寓諸庸者彼此皆可行也無成心也不勞神明爲一也不以無有爲有也如是則天豈能吹其籟而眾竅之虛不待厲風之濟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自立己說



封曰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因而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

有封者物自物我自我偶兩未能喪而為氣之所鼓

以與物相刃相靡於是非若宋榮子是已有物則有待

若列子是已皆限於所知而不至於未始有物之天其

所不至則其所虧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護其成心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評曰究竟不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

琴也昭氏名文古善琴者。自成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評曰知不能成道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

杖柱也策杖也警者柱杖舉而擊節賞音惠子之據梧也梧琴也據梧而吟三子之知

句七字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自以為盛故唯其

好之也以異於彼好即愛之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所謂莫

也欲之者其成心而謂人之莫若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堅

舊注云堅石白馬之辨也○彼非所而其子其又以文之

綸終徒為繁終身無成

昭文之所鼓師曠之所審惠子之所吟皆聲也與比竹

之吹山林大木之風聲自謂有別然使離乎是非而均

之於天之所籟則一而已矣有聲而即其聲以立是非

是以有知知已成而不能自舍是以有愛其知之也愈

盛則愛之也終其身而不亡以待盡至于言已成是非已立則為之嗣法者不必有知不必其愛而專家以徇其師說綸緝牽引文句繁興復奚恤道之虧哉其以明者非明也是古人之所不屑以者也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不言亦何嘗不成若是而不可謂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滑音汨滑亂不定疑而不決恍惚之中有

其真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如此

乃可謂之以明

莫若以明者皆非明也閒閒閑閑之知爭小大于一曲之慧者也滑疑之耀寓庸而無是非無成虧此則一知

之所知而爲真知然後可謂之以明夫滑疑之耀者以  
天明照天均恍兮惚兮無可成之心以爲已信昏昏然  
其滑也汎汎然其疑也而徧照之明耀于六合矣蓋成  
乎愛則虧乎道道無可成者也虧乎道者自虧而無能  
益損乎其真則固無所虧也繁言雜興師說各立而適  
以虧道則盡天下之言無可是也而鼓動于大均之中  
乘氣機而自作自已於真無損益焉故兩行而庸皆可  
寓則盡天下之言無容非也無所是無所非隨所寓而  
用之則可無成可有成而滑疑者無非耀矣疑儒疑墨  
而非儒非墨物論奚有不齊哉知者不言善者不辨有

言有辨而一如其無言無辨斯以為聖人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

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是謂此理不欲指言

之但曰此自謂今所言者未知合乎無言之道否則亦有儒墨之類而已雖然姑試言之防人摘己而先自破之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

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又自解說言我雖如此說之亦未嘗定執為是也

此欲自顯其綱宗而先自破其非一定之論期於有成

蓋亦滑疑之耀也。今且有言於此，謂有始以下之言是者，指道而言，不言道而言，是者標道之名爲己所見之道，則有我矣。立道之實以異于儒墨之道，則有耦矣。故指現前之所大明者，無耦無名，滑疑而寓庸者曰是無往而非是，無有爲彼者也。統天下之有無而曰是，則彼是莫得其耦矣。既有言矣，則雖恰與是合而亦儒墨之類矣。故唯無言則絕類，而與道類有言則固不能然。姑且言之如下文所云，則有謂矣。特我之謂推而上之，以至於無無，則雖有謂而固無謂。非氣機之吹挾成心以立言者，比則有謂無謂，滑疑而不必于成。故雖有言可

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  
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  
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  
爲三自此以往巧厯不能得通厯屬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  
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已止也止而不辨  
道合大小長短天人物我而通于一不能分析而爲言  
者也有真知者並其通爲一者而無朕是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一尚不立何況自二而  
三乎氣機之作止與無作無止者始離而爲二作與止

又自別而爲三鼓動不休知與言互相增益有儒有墨  
儒有九家墨不一類以及乎堅白異同刑名法術姚姪  
啓態各炫其榮華惡從而辨之哉聖人休于天均而不  
隨氣機以鼓動則聖人一天也萬籟皆于此乎取之可  
以兩行而無不齊于適得則千軌萬轍無不可行無不  
可行則無不可已已而合于未始有之本然以通萬不  
齊之物論於一豈離眾論而別有真哉亦因是已之而  
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

爲下八德請故有眇

言其眇有左有右

同而亦異左尊而右有力

有倫有義

次序日倫差等日義

有分



有辯物辨曰分有競有爭言爭曰競此之謂八德

自有適有而各據為心之所得見為德而守為常以立

其封發若機括而甯如詛盟皆八德之為也道未始有

之也故老子曰道失而後有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辯此論字一本故分也者有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

仁不仁大廉不嗾嗾音謙喉含物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

昭明之也明之言辯而不及辯有所不及即仁常而不成有

為道即非道

則成因謂之仁不知其成也毀廉清而不信國語曰嗛嗛也大成無成故曰大仁不仁

也孟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勇伎而不成伎物則己先

奚可哉自以為清人不信之弱喪烏乎勇

五者音圓而幾向方矣方以智曰此中何等次第何等分曉是豈顛預者所窺耶

聖人無自見之德而於至不齊之物論真知其妄動於

氣機然自取者必將自己本無封而不足以常則以通

一者懷之而不以示彼有懷而亟言之者無他祇欲以

示人而已故為道為言為仁為廉為勇皆自據為德而

迫欲示人則道本圓而使之向方方則有左有右有分

有辯各為倫義而互相競爭我畸孤而物為仇耦矣聖

人無不見而焉事此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繇  
來此之謂葆光

懷之斯其光葆矣葆之者非爲封爲畛據爲己德也無  
不在吾所葆之中故曰天府爲天之府則天不能以我  
爲籟而吹之使鳴其爲光也不能以示人若紛亂而無  
倫義則爲滑其可彼可是非彼非是而無成可師則爲  
疑葆其滑疑以含天明則謂之葆光皆知也皆不知也  
是之謂知止其所不知夫乃無我無偶而非氣機之可  
簧鼓也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宗一膾一胥敖一猶存乎蓬艾之  
閒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  
于日者乎

十日並照無彼是也無小大也無是非也滑疑之耀不  
勞神明於一以爲明者也日在天之中而爲天所寓之  
庸耳德爲天府則十日亦其寄焉耳若三子存乎蓬艾  
之閒而與較是非則堯與蓬艾類矣

齟缺問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  
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

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

腰疾偏死鱗然乎哉鱗音秋木處則惴慄恟懼恟音濬猿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薦音凋草也螂且甘帶

且音疽螂且蜈蚣帶蛇也鳴鳴者鼠者音嗜同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狽以

為雌獼狽音篇達似猿麋與鹿交鱗與魚游非其類毛嬙

麗姬人之所美也毛嬙麗姬後世美人而王倪言之與莊

柳下惠之兄離朱為黃帝時人恐漆園不任證據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決驟奔蹄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

義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

居之所安食之所甘色之所悅皆切於身而爲自然之  
覺非與仁義是非後起之分辨等然且物各有適而無  
定論皆滑疑也而況後起之知隨成心而以無有爲有  
也惟葆光而爲天府則兼懷萬物而任運以寓庸則無  
正無不正聽物論自取自己而惡知其辯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  
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  
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  
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物論之不齊依于仁義仁義之辯生乎是非是非之爭

因乎利害利害之別極于生死

按

則謂之生無

而非天之有生死也

而吹息吹與息弗能損益乎天死生無變則休于天均

而無有足勞其神明者此喪我之至而物論無不可齊

之極致也故歸其要于此而與大宗師無異旨也

瞿鵠子問于長梧子曰

鵠有知梧無知瞿兩日驚視貌鵠目不圍梧壽最長亦寓為之名

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

無所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

求

白謂未得而求之

不緣道

白謂已得而緣之

無謂有謂無謂而遊

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

楊慎曰孟浪古作孟

而我以為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而巳也何足以知之舊注巳長梧子名或謂夫子長梧子斥其名且汝亦

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時夜司夜雞也見彈而求鵠炙取求知何足以知必

至乎聖而後知之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句奚旁日月挾

宇宙奚猶言何不也為其脗合置其滑濔滑濔音骨昏未定貌以隸相尊隸

役也無是無非無貴無賤眾人役役聖人愚菴菴音豚混沌不分貌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為物論者皆求治也而孰知天下之本滑皆求明也而

孰知天下之本潛求治求明而為之名曰仁義為之辯

曰是非以要言之利害而已矣此之所謂利彼之所謂

害利害無有常者也本無一成之利害而成心所師知



不屈於其域則有所有拒乃以尊其所訢賤其所拒而  
爭競不已今夫隸人之所賤也而隸固有長以尊於其  
屬則亦未始無其尊也仁義是非之說何容詹詹而炎  
炎耶夫利害是非之辯豈有常哉或旬日而改或旬月  
而改或數十年而必改百年而必大改千年而盡易其  
故堯舜之名篡賊之惡也周孔之文俗儒之陋也然則  
古之所賤今之所貴今之所是後之所非厲風變其南  
北而籟亦異響若夫參萬歲而一成純者大常而不可  
執豈言論之所能及哉忘言忘知以天爲府則真知之  
所徹蘊之而已無可以示人者聖人之愚菀恰與萬歲

之滑潛相爲脗合而物論奚足以存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

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于王所王猶君也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且

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此爲貴乎牧乎彼

賤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

名爲弔詭也弔音的弔至也詭異也萬歲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

說生者說其生之有知而已生之有知生盡而知無寄  
況萬歲乎知飲酒之樂而不知哭泣之哀知哭泣之哀  
而不知田獵之樂一開一交哀樂相舛則既死之後善  
歲之奚若何能知耶然則生無可說死無可惡不但化  
聲爲天氣之所吹舉凡官骸之用心知之靈皆氣機之  
變耳知至于此則生死忘而利害其小矣利害忘而是  
非其混矣是非失而仁義其不足以存矣仁義不存而  
物論之成虧無定矣滑焉濬焉以聽萬歲之不可知此  
之謂知止於其所不知

既使我與若辯矣也若汝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而亦汝也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

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黷音啖闇不明貌吾誰使正之使同乎

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評

天謂之彼

已極言是非利害生死之不可知而要之於物論之不

可與爭勝莫非滑也莫非疑也莫非潛也行其已信而不得其形則人與俱芒而可哀莫甚矣彼者滑潛之天府不可為名而固有在之辭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而亦

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若其二字和之以天倪倪分

際也因之以曼衍曼音萬曼衍無極也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

竟故寓諸無竟評曰天籟曰化聲氣所化也

官骸以為比竹天之氣機以吹之知橫立其中以為封

為眡為八德為是非為彼是詹詹如冷風炎炎如飄風

皆化聲耳化聲者本無而隨化以有者也怒者爲誰則固不可知也以爲必有怒焉者則疑于有待不知怒者之爲誰則疑於無待皆滑潛而不得其端倪不得已而言之天其倪乎蘊之懷之以爲天府則倪不倪皆無不可矣故槁木死灰無聲而杜其化可也然而不必然也天有其倪而我能禁其不倪乎聲必有化而我能禁其不化乎兩行耳寓諸庸耳則有言而曼衍皆庸也孰非兩行之可寓者乎生死忘而忘年是非忘而忘義無要歸之旨以爲究竟則槁木死灰固無妨于曼衍不然旣知其齊矣而又言其齊以異于儒墨之不齊則亦與物

論同其詹詹子綦之曼衍不亦可哀乎有一日之生盡  
一日之曼衍無成心而隨化以不益損乎其真此齊物  
論之所以無傷於長言也

罔兩問景曰

罔兩景外陰也景影通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耶吾待蛇蚶蝸翼耶蛇蚶蛇腹下翹齧可以行者吾所待者人也如蛇蚶蝸翼之  
也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

此明有待無待之不可知也有待無待皆不可知則忘  
年而方其生也固年也忘義而一起念一發言皆義也  
如景之不離乎形也必舍此而為特操以求其所以然

所以不然者為無待之真君真宰必不可得則曼衍可也無竟可也庸無竟寓之也亦無竟兩行可耳又何拘拘於年義之外立特操歟故莊生可以卮言日出而不窮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栩栩然喜貌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蘧蘧然有遠貌不知周之夢為

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既分夢

則有此之謂物化物化謂化之在物者○敵按鷓鴣化鷓鴣

是非此之謂物化蠅化胡蝶化鳩田鼠化斥鷃大者化大

小者化小至于莊周化胡蝶胡蝶化莊周則無不可化矣當知物化有分天均自一聲皆化也未有定也而但化為聲則亦如比竹之吹宮



商殊而交不相爭一穀音耳是非之所自成非聲之能有之也而皆依乎形有形則有象有象則有數因而有大有小有彼有是有是有非知繇以起名繇以立義繇以別以極乎儒墨之競爭皆形爲之也而孰知形亦物之化而非道之成純者乎故於篇終申言物化以見是非之在物者本無已信之成形夢也覺也周也蝶也孰是而孰非物化無成之可師一之於天均而化聲奚有不齊哉此以奪儒墨之所據而使蕩然於未始有無之至齊者也

莊子解卷二終

莊子解卷三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養生主

形寓也賓也心知寓神以馳役也皆吾生之有而非生之主也以味與氣養其形以學養其心知皆不恤其主之亡者也其形在其心使之然神日疲役以瀕危而不知謂之不死奚益而養形之累顯而淺養知之累隱而深與接構而以心鬪則人事之患陰陽之患欲遁之而適以割折傷其刀養生之主者賓其賓役其役薪盡而

火不喪其明善以其輕微之用遊於善惡之間而已矣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  
者殆而已矣已而二字承上為文

知之變遷緣喜怒哀樂慮歎變熱而生左右倫義分辨  
競爭之八德益氣以馳氣日外泆和日內蕩而生之理  
不足以存生理危則不亡以待盡而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聲色之類不可名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背脊貫頂為督為陽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

身前之中脈曰任身後之中脈曰督督者居靜而不倚



章合湯樂又合黃帝之樂文惠君曰謫善哉技蓋至此乎  
鸞刀之聲詎能兼之非是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知其理之謂道進乎技矣始

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

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行止皆神也而

應之官自依乎天理自然批大郤隙導大窾音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肯著骨肉而況大軀乎軀音孤良庖歲更

刀割也割筋肉族庖月更刀折也斲今臣之刀十九年矣十

為率而又九年形其久也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音形

彼節者有閒虛為閒以喻督而刀刃者無厚不厚以喻緣○不日

也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礪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

族筋

脈結聚 慌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力甚微譟然已解

霍謀

國切速貌此喻陰陽人事之患傷吾生者靜而 如土委地

持之以慎則不與相觸但微動之而自解也 喻萬感

皆退聽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喻生不傷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而待其化 大名之所在大刑之所嬰大善大惡之爭大險大阻存

焉皆大輒也而非彼有必觸之險阻也其中必有閒矣

所患者厚其情厚其才厚其識以強求入耳避刑則必

尸其名求名則必蹈乎刑名者眾之所聚爭肯繁之會  
卽刑之所自召也忠不銳力不競術不多情不篤以隨

其自然之理則無不可行也不可行者自知止也天下之險阻名者自名刑者自刑瓜分瓦裂如土委地而天下無全天下矣天下無全而吾之情乃全生理不傷生氣常新善吾生以俟年之盡而藏之善吾死矣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天與其

人與二與字平聲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天命之人

之貌有與也相並曰與他人自兩足耳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獨也皆有與也皆

天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

也斲祈通求也求免禍則必求邀福如籠中之雉畜者雖豐神氣盛而生理傷矣

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實則以其知隨其生也為善

爲惡而至于有厚無他求以利其生而已矣徇耳目口  
體之欲則近刑徇見聞毀譽之迹則近名唯恐其形之  
傷而役其知以爭大輒自以爲養生而神王身幸免于  
剗削而違天以全人惡知人之殘也多矣乎是則知不  
任過而殘其生者卽其生唯得賓而忘主也故不得已  
而甯近右師之刑勿近樊雉之名名者天之所刑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失一本作佚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  
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  
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會謂和合之也

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



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徇人則天而倍違其真忘其所受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懸音懸帝上天也命繫于天適去則其繫解矣

老聃所以死而不能解其懸者亦未能無厚而近名也

名者眾之所會不遊其閒而入其會則雖不斲言而必

有言不斲哭而必有哭之者矣天懸刑以懸小人懸名

以懸君子一受其懸雖死而猶縈繫之不已而不知因

有閒也不待釋而自不懸也然懸于刑者人知畏之懸

于名者人不知解避刑之情厚而即入于名以樂召樂

以哀召哀自怛其化而且以納天下於樊中養生之主

者所惡莫甚於此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薪可屈指數盡火自傳于他薪豈念昔薪之盡

而代為之哀耶盡古燼字

以有涯隨無涯者火傳矣猶不知薪之盡也夫薪可以  
屈指盡而火不可窮不可窮者生之主也寓於薪而以  
薪為火不亦愚乎蓋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附之形倣  
而不足以居神則神舍之而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  
也寓於形而謂之神不寓於形天而已矣寓於形不寓  
於形豈有別哉養此至常不易萬歲成純相傳不熄之  
生主則來去適然任薪之多寡數盡而止其不可知者

或游於虛或寓於他鼠肝蟲臂無所不可而何肯聽帝  
之懸以役役於善惡哉傳者主也盡者賓也役也養其  
主賓其賓役其役死而不亡奚哀樂之能入乎

莊子解卷四

船山遺書四十

明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人閒世

人閒世無不可遊也而入之也難既生於其閒則雖亂世暴君不能逃也亂世者善惡相軋之積惡之軋善也方酷而善復挾其有用之材以軋惡而取其名名之所在卽刑之所懸矣唯養無用而去知以集虛則存于己者定而忘人生死可外而況于名物不能傷而後庶幾於化此篇爲涉亂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術君子深有

取焉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其行獨曰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蕉謂草葦之聚也蕉葉經霜狀極

一國之死者若聚而成藪澤之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

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

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憂謂憂與憂相接也古之

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

暴人之所行

顏子之心齊存諸己者也夫子所語葉公託于不得已而致命存諸人者一存諸己者也蘧伯玉告顏闔以形就心和而不入不出己有以存則可以存諸人也以存諸己者爲至不得已而應而持之以慎要以不迷於己不亟求于人則條貫通一而道不雜唯宅心於虛白而棄其心知之用者能之暴人固無足畏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

出乎爭自居善名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

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砥亦未達人氣人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自謂名聞吾之所不而彊以仁義繩

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疆去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惡去命

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

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惡用之惡平聲悅賢惡不

此以求耶若唯無詔王公則不認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曰將

熒之也熒亂而色將平之抑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

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念一動

以行則機智若殆以不信厚言彼不信矣而必死于暴人

之前矣

心一而已而使之雜以擾者是非也是非交錯于天下

皆生于知知以生是是以形非歧塗百出善者一是非

也暴者一是非也交爭而擾不可言矣夫知生于心還以亂心故盡人之心不可勝詰心各有知不知者不肯詘于不知則氣以憤興既以忤人之心復以犯人之氣暴人之氣尤爲猛烈則惡其美也深見爲菑己而報以菑也倍酷然且以吾心之善吾氣之正乘而鬪之先自喪其和平德又惡得而厚信又惡得而砥邪欲伸其氣則心必雜心雜而目口色容交失其則乃至彼此交菑身死國亡猶曰吾直言之氣自伸于千古心知之蕩德一至此乎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



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修身而愛民因

故其君因其修

以擠之

擠子禮切排也陷也

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

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

榮於外者名也利於己者實也君子好名為暴君所殺小人好利而又不受惡名為聖君所殺

或殺其身或殺其國人至于國為虛厲而聖君亦不免於暴矣故曰聖人之所不能勝

是非者名而已矣是者名之榮也非者名之辱也雖桀

紂未有安於名之辱者而逢比以其心之所是盛氣以

凌之使欲求一逃于辱名之徑而不可得心既逆而氣

復相持以不下則豈徒留於逢比之身哉逢比死而桀

紂之惡益甚夏殷之亡益速水火之禍可勝言邪叢枝胥敖有扈且與堯禹爭名堯禹不假借三國以名而用兵不止然則欲免於爭名之累者是非之辨其可執為

### 繩墨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

可乎曰惡惡可聲平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

所不違陽外著也氣凝曰充意露曰孔揚此所謂發氣滿容也屬端采色不定所謂散色載笑也屬勉持端

勉以見於顏色者如此使人不能違之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容與

之也言我因察人之情以求動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日

與相習猶不能成其志而況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

大德軋索所不相親者乎

不音否 訾音此 不其庸詎可乎 不違故外合內不相  
訾者否之訾之也 勝怨怒不勝計矣

詰其所以者所以奪之也至于未始有回則又安從有  
以哉以者乘人之無以而鬪之抑乘人所以者之不善  
而鬪之以生于心知而非人心之有有以則作於其氣  
而逆人之氣以其端乘其邪以其虛乘其窒以其勉乘  
其惰以其一乘其紛端勉不可也虛一亦不可也蓋端  
而虛則非虛勉而一則非一也以充揚之色伺人之感  
而乘機以進自謂之虛以執而不化者日漸進之以求  
成效自謂之一皆挾其所以成乎心而形乎容者也雖  
或免乎暴人之暴怒而內之憎忌益深豈但德之不成

與菑且逮之矣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以成言上比古人內直者與天

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

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

子天子者天之子也己亦天之子也視之如同胞無爵祿子之可欣刑法之可畏其內坦然爲內直于是己必盡

言而于人之從違皆無期必之心與童子之不知利害同焉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

與人之爲徒也擎拳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

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句實也其實有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

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其術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  
雖然止是已耳夫胡可以及化謀狎也謂如政令法度之不可狎雖可使人免罪然  
終不能化人猶師心者也

前之端虛勉一者以爲存諸己也而所存者非己也與  
物相刃相劓案人之感以責人而自恃其仁義故虛者  
非虛一者不一也內直外曲成而上比以辟咎則莫非  
存諸人矣一念以爲天一念以爲人一念以爲古多其  
術于心雜擾而無定豈己之有固存者乎固人而欲達  
其心氣耳前者既有我而有偶後者又因偶而立我心  
之純一者散而雜其心知以曲用爲範圍人心人氣之

師則人亦測其無定而終狎之不能化物必矣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有以者以其所以者爲有端虛勉一曲直上比皆其所  
以則皆據以爲有者也夫人之應物有則見易無則見  
難易則若可不慎取給于所有而有餘裕天之化物天  
無自有之天因之而不齊者皆齊矣有而見易則違天  
而貪於取名以生其慢易天所不宜詎足以化物哉故  
使之齊者除其挾所有之心而慎持其虛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

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

曰若一志至一則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

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不以心心止於符符合也不氣也

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

得使使猶教也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

子曰盡矣

心齊之要無他虛而已矣氣者生氣也卽皞天之和氣

也參之以心知而氣爲心使心入氣以礙其和于是乎

不虛然心本無知也故嬰兒無知而不可謂無心心含

氣以善吾生而不與天下相構則長葆其天光而至虛

者至一也心之有是非而爭人以名知所成也而知所  
自生視聽導之耳乃視者絲中之明以燭乎外外雖入  
而不能奪其中之主耳之有聽則全乎召外以入者也  
故一聽而藏之於本虛之心以爲實心虛而樂據之以  
爲實因以其聲別善不善成己之是而析人之非故耳  
竅本虛而爲受實之府然則師心者非師心也師耳而  
已矣以耳之所聽爲心而師之役氣而從之則逼塞其  
和而一觸暴人年壯行獨之戾氣遂與爭名而菑所不  
恤矣遊人之樊而寓於不得已者澄其氣以待物爾耳  
可使聽而不可使受心可使合乎氣之和而不合乎耳



將暴人狂蕩之言百姓怨詛之口皆止乎化聲而不以  
蕩吾之氣則與皞天之虛以化者同為道之所集外無  
耦而內無我庶可以達人之心氣而俟其化雖有機有  
阱有威有權無所施也此遊于人閒世之極致至于未  
始有我而盡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

樊樊藩籬也遊其

而無感其名入則

鳴不入則止

謂人納其言

無門

有門則有

無毒

門入門啓毒出

一宅而

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

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

闕音缺牖也隙也虛

室生白莫非天光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端坐而神遊于六虛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徇猶使也耳目聽于虛氣不以心知聞亂之鬼神

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也紐相繩也

伏羲几遠之所行終几遠未詳行終行之終身也而況散焉者乎散餘也

暴人之惡聲其詞溢亂國之怨讟其詞危啟耳為門而

受之以成乎心則憤懣而含毒以毒撻毒兩相蓄矣一

其宅者心齊之素不以聽亂也不得已而寓於鳴心守

其符之寓庸也如是以入遊其樊知道之所知而不以

心耳生知其知也虛室之白己養其和而物不得戾若

然者凝神以坐而四應如馳即有不止者亦行乎其所以

不得行則有鳴可也不鳴亦可也暴人之弗然者自  
失而化之于無迹矣禹之于舜舜之於堯亦此而已雖  
暴人亦無容不以此也聖狂在彼而虛以待之者存乎  
我皞天之所以化物伏羲几籙之所以化民皆此而已  
矣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諸梁葉公

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

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

道以懽成

寡鮮也道言也莫不謂事成爲快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

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平日甘饜無欲清之人饜

供食而已不別求清潔之物令人取給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兩患俱集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

我來

思楚之使之也重復思齊之待之也不急而遽成內熱

皆存諸人者使然也知先成乎中則耳目且熒乎外震

撼回惑人閒世皆桎梏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  
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  
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就事之情而  
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存諸己者之素定也不悅生而惡死而後其虛也果  
虛其一也果一矣自事其心事者無事也事無事則心  
無心矣忘其心乃可忘其身夫五官百骸豈知悅生而  
惡死哉心悅之心惡之耳哀樂施于前耳目受色聲之  
震撼入感其心而搖其氣則陰陽人事交起爲患心不

可解身無可逃而氣之宅于虛者無死無生常自定焉  
可無疑于行矣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靡靡通維繫也漢書屬靡亦用靡字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

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

信之而不信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

古書名

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

力者

如今之角技

始乎陽

陽謂解數使人可見

常卒乎陰

陰謂暗計傷人

泰至則

多奇巧

泰至猶言過甚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

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始信而卒薄之

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如風生波相乘不息行者實喪也激于言

而喪其本心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喪其心則不可測故忿設無

繇巧言偏辭忿作則設無根之言詞而獸死不擇音音與

木之陰也受傷之氣息菲然音彊盛貌於是並生心厲

獸出平地以與人鬪厲瘟疫鬼也害機交作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此行之故

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遷改其辭令勸人成事過度益也遷令勸成皆增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此而後存諸人之善術也不任耳而宅於一亦虛而已

矣以此而遊于人閒世豈徒合大國之交為然哉邱里

之閒田夫牧豎之事相與者莫不然也敵按言此以見人人當用此以

處世傳溢言起風波而喪其實以召不知其然之不肖之

心皆心不宅于一以養其虛任且為知而據之為成心

以急于成事者使然耳故從末而慎之不勝慎也從本

而慎之一宅而已矣耳非不聽而止于聽非不有言有

行而適其符於物無所慎而自無不慎不然慎亦慄也

先內熱而陰陽人事莫非患矣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報

止此耳何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用他求

乘而遊則凡天下不肖之心弗然之氣皆冷然之風莽



渺之鳥也乘而鬪則溢言遷令勸成而尅核以召不肖之心並心生厲皆其所必至夫遊亦豈有必遊之心哉亦寓於不得已爾生亦可遊也死亦可遊也忘生忘死養其存諸己者則何至溢言遷令勸成以憤事然則所以報君之命者至于忘生死而已極又何必有功有名以爲報邪故以無事無心事其心者可以忠報君可以孝報父而不尸其名不居其功非無己無功無名之人孰能與于此故曰此其難者未常不存諸人而以存諸己者存之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殺所界反受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

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

其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

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勿陷和不欲

出勿超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

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喜怒無常如嬰兒

吾之不識不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之蕩閑踰檢無町

畦而吾之彼此不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彼之卑下為無崖而

吾之若谷若達之入于無疵不入不出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才

美者往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伐功也積功自負其美幾矣

危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

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

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蜃以蛤飾器今之喻積伐適有蚤

蚤音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喻美意○僕車御也緣因也

拂其蚤蚤之不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而遭蹄齧之害

此存諸人者之善術也存諸己者不悅生而惡死定於

虛一矣而後存諸人者乘物以遊心伯玉之言一乘物

以遊心也形之就亦外曲也心之和亦內直也因就而

入感其心則與俱靡而不能無疵以其和者出而示人則與不肖之心爲町畦崖岸而致毀首碎胸之患皆有心知之美自伐以犯人幾于死亡而不覺者也傅太子則傅太子惡用知其德之殺與不殺而蕩吾德以犯之乎慎之於饑飽喜怒之閒抑末矣無門無毒宅一以集虛者不斲乎慎而自慎於其就和出入之閒發之至當而無所犯也則見爲慎所謂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也則又涉亂世之末流者不得已之機權也許繇之忘帝堯搏扶搖也伯玉之教顏闔搶榆枋也各因所乘而遊其心宜皞天者無異觀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

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猶言飽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

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行不肯視何

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散上聲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

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松心木為構音

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

耶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柎音查柚音實熟則剝則辱大

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道天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慎之至唯不使予也而有

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

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匠石以匠用于人有所用則又惡知

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

且幾有翦乎二句一氣貫下詬厲之因且也彼其所保與

眾異而以義譽之譽猶責也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

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也芘通蔽日其

枝所蔭可以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

隱芘千乘

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

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木紋咭其葉咭同則口爛而為傷

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

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棲狙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即高明大家也或曰高門麗與麗通梁棟也七圍八

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棺全一邊故未終其天

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頰者

解祭祀禮解也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適河謂沉

人于河也如西門豹之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于頂會

撮指天會音增撮子括反會撮五管在上五管五藏之膺兩髀為

脇挫鍼治解挫鍼縫衣治解足以餬口鼓筴播精鼓筴籥也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閒上有大役則

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

者乎支離其德者其彌縫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列

傳曰楚狂陸通食素盧木實及蕪菁子隱峨嵋山尸子曰接輿耕于方地今黃城山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

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



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野草也朱子以爲薇東坡以爲大藥菜無傷吾行

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唐順之曰迷陽晦其明也郤曲畏縮貌山木自寇也膏

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有以者皆有用也寓諸庸者非無用而不挾所以以自

伐其美以爲用故以翼飛而或弋之矣以知知而必蓄

之矣唯不挾其有用以用于人則時而爲社亦不得已

而寓諸庸毀之不怒譽之不喜暴人日操斧斤以相蓄

而與之相忘唯其虛而已矣天下皆用實而無能用虛

人所不能用人所不能蓄也不近名者之不近刑夙矣  
然而不易得也所謂幾死乃今得之也慎之至也不恃  
所有以易天下毫釐之不合于皞天者唯恐犯之其慎  
之也至矣然其所慎者特化形化聲之接構而固非惴  
惴焉有內熱之傷則其慎也一逍遙矣不材之散木固  
未嘗有悅生惡生之情支離䟽者亦未嘗以避武士大  
役而毀其形任其所固然而安於無可柰何則衛君之  
暴齊楚之交蒯瞶之天殺無不可支離於其側故有用  
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

卷之四終

四

莊子解卷四終

莊子解卷五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敵增註

內篇

德充符

充者足於內也符者內外合也內本虛而無形之可執外忘其形則內之虛白者充可驗也內外合而天人咸宜故曰符外忘而一葆其天光瞽乎大者無非天也則其德充矣德充而又何加焉整威儀飾文辭行以禮趨以樂盛其端冕華其鞞佩峩然爲有德之容則中之枵也必多而物駭以畏忌神無二用侈于容貌者其知必

蕩於是而榮辱貴賤貧富老壯交相形以相爭是有德之容人道之大患也能忘形而後能忘死生能忘死生而後能忘爭競爭競忘而後不忘其所不忘才全內充于物無不宜而其符也大矣

魯有兀者王駘

方以智曰兀與別同古聲轉也駘音臺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

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兀也直後而未往耳兀將以為師而況不若兀者乎奚假魯國兀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

兀者而有王先生之稱其

與庸亦遠矣遠于常人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

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

乎無假無一真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物皆於命而守其宗也

此言德之充也無所不充至于超天地之成壞極萬物

之變化而不出其宗而達者之用心在是也生死者人

之形生而形死也天地卽有覆墜亦其形覆形墜也渾

然之一氣無生則無死無形則無覆墜生死覆墜一指

之屈伸爾屈伸改而指自若此則命物之化而爲之宗

者也寓形于死生皆假也假則必遷而渾然流動于兩

閒宅於至虛而不遷不能遷則不能遺不能變用心於

無形以養其無形之真則死生聽諸形之成毀而況一足乎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於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視萬物皆一則足亦上也

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原天之成形也凝而爲土孕而爲人之官骸皆因其道而爲之貌因其貌而成其形一也當其寓庸則土亦吾之用而非與我疎其無所用之則足與我不相終始亦寓焉耳偶集於足而有趾偶集於形而有生有趾而有

全有毀有生而有存有亡道應如是天不得不如是也  
而全毀存亡要無益損其真既已喪則亦遺土矣渾然  
至一者全乎至大土且藐然小以處乎其中而況足乎  
物化之宗萬有之屈伸皆其中之塵垢秕糠同於一化  
遊心于此焉往而不和哉

常季曰彼爲己

特爲己而已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

物何爲最之哉

最猶功最之最謂未嘗教人而人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于流

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眾止

一止則眾妄皆止

受命於地唯松

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有不可死者在焉

受命于天唯舜獨也正

而人正

幸能正生以正眾生

亦幸爾非有心于正人也視天下悅而歸如草芥而人自歸之



夫保始之徵發念欲往破敵而後必徵之不懼之實實能不懼刺客傳所謂神勇也勇

士一人雄入于九軍九軍軍書曰軍之數外列八陣握奇于中九宮八卦其遺法也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約結誓死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

六骸象耳目以耳目為假設之象一知之所知但知至一而不紛而心未嘗

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假音格呂氏音遐人則從是也人自從之耳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彼不欲教也

常季之所疑者得常心而忘生忘形但以釋累於己而

無以及物不知為己者非以知而得心也其為己也則

唯其喪己也夫物之所不親者有己有偶而利害是非

不齊以不相得莫有得其正者一知于所知之大宗則

雜出之心知皆止矣物各適其適而就其不留形之鑑以相忘於得喪而莫不正矣松栢不求冬榮而冬自榮舜有天下不與而天下自歸得喪忘於己則同異泯於物至于生死忘則無物不可化猶勇士之不見有九軍矣故獨而無耦之體物化之所受命不以物爲事物自從之飾其威儀藻梲其文辭表有德之容以立教坐議者知侈于物而失正于己德不充奚有自然之符應邪申徒嘉兀者也而與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取與刑人同出  
入故爲立約

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

而不違違遊也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

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

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

其過以不當亡者眾飾美狀以隱過則幸而免別不狀其過以不當存

者寡使非飾罪則人人當別矣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

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中地不中

之中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去聲

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

貌

更平聲

曰子無乃稱

不煩其更說

妍媸榮辱貴賤皆從形而有者也外形而遊心于無假則無妍媸無妍媸則無榮辱無榮辱則無貴賤一洗其流俗之得失而官天地府萬物豁然之大宗可得而見矣子產以寓者象者爲生之主而雜用其知故見有執政有刑人而不知其皆塵垢也形爲遺土而不足惜形爲塵垢而尤不足以畱大明之鑑充滿于天地萬物則

天地萬物皆效其符何形之足言哉若亂世之淫刑不可逃黠人之匿過以幸免皆偶然也命無不可安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詼詭幻怪之名聞

諷音

觸詭言也

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足自犯患尊足者患不能犯也唯知之所知者不一則爲尊足者之桎梏耳死生不可皆於形而有分辨尊足者無死無生無可無不可乃外充于天府內充于靈府天地萬物皆合其符豈在一枝一節之間乎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爲人妻甯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

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祿飽人腹

使人望之所謂觀我朶頤

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

人知

知之也猶言名不遠出

且而雌雄合乎前唐順之曰言人之與處而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

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

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

辭悶音門汜音泛寡人醜乎自愧不如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也仲尼

曰丘也常使于楚矣適見狔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

眴音舜開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豕之所以為豕者曰已不得類

目視也

焉爾不與純子之生者類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招魂而葬也娶所以祓凶凶死者又何祓焉資

別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

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其所娶之妻曾止宿于外形不全則不復以之

也為妻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

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

德不形者也

修飾外貌以侈君子之容者一純子之死母徒有其形

而已外固不與內符而奚望人之符之也使其形者不

存則乍親之必旋棄之人所弗信也雖立乎君師之位



而惡焉不能以終日己所弗信也信諸己者自信諸人

何假形哉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

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滑音骨不可入于靈府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兌悅也無往不通使日夜無卻

而與物為春卻隙通春羣生之所賴也是接而時生於心者也與物方接之時

即以前之境生其合時之宜不豫設成心以待之也是之謂才全

不滑和者德也而謂之才然則天下之所謂才者皆非

才也小有才而固不全者於其所通則悅於其所不通

則自沮喪而憂戚其悅也暫也其戚也常也白炫白鬻而不繼偶一和豫而旋即失之先自無聊而安能與物爲春唯遺其貌全其神未與物接而常和則與物接而應時以生其和豫之心以和召和凡物之接事之變命之行皆有應時之和豫以與之符不以才見而才之所官府者無不全符達于天下而無不合矣夫悅之所以失才之所以困者無他死生存亡之十六術時未至而規之於先必豫與天下相訐相拒以自貽其憂無已則飾形貌以動眾斬以邀福而免患靈府亂而外襲其儀容無德之才所以終窮于天也然後知靈府之和接時

以生心者其才通萬變而常全物安得不最之乎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平準也停不動也盛極也水不動因取以爲準

具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

不滑

具和則成矣修此者爲有德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水停則平平者萬物之無不取法者也德凝則充充者保而不蕩者也凡以才見德者炫于形以求爲物之法技已窮而狃于棄之走矣德充而保其和不飾貌以蕩

之使易竭故哀駘它非斬乎惡駭天下而惡與之相符

使其形者固春也雌雄之合合以天爾

闔跂支離無脤闔跂跂而守城門脤音拯按邵子脤即腎也蓋別而宮者說衛靈公說

視靈公說之說音悅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脰頸也頭入于兩肩甕瓮大

瘻頸瘤如瘻甕瓮然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

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

誠忘

衛靈齊桓且忘人之形惡而世人顧不能自忘則靈符

之和外蕩而使其形者尊足者審于無假者日夜無卻

者與物皆春者誠忘之矣移其知于彼則忘于此不兩

全之道也不忘其所可忘而忘其所不可忘飾有德之

容以求合于天下衣冠瞻視皆純子之死母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工謂迎距之巧

四者聖人視之如此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

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

鬻古粥字

天鬻也者天食也

食音嗣

既受

食于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入之形故羣于

人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

形小聽其小

所以屬

于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警大也楚人呼大為警

凡飾其形容者皆以自表其德之所得也皆役其知而

求工者也皆以要結人而膠固之也聖人無喪無得無

傷於人而不謀其離合以與人相販遊焉而已矣內之  
充者天也使形者也尊足者也無假而無卻者也無遊  
而不逍遙則與物皆春一天而已矣夫天固無假而雨  
露霜雪皆真天固無卻而春夏秋冬不息人自依之天  
不以爲事也聖人寓形于人之中而不容不小者形也  
食天之和與天通一而固瞽乎其大矣惡能忘其大而  
爭妍媸于其小邪夫人有憎有忌有合有離而於遊者  
兩忘而樂與之嬉唯遊者之不以爲事耳遊則合天之  
符而人效其符必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

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道謂化生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

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

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于生求益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

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眠天選子之

形子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則貌之美惡皆道也天與之形則形之全毀

皆天也忘其內而飾其外外神勞精皆于生之外而附

益之也好生而惡死好存而惡亡好達而惡窮好富而

惡貧好譽而惡毀所好爲賢所惡爲不肖乃至飢渴寒暑皆不順其情之所適然以致飾於威儀酬酢之形容好惡交滑于外而忘其靈府之枵惡知形之與貌號之爲人者非我也我一天也寓于形貌而藐乎小者也才全而德不形者視彼皆土而一知天之所知以休乎天均則獨成其天充滿于六合如停水之不蕩則物化所從受命而無不合符接時生心與物雌雄合者亦德之既充寓于不得已耳孰肯以物爲事而惠子之銜情以鳴不亦悲乎



莊子解卷五終

莊子解卷六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大宗師

凡立言者皆立宗以爲師而所師者其成心則一鄉一國之知而已抑不然而若鯤鵬之知大蜩鷲之知小而已通死生爲一貫而入于寥天一則儻忽之明昧皆不出其宗是通天人之大宗也夫人之所知形名象數是非彼此吉凶得失至于死而極悅生惡死之情忘則無不可忘無不可通而其大莫圉真人真知一知其所知

休于天均而且無全人以闕虛生白者所師者此也故  
唯忘生死而無能出乎宗此七篇之大指歸于一宗者  
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

也生者天之所為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生而以養其知

之所不知死而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評曰盡生之事而不傷死之化

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

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評曰死生惡所謂人之非

天乎評曰死惡知非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未生而使生已生而使死天之為也不可知者也一生

之中有其可知者因以其知知生之所有事不得已而  
應之而勿勞其精以悅生惡死而生無窮之好惡則不  
傷其和而不可知之死任之于天則知不蕩而停以盛  
矣然當其生也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天籟之鳴天物  
之化固非我之所可知則亦不可知者也及其死也薪  
窮于指而火傳則固有未嘗死者亦未嘗不可知也合  
生與死天與人而一其知則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  
是乃真人之真知夫真人者豈真見有人真知者豈真  
有其知哉人皆天也知皆不容知也乃可恍惚而遇其  
知于滑滑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以不足不雄成不以有餘

不驀士士與事通不謀事之成敗一說天下事唯士好謀之不驀士則不用謀矣若然者過而

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人水不濡入火不

熱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假音格登假升台也

此真知之大用也不逆寡不雄成則忘取舍不驀士則

忘成虧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則忘毀譽三者忘以遊

于世險阻皆順災害不得而及之矣蓋水之濡人火之

熱人人入焉而觸其毒也真人無門無毒無入之心則

無入之事不必無入之事而不以逆寡雄成驀士之心

姑嘗試之則不與之相觸水火固無濡人熱人之心勢

將自己何能為患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

之息以踵評曰心隨氣以升降氣歸于踵則心不浮動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

其噏言若哇噏音厄硬于喉也哇喉欲出也其耆欲深者

其天機淺耆嗜同一激而即出故淺

此真知藏密之體也知藏于內而為證入之牖雖虛而

固有體藏之深淺知之真假分矣夢者神交于魂而忽

現為影耳目聞見徜徉不定之境未忘其形象而幻成

之返其真知者天光內照而見聞忘其已迹則氣斂心

虛而夢不起生死禍福皆無益損于吾之真而早計以

規未然之憂其以無有爲有亦猶夢也皆浮明之外馳者也浮明之生依氣以動氣之動也因乎息而天機之出入乘焉歛浮明而返其真知則氣亦沈靜以內嚮徹乎踵矣天機乘息以升降息深則天機深矣耆欲者浮明之依耳目以逐聲色者也壅塞其靈府而天機隨之以上浮卽有乍見之清光亦淺矣耆欲填胸浮明外逐喜怒妄發如火燻油鑊投以滴水而烈焰狂興中愈屈服外愈狂爭覺以之憂寢以之夢姚佚啟態無有之有莫知所萌眾人之所以行盡如馳而可爲大哀也真人之與眾人一閒而已無浮明斯無躁氣隨息以退藏而

眞知內充徹體皆天矣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說同悅不知惡死惡去聲其出不訢訢合也

其入不距距通拒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脩音道自適貌不忘

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助字如孟子長之助是之謂眞人

此眞知之本也說生而非能益生惡生而無能不死乘

于浮明而忘其天凡夫狂馳之心捐道助天惘于生所

自始而微求不可知之終皆說生惡死之心引之歧出

也此之不說奚說此之不惡奚惡天與形道與貌形貌

有生死而天道無始終浮動之知孰能亂之小大是非



榮辱得喪又何足以云

若然者其心志

志專一也俗本作忘非是集日志字虛

其

容寂其穎穎

穎去軌切音穎朴貌

凄然似秋

寂靜也

煖然似春

煖音喧和也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

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于萬世不為愛人

此真知之符也志者專一知於所知也忘生死則渾然

一天寓於形而有喜怒寓於庸而有生殺因物而起隨

物而止無不宐而人不能測其極矣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聖無不通而有親非仁也

有親非仁也

至仁無私愛二句一

別意下三句

天時非賢也

自謂賢者必抗天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自謂君子者必辨天下之利害故事是非行名失己非士也自謂士者必欲得名

于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賢也士也君子也皆其自命也至

不真非役人也乃賢也士也君子也若狐不借務光伯

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皆賢士是役人之役句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物自無不通也何待吾通而樂之仁無不親亦無可親

煖然之春豈親物哉下此者違天之時徇物之利害執

己而喪其身求以適人皆以通物為樂而求親物賢士

君子一役人而已夫真人不說生而惡死唯以生死者

天也非人也輕用其死以役于人而惡其生以生死為

己所與知而自主之亦喉息之浮激者爾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朋類也義各有類義若不足而

不承承受也不足者必受物若不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與

聲和適貌中虛如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張大貌虛包藹有

邴邴乎其似喜乎邴丙通光明貌喜其所崔乎其不得已

乎崔高貌超然于物濔乎其進我色也濔昌六切水聚貌藏

然與乎止我德也與如字與乎物者止充厲乎其似世乎

厲癘病支離其形也警乎其未可制也警大也大連乎其

似好閉也連不絕物也外不絕悅乎忘其言也悅音免失

繫于心也雖有言隨即忘之

忘生死而寓於庸以安時處順其狀如此人見之如此耳真人一知其所知無待而休於天均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未嘗期於如此也

以刑爲體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近名卽以禮爲翼以

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殺所界切不

約而以禮爲翼者所以行于世也應世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于事也應時生知不豫立知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邱

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邱高處言與凡有足可行之人同行而登乎善無心以善爲必

行之

不得已而寓於庸則刑禮知德皆犯人之形者所有事

墨儒所爭務而亦可兩行人勤行之我亦庸之不測其  
真知者以爲真人之亦勤乎此不受也亦不辭也和之  
以天倪其不一者可一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一與天爲徒

一知之所知無非天也

其不一與人爲徒

入世而皆無異同

天

與人不相勝也

天人死生無所偏據

是之謂真人

夫使其有真知也而以其所知所好者卻物之不齊以  
孤立虛寂之宗則有天有人相與爲耦而非一矣以天  
勝人而相與爭抑不勝矣夫天天也人亦天也勞神明  
爲一者見天而不見人之一天則命物之化渾然一致

無能益損之真隱矣真入者可似春可似秋可刑可禮  
可知可德可亡人之國可澤及萬世悶然而應皆憊然  
往來無訢無拒而一之以天有一日之生寓一日之庸  
天不與人爲耦生不與死爲耦統于一宗而無不朝徹  
夫是乃謂之無假而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形者父生之而實天之所界凡有身者尙愛其

生而況其卓乎生之理卓立無耦人也即天也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

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使其形者形之君也固宜忘死以事之

生之死之命也命則有修有短有子有受而旦與暮而

天與人相爲對待非獨立無耦之真也不生不死無對者也無對則卓然獨立而無耦矣真君者無君也我卽命也我卽君也能有此者終古不已豈但生之可愛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响音煦又音噓其困中無聊之貌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堯桀皆生趣之是非也人之愛其生愛其知是非者而已是涸魚之溼沫也豁然合一之大宗江湖也忘生忘形是非不足以立矣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夜半于時晝夜陰陽之一換

氣推移地遊天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藏舟小也猶有

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生死皆在大化之中

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評曰萬化皆其所藏之中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

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

猶效之善謂死得其正者效之謂送死者效其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於生無所响濡而均於死則于死無所喪失而均於生



故善養生者不養其生而養其不可死者大化之推移  
天運于上地遊于下山之在澤舟之在壑俄頃已離其  
故處而人不知則有生之日吾之死也多矣今日之生  
昨日之死也執其過去億其未來皆自謂藏身之固而  
瞬未及轉前者已銷亡而無餘唯渾然于未始有極之  
中生亦吾藏死亦吾藏隨萬化以無極爲一化之所待  
無不存也而奚遯也雖然其知此矣可遊也不可執也  
執之則能一其一而不能一其不一此列子之御風所  
以有待而遯于旬有五日之後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之人鬼曰鬼天

神凝則一也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

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

古有天下者或曰即豕韋得之以挈天地之綱維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

戲音義氣之母謂神也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維斗北斗也斗日月得

之終古不息明堪坏得之以襲崑崙地坏一作坯音不堪坏

襲謂覆于其上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馮夷水神山海經作肩吾得

之以處大山山肩吾秦山神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黃帝升顓頊得

之以處圜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禹強北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西王母見穆天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彭祖註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箕尾之閒有傳說星云是說

拾蠲其意耳其名與事半真半假其旨則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惟心所造其理則自古以固存矣

皆一化之所待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也化之所待不窮

于化有情有信也未始有極無為無形也知者傳之未

知者欲受之則又執之而有極矣知者得之未知者欲

見之則滯于化迹而非化之所待矣天地日星山川神

人皆所寓之庸自為本根無有更為其根者若有真宰

而豈能得其朕乎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音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

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卜梁倚舊註

按女偶柔也卜梁倚剛也以柔化剛以道誨才似亦寓為之各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

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如初日之光通明清

爽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無耦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

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評曰殺生

皆天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

名爲搜甯

於搜而能甯

搜甯也者搜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

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

書策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

誦之孫

誦讀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視也

瞻明聞之聶許

聶也

而聽也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聲也聲音在空亦有待而行

需役聞之於謳兒

始也於謳聞之

元冥

未有知

元冥聞之參寥

參于天

參寥

聞之疑始

疑有始而未始有始

以要言之外生而已矣生有易盡之期有易盡之能故

搜之則不能卓立以成其獨體知死生者知形神之去

留唯大力之所負而趨而不生不死者終古而不遜形

之存亡不足用爲憂喜則天下之物雜然相搜而能搜

其遜者不能撻其不遜者不遜者固常甯也如必絕撻而求甯則抑恃壑澤以爲藏待沫溼以救涸矣天下無非獨也無我也無耦也無殺也無生也將迎成毀撻者自撻而甯者自甯大浸不能濡空洞之宇大火不能熱一寶之塊卓然成其一大知至于此則如日之方曙洞然自達獨光晃耀成其太甯之宇非聖人之才不能與於斯○大道旣無形而不可見則所聞者竹素丹墨誦讀視聽言詞音響而已所自始者滑潛冥昧疑有而未始有者也疑始無始假化聲以傳然則化聲者雖如比竹之吹不得其萌而聲所自化又未始非滑疑之耀之

所寓則卽象言以寓真知亦奚不可哉亦攫而後成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

爲脊以死爲尻首脊尻一體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

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

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曲

僂發背上有五管面向天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句贅

與會撮通髮卷陰陽之氣有沴沴戾於二音氣亂也言自

曲而髻如贅也井井蹠音蹠先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

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侵假而  
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鴟炙侵假而化子之尻以  
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  
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懸音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外物且夫物不勝天久矣

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避句無怛化怛驚也倚其戶與之

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

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

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翅音通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



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  
曰我且必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  
使偶觸然犯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  
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

形死蓬然覺神遊

四子者以大宗爲師而不師心者也人各有心而悅生  
惡死非悅生也悅物也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  
心遇之而成愛爲物所結而自懸不欲解也攫鬲者物  
自結而我自解爲雞爲彈爲輪無不可寓庸而終無所

遯東西南北皆攬也則皆圃也故遊可逍遙物論可齊  
人閒世可入帝王可應德無不充而所養者一於其主  
爲生生者不爲所生者爲殺生者不爲所殺者於化不  
怛而惡乎不可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撓音裊撓徒堯切自得不

拘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閒

莫然猶穆貌

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已返其真而我猶爲人猗

猗助子貢趨而進曰

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  
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  
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  
死生先後之所在假于異物托于同體形骸皆異而天因托焉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  
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  
眾人之耳目哉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

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相濡相

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評曰不爭是非則彼此皆道而生自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達于江湖歸于道術不特相造而相忘矣子貢曰敢問

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天奚有君子小人哉人則有之畸人而侔於天則猶窗

而不可攬也彼此皆相造于道則可以相忘世俗之禮

一攬也何不窗也方無內外天不與人爲耦無往而不

可夫子曰丘則陋矣唯不自以爲得此其所以爲真人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不感居喪

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

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唯簡之

而不得猶以善喪聞有夫已有所簡矣不感不哀無其文矣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當其生也已知方將且化惡知

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耶且彼有駭形可駭者生而無損心形化而有且宅宅一且

非也居也而無情死死則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

乃猶云此其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評曰人自于其生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評曰吾之者誰也且汝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

魚而沒于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

及笑造而之適猶有意也付獻笑不及排獻之于笑猶有存亡于一笑則自得矣

無可笑所排并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聽天之排而不受其化乃與寥天爲一

此哀樂不能入之徵也夫豈塞默以杜哀樂之至乎有

杜塞其哀樂之心而又烏足以知化簡之不得者攫也

不可簡而無庸心於簡可簡則簡之甯也故形可駭且

可宅而心固不損死固不足以蕩其情惟自忘其吾而

已矣吾者非吾也與人相耦而謂之吾則亦夢而已矣

故忘其所謂吾者則哀樂無可施之地一水之不能濡

空宇火之不能熟塊土也不濡不熟則不禁天下之有水火旦而宅之暮而去之且宅之可矣心不損而形可駭亦駭之可矣天下皆吾笑資也忘其笑而任其排排亦安焉然後死可而生亦可寥天者無生也無死也哀樂現其駭形如浮雲麗空而無益損于空夫乃無搜不

甯而生死一是之謂大宗

意而子見許繇許繇曰

燕子名鷓鴣寓爲之名殆謂其傍人門戶耶

堯何以資

汝意而子曰堯謂我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繇曰而

奚來爲軹

軹語詞只通

夫堯旣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恣睢自得貌睢音諱

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繇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無瞳曰盲有瞳曰瞽意而

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無莊美人據梁力士黃帝之

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閒耳陶鑄之使自忘而喪我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舊注乘可成之道薛應旂曰乘成者合乾之時

乘時成而隨遊也以隨先生耶許繇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

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鑿音齧碎也○評曰揉之如鑿菜然而不為義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

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此忘生死之效也所謂吾師者合天人生死而一之大



宗也不居仁義之功日新而命物之化唯其不可得而  
生不可得而死爾與之遊而忘之則仁義是非之屑屑  
者方且不拒而況于訢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  
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  
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同於大通則化則  
無常也在天之化無往不可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先言仁義後言禮樂者禮樂用也猶可寓之庸也仁義

則成乎心而有是非過而悔當而自得人之所自以爲  
君子而成其小者也坐忘則非但忘物而先自忘其吾  
坐可忘則坐可馳安驅以遊于生死大通以一其所不  
一而不死不生之真與寥天一矣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力不能出聲而趨舉其詩焉不能歌且子輿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  
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貧富之於人甚矣故人有輕生死而不能忘貧富者思其所以使我貧者而不得則曠然矣天地不私貧人富人抑豈私生人死人乎弗獲已而謂之命而非有命也犯人之形則所以攫之者不能規之于始天地不以有所貧有所死而損其心則貧富無根生死無本是非無當小大無垠哀樂無所入渾然萬化不出其宗矣

莊子解卷六終

莊子解卷七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譏

男敵增註

內篇

應帝王

應者物適至而我應之也不自任以帝王而獨全其天以命物之化而使自治則天下莫能出吾宗而天下無不治非私智小材辨是非治亂利害吉凶者之所可測也

齧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齊物論中間答凡三此言四問者是也非也物也我也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

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要音邀結也

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非人者有我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

于于徐徐安舒貌于于無知貌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信實

也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見我為我而人非我則見人非我而我非人我者為是

人者為非則以我之是治人之非懷挾仁義以要天下

唯此非人之一見為之畛封而成八德不入于畛域以

立人我是非則民自安其民上自安其上泰然夢覺與

物相忘如牛馬之于人無相與也乃知其實之民情而

為德也真矣故王倪之四不知不知我也不知人也不

知是也不知非也彼是莫得其耦而冥合于大宗帝王  
之所以入于攬而常甯而天下莫不甯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舊注日中始人名。故按

疑始無始因據日中以爲始禹爲之名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

令自出

建爲常道式義度人

以義立法度

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

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駭負山也夫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

句外猶異也猶言異乎世之正而後行者確

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

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正期必也必於己之爲正而謂人不正凡所以治人者

皆式乎己之正以行河海自深而鑿之山自高而負之  
徒勞已耳夫民則無不確乎能其事者農自能耕女自  
能織父子自親夫婦自別忘乎所以然而能自確害自  
知遠利自知就烏鼠豈待我之出經式義而始能避患  
哉物確然者不味矣我奚是乎物奚非乎應其所不得  
不應者寓諸庸而已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

了蓼音

適無名人而問焉曰請

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據天以爲根故曰鄙若人而無名則聖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

豫快也

子方將與造物者爲人

造物須我爲人我不得不

爲厭

句則又乘夫莽眇之鳥

也死

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

墳垠猶曠蕩

又何帛

或曰古為字或音詣法也

以治

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游心于澹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澹心漠氣以忘其生無益損於生而生不傷澹心漠氣  
以順乎物無益損于物而物不害一也唯才全而德不  
形不悅生而惡死可以養生即可以養民謂生死之在  
我則賊其生謂民之生死在我則賊其民以心使氣盛  
氣加人鄙人之為也大公者無我而已唯無生而後可  
以無我故乘莽眇之鳥而天下治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嚮往敏疾彊幹自任如梁之舉屋



物徹疏明物無不通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

於聖人也胥易技係胥徒也更換充役故曰易勞形怵心

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致取獫狁之便執繫之狗來藉人

騶縻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

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

恃有莫舉名有莫能名其化功者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

者也

知而徹為而勤皆自為名以致天下之來求天下舍其

確然之能而來求則天下皆喪其真故待人哺者不飽

待人教者不明應帝王者以帝王為迹寓於不得已而

應之不招物之來物將不來物不來則反而自能其事  
澹漠之德功化莫尙矣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畏其先言死期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而爾也責

其輕言以道爲至初未得道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受訓未化也而以道

與世亢與世亢卽未聞道必信夫未聞道必妄信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

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不能

起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

地塊萌乎不震一念不動不正無所期必是殆見吾杜德機也評曰德尚

然耳杜之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杜之中有權謂閉藏中有活機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

天壤天入于名實不入名實皆不而機發于踵是殆見吾

善者機也渾然善者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齊側皆反心無吾無得而相焉

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

冲莫勝器中之虛曰冲太冲無不是殆見吾衡氣機也所

以平物者無不可入而

鯢桓之審為淵

鯢桓鯢魚盤桓處也鯢大魚名審列

皆平游心於無礙也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子作潘音蒲官切

名

列子于三洲外加濫水沃水洑此處三焉

水壅水汧水肥水之潘為九淵

猶有未可涵者在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

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

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吾鄉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弔靡

弔字从人从彡弔音顏弔靡

遜伏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食同

於事無與親雕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

許曰紛者皆封即櫻也

一以是終

未始出吾宗則得環中以應無窮不斲治天下而天下  
莫能遯也耕者自耕織者自織禮者自禮刑者自刑相  
安于其天而恩怨殺生不以一曲之知行其私智此則  
遊于無有而莫能舉名者也順物自然而無私者也確  
乎能其事者也出于非人者也其庸也寓也其藏天下  
於天下一其不一者也警乎獨成其天者也接而時生  
於心者也以無厚入有閒者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也  
以無知知而虛白吉祥者也哀樂不入者也乘天地御  
六氣以遊無窮者也立于不測雖神巫其能測乎乃其  
所以致此者始之以地文而不以物動其心俄而天機

發於甚深之藏而不急於見俄而無擇于流止鯁桓之  
小大以平情處之而皆定夫乃合萬化于一心無不知  
也無不用也一無知也一無用也刑賞質文民自取之  
自己之不競于名不爭于實帝王之任及于身可應則  
應也天下之待於帝王者無不應也未嘗唱而隨應以  
和合內外而通於一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哉堯舜以  
天下爲事湯武效之而兵爭起湯武以天下爲事七國  
彊秦效之而禍亂極有井田則有耕戰有學校則有儒  
墨紛不可復理矣封之于召紛之源則不出吾宗者弗  
能以知見自立小成之宗大小無不可遊物論無不可

齊德無不充生無不可養死無不可忘人間世無不可入此渾然至一之宗也於以應帝王也何有○能爲地文自有發踵之機自有莫勝之太沖自有虛而委蛇之妙用以爲萬化之宗故列子之學學地文而已壺子之以雄化其雌卵者莫溼灰若也紛而封弔靡波流獨以形立皆地文也其要則以忘生死爲歸故季咸曰弗活矣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此紛封之實也名也謀也事也知也皆自以爲治天下

而祇以紛也四者虛無不虛矣雖爲籟而不受天之吹  
心不生氣氣不益心無成心以應天下無功者功無與  
匹矣陶鑄堯舜而秕糠皆純粹矣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勝音升  
任也

鏡以光應物而不炫明以燭物一知其所知而不以知  
示物雖知妍媸而不是妍以非媸物皆其影而自無影  
現可駭之形而固無損故于物無傷而物亦不能傷之  
帝王之道止於無傷而已

南海之帝爲儵儵然北海之帝爲忽忽然中央之帝爲渾



沌無明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評曰明暗皆取給于渾沌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以方

智曰渾沌一作混沌一作侏侏按崑崙即渾淪也渾淪即

混沌也太歲在子曰困敦淮南子曰坤屯剡輳皆渾沌之

聲義道藏曰儵表南心之炎火識王忽表北腎之

命門情君渾沌表中央土也渾沌一也儵忽二也

知與不知皆出於一真之大宗而還以戕賊其宗知者  
任其知不知者任其不知心無與焉則混沌常存應物  
而不死故或欲明民或欲愚民皆非以復其朴也

莊子解卷七終

莊子解卷八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外篇

外篇非莊子之書蓋為莊子之學者欲引伸之而見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內篇參觀之則灼然辨矣內篇

雖參差旁引而意皆連屬外篇則踳駁而不續踏音內

篇雖洋溢無方而指歸則約外篇則言窮意盡徒為繁

說而神理不整古摯字內篇雖極意形容而自說自掃無

所粘滯外篇則固執粗說能死而不能活內篇雖輕堯

舜抑孔子而格外相求不黨邪以醜正外篇則忿戾詛

誹徒爲輕薄以快其喙鳴內篇雖與老子相近而別爲一宗以脫卸其矯激權詐之失外篇則但爲老子作訓詁而不能探化理於元微故其可與內篇相發明者十之二三而淺薄虛囂之說雜出而厭觀蓋非出一人之手乃學莊者雜輯以成書其間若駢拇馬蹄胫篋天道繕性至樂諸篇尤爲悞劣讀者遇莊子之意於象言之外則知凡此之不足存矣

駢拇

此篇亦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之旨其言至正言常然亦與緣督爲經相近而徒非斥仁義究竟無獨見之

精何爲至正何爲常然皆不能以微言達之且詆訶曾  
史伯夷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矜氣以固其封畛故曰  
非莊子之言

駢拇枝指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多指也

出於性哉而侈於德

侈過也評

日生而有者曰性所宜得乎天而利用者曰德

附贅懸疣

贅息肉懸音懸懸疣結而懸之不絕也

出

於形哉

乃有之

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

五藏哉

肝神仁肺神義心神禮腎神智脾神信

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

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

於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

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

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

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簧鼓如簧之鼓動于笙管之中不及羨其不可及也

而曾史是已曾參之孝仁也史魚之忠義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疊詞如纍瓦連

意如結繩竄句游心點竄文句游治其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

用之言非乎舊注跬當作毀一說敝跬如躡人半步而行若韓退之所謂行若遺而處若忘也而

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生而然者則謂之性矣性因乎氣質不足於義則餘於

仁不足於仁則餘於義有餘則皆駢枝也皆五藏之蘊

有餘之情也習俗之毀譽為聲名之榮辱又非性之所

有增加于生後爲贅疣而已侈於性者且非性之常然  
況非性之所有者乎性之常然者情不得與而況於名  
暖然似春而不可名以仁淒然似秋而不可名以義五  
色無所別於妍媸五聲無所別於雅鄭妍不立則無媸  
雅不立則無鄭名無可名誰爲曾史至正者無正無正  
則無不正已

彼正正者

正正無所不正  
一日當作至正

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

駢兩枝者不爲歧

歧歧通按當云歧者不爲  
枝或字訛或有意變文

長者不爲有

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斲  
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不以去  
之爲憂

意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役於仁義之名者矯不正而欲使之正其矯之也仁有窮義有詘將必惴惴然憂不仁不義之不易去夫立一表以爲正者東望之成西南望之成北正果安在哉去東西南北之名則隨在皆正去仁不仁義不義之名則同歸于至正無所不可正而抑又何憂憂困其情則情不可返通於性命惟忘憂以順情乃可以養生而冥合於道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評曰近名近刑皆非所以養生

今世之

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言蒿目言薰散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

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憂皆生於所欲去小人欲去仁義而情終礙於其性君子欲去不仁不義而性終拂於其情一人之身性情交搆而況於天下囂囂者宜其不息也故近名之善近刑之惡終身大惑而不解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

言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

响音吁義通屈折腹體以為禮樂吁俞言

詞以為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



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

附離不以膠漆離麗通約束不以纒索纒黑索也故天下誘然皆

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誘然相從也同

然相比也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纒

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也字一本作矣

名依法以立名立而抑即名以為法名法相生擢德塞

性竄句游心囂囂而不止皆以求合於法而不知戕賊

山木以為器用強合異體以為弓輪非其常然也一曲

之仁不足以周萬物一端之義不足以通古今可名者

固非常名名且不常而況於法法固不常而況於道乎

遇方而方遇圓而圓合者自合離者自離因其常然則  
仁可也義可也非仁非義可也性命之情也不然暘於  
夏者冬而飲水凍於冬者夏而擁絮古之所謂榮名今  
之所謂覆轍規規然據以爲常自惑而惑天下矣名惑  
之法惑之也

夫小惑易方

不知南北

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有虞氏招

仁義以撓天下也

招音翹舉也撓亂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

以仁義易其性與

有虞氏之仁義非今之仁義也使取有虞氏之命官誅  
凶強在廷在野之臣民而效之未有不亂者惟舜以仁

義名而奉其名以為法有一不肖則竊竊然憂之究不知仁義之為何物習之習之而成乎性則戕性逆情天命皆其惑之所必至故招撓之過歸之有虞氏而不可辭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臧善也穀利也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挾筴執卷也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

塞塞筴通音賽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

古筴用五木

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  
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  
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利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  
性則盜跖亦伯夷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以生從他人之死曰殉名者人之所名也猶夫利者非  
必果利於己宮室妻妾交遊之膻厚皆物受之而已徒  
爲之殉也當其殉也忘天地之廣大忘萬物之變遷忘  
飢疲之苦形忘憂患之困心忘刀鋸之加身瞽亂奔馳  
莫能自止君子之情亦何異於小人哉逐於外而棄其

中心之常然近名近刑孰與辨其得失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

兪兒古之知味者見尸子淮南子作申兒

非吾所謂臧

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於

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

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

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

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

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屬音燭

性之於人至尊也無所屬者也至親也不外屬者也聞  
自聞見自見性自性不屬於相緣相取之聲色況屬之  
他人豈人謂之仁而仁人謂之義而義乎故旣曰仁義  
之謂又曰所謂仁義之謂始而見有仁而屬性於仁見  
有義而屬性於義非其性猶其仁義至於謂之仁謂之  
義則並不知有仁知有義而但知有謂而已人之所謂  
名之所自起法之所自立性之所自塞也皆在彼者也  
非自也故曰殉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

之行也

以善不近名惡不近刑結之無駢無枝又奚有決去之傷哉

莊子解卷八終

莊子解卷九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外篇

馬蹄

引老子無為自正之說而長言之

馬句蹄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陸為陸梁之陸跳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

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燒其毛如今刻之維之維舊注

通○刻之以連之以羈絡首口羈絡足日編之以阜甲絡之以

棧音斬阜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



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衛曰飾而後有鞭筴之威策而馬

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

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

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

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名曰天放

放與傲同天如是則亦如是

以其意之所趨矯人之固不然者合之於己自謂足以

齊一天下而不知適欲其黨己也馭馬者乘之騎之馬

效於己以從其意之所趨喻其所欲為而順之是人與

馬爲黨也既已黨矣而又安能一乎一者一之於天也  
天之所然而然之天之所未有而不然唯天是效而已  
不參焉豈容以斯人爲馬己爲伯樂以治之哉非天是  
放是謂逆天故曰睥天不宜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

舊注填音田遲重貌行不進也

其視顛顛

顛顛一也日

不遊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自相聚于林藪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長上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

物並惡知乎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評曰民本無知無欲因而順之

導以知則將知其所不當知節其欲則愈節而愈啟其  
欲天不使之有知而固使不欲其所不欲唯天是放性  
無不得矣性者天之所與非夫則非性也

及至聖人蹇蹇為仁蹇蹇音別蹇又音撇肩行 踉跄為義

蹇丈几切音止駐足用力也跛而企及 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

音企舉足望也不可及而企及 澶音但縱衍也漫靡也

煩禱眾聲靡靡娛人 摘僻為禮摘取也僻擊通揮也多

一本作辟劉辰翁曰摘如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

摘地之摘辟如鞭辟之辟 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

為犧尊犧音莎 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

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  
律夫殘樸以為器殘成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

人之過也

鳥獸自成其羣草木自長其類各相爲體而不淆雜不一者乃一也以一人之情斲齷焉求合於眾人而謂之仁以一事之法踉跂焉求合于眾事而謂之義齊其不齊而爲禮摘僻而已和其不和而爲樂澶漫而已此物不足貸彼物以就之一人不足聯眾人以成之能之者號爲君子不能者號爲小人人無非黨也此仁義禮樂之必繼以兵戎寇讐也皆聖人有爲之心啟之而惡能禁之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靡通怒則分背相

踉蹌也音蹄馬知已此矣止此此猶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

題月題馬轡飾舊注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介音夏介倪

視不闐扼闐曲也扼音厄按驚曼驚抵也曼突詭銜不受

竊轡去潛脫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帝上古氏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嬉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屈折與曲

折縣音懸懸之而民乃始踉蹌使人跂及

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踉蹌好知亂之所繇生也所好之知皆非性之所有也

聖人匡之而人始知吾形之可奮迅曲折以為其所難

爲聖人慰之而人始知吾欲之可徼幸縣跂以希所難  
得赫胥氏之民化而爲爭奪之民樸彫德離不可復一  
矣

莊子解卷九終

莊子解卷十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外篇

胠篋

引老子聖人不死大道不止之說而鑿鑿言之蓋懲戰國之紛紜而為憤激之言亦學莊者已甚之成心也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道而為守備胠腋也旁開其篋如從腋取去也探囊摸

其囊中之有無而取之也發匱竊發其扁也則必攝緘滕固扁鐻緘古成切鐻音決緘以針

縫也滕以繩束也扁以門戶闌也鐻以鈕環鎖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扁鐻之不固也然則



鄉之所謂知者向鄉音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本乃之不故

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

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詩所謂施耒耨之所刺刺刺

地也孟子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

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名一旦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徒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察於理之謂聖通於事之謂知理無定在事有遷流故  
聖知之所知含之於心而不可暴之爲法者也以是爲  
法而斬以止盜則卽操我之戈以入我之室嗣守吾法  
者不能如我之聖知而法固可竊彊有力者勝矣陳氏  
以豆區之仁收姜氏之齊太公之教也陳氏之守固而  
姜氏燔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  
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  
比干剖萇宏脰脰音以子胥靡中也故四子之賢而身  
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  
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  
有也繇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  
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事  
于此而責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  
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聖知之法刑賞爲其大用而桀紂卽以之賞邪佞而加

刑於逢比逢比之戮亦四凶之竄爲所守也道暴於法則何適非法法以暴道則何適非道法之所以紛道之所以詭也無道可託無法可按天下奚不治哉聖人用法僅可以弭一時之盜施及後世唯重聖人之法而喪其所重乃法徒爲盜守徒爲盜積所重唯法則已輕矣外重者內洩其含也唯含者爲人所不能竊故甚患夫聖人之不含而亟暴之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

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于大盜揭諸侯

揭舉也馳逐而爲大盜者舉諸侯之

竊以爲口實

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

弗能勸

賞之以卿相之服而不廢

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

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大小輕重真僞人之所固能知者不待斗斛權衡符璽

而始知聖人以其聖知立法以齊一天下之聰明法繇

心生窺見之者竊之而有餘矣治人揭聖人之法以禁

天下曰奚不如法亂人亦揭聖人之法以禁天下曰奚

不如法則盜國毒民者方且挾法以禁天下而惡能禁

之欲不歸過於聖人而不得已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明謂明示人

故絕聖棄知大盜

乃止撻玉毀珠

撻擲通

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措斗

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

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

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

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

攬厲列音折之也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

下之德始元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

鑠也人含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所以無用猶言

聖人懷之含之謂也聖人含之而天下固莫能不含矣人皆能含而盜惡從起哉有人於此未嘗爲盜而詔之曰汝勿爲盜吾有法在汝欲爲盜而固不能於是而盜心起矣且思以其聰明爭巧而一人之利器不能敵天下之鋒鋷惟含其止盜之心以使忘其機變則巧無所矜力無所競而其意自消持天下於靈府以俟其衰而自已含之爲利器非干將莫邪之所可擬也故雲將曰

毒哉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  
 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  
 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若此之時則至治矣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  
 者嬴糧而趨之嬴音盈擔負曰贏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  
 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  
 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兔網則鳥亂於上矣鈎餌

生二五

五



罔害晉筭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

則獸亂于澤矣削格所以施羅網者鳥罟為羅落絡通以繩為機而取狐兔者兔罟為罝罝不罝通翻

也車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

知去聲漸音尖沒漬也舊注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

好知

春秋之世延及戰國好為人師者日暴其知以爭言法

而天下日亂下達於申商而殘劉天下極矣乃申商雖

謬於聖人而實因聖人之成迹緣飾而雕鑿之則亦聖

人啟之也夫聖人有所含而後有所暴其有所含也可

以治一時之天下乃有所暴矣則必為盜賊之守若無

所含而徒好知者日爲揣摩以求明則法旦立而天下  
夕受其殘劉士好之上因好之上好之士愈見其可好  
人士贏糧以執贄諸侯郊迎而授館好之也無已而不  
顧其中之一無所含天下相鑠以成乎大亂此戰國之  
所以滅裂而不可止也夫欲起已死之聖人爲好知之  
口實是發冢臚傳之盜魁也非死聖人其禍奚止死者  
含之於心如汞之得鉛不使流宕汜瀾於天下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  
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墮音墮喘奕之蟲肖翹

之物

喘一木作喘與音軟喘與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含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

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嗶嗶之意通嗶嗶已亂

天下矣

所已知者已知矣而又何求所已善者已善矣而又何

非唯含之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其所知之不知者多矣

得其園中以應無窮其所善者固有不善矣有不知有

不善而亟於立法則日月山川四時萬物之性皆在吾

法之外而一成之法適爲盜資民之情種種不一也種

種者非役役之可治也恬淡無爲利器藏於中而人莫

知其所嚮則盜無可竊而種種者各以其太樸之聰明  
樂其俗安其居而天下治矣

莊子解卷十終

莊子解卷十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外篇

在宥

在之爲言存也不言而存諸心也是焉而在非焉而在  
利焉而在害焉而在不隨之以流不激之以反天下將  
自窮而不出於環中宥之爲言寬也是焉而不以爲是  
非焉而不以爲非利者勿使害害者不爲之利天下寬  
然足以自容而復其性有餘地在之宥之則無爲而無  
不爲矣乃人所以亟於治天下而不能在宥之者有故

焉身之未正心之未甯嗜欲積中而天機外蕩忘其有  
涯之生而侈無涯之知心與身不相謀形與神不相浹  
舍其身以汲汲於天下爲功名而自蓋覆其所不正搖  
精以逐陰陽之末流役其見聞覺知以與物相鬪如浮  
氣聚於太虛爲雲以雨將謂以澤萬物而不知適爲沴  
也天唯無爲恩於物之心故不受怨惟不治物故物不  
能亂立體莫善於在而適用莫善於宥天唯無不在無  
不宥故陰陽不毗節宣自應其候在宥天下者喜怒哀忘  
於己是非忘於物與天合道而天下奚不治又奚治邪  
此篇言有條理意亦與內篇相近而間雜老子之說滯

而不圓猶未得乎象外之旨亦非莊子之書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方以智曰在如持載圍中之之範宥如覆幬範中之圍

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隨上意而流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

遷其德也

懼而喪其所守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

哉

評曰己無不治何治之有

此一篇之綱也不在則心隨物往天下乘之以俱流不

宥則心激物傷天下莫知其所守今有人於此即有不

肖之心勃然欲動無與勸之無與沮之則亦茫然少味

而漸以忘漸以忘又奚待治哉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然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

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溫涼生殺之候當至而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

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無恆而失守於是乎天下始喬詰

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舊注喬詰意不平卓鷲行不平也故舉天下

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

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則其性必淫欣欣然趨樂利者導之以靡也怒則其

德必遷瘁瘁焉惡死亡者爲善不能爲惡不可無所據以自安也種種之民喜怒人殊而一淫一遷則囂然並起如巨浸之滔天而莫之能遏乃要其所自生則唯一人之喜怒有權有力而易以鼓天下也陽之德生知生之爲利而不知生之必有殺則足以召天下之狂喜而忘其大憂陰之德殺謂殺爲固然而不知殺之害於生則足以召天下之狂怒而喪其不忍夫陽有至和陰有至靜至靜以在至和以宥而其發爲喜怒者乃陰陽之委也一念毗於陽而天下奔於喜罰莫能戢也一念毗於陰而天下奔於怒賞莫能慰也君天下者與天下均

在二氣之中隨感而興天氣動人而喜怒溢人氣動天  
而寒暑溢非得環中以應無窮者鮮不毗也聖之毗無  
以異於狂矣

而且說明邪說音悅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

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

與之借而自失曰相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始鬱卷倉囊而亂

天下也舊注鬱卷不伸舒之貌倉囊猶搶攘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評曰過而去之暫用不可乃齋

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舞吾若是何哉

八者堯之治具也而在宥天下者亡可也存可也亦非

必惡之也惡之者亦自以為有八德而說之因以惡堯

故桀惡之而天下怒堯說之而天下喜說而喜則上與

民之性皆淫其愈於惡者無幾矣唯過而去之己心先

無所毗則天下不能自毗即有自毗者在之宥之且自

消也陳公甫之詩曰劉郎莫記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

來則善行無轍迹而天下之性命自安陳公甫名獻章

先生啟按其桃花詩曰雲鎖千峯午未開桃花流水隔

天台劉郎莫記歸時路只許劉郎一度來先子柳岸吟  
和曰花到靈雲只一開桃根桃葉隔天台劉郎前度人  
無恙日日看花不厭來并記云白沙詩為浮屠見聞覺

知之說所自據附會其靈雲見桃花不再見宗旨為駭  
正之是則南華為漆園寓言而解南華為先子偶筆也  
附此詩以  
見一斑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  
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不動而彰變化淵默而雷聲不言而震虛空神動而天隨從  
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郭象曰若遊塵之自動○許吾又  
何暇治天下哉

吾身固有可在天下可宥天下者吾之神也貴之愛之  
弗搖之以外淫而不與物遷則五藏保其神明聰明自

周乎天下龍見雷聲物莫能違合天下於一治而陰陽  
自得其正矣喜怒者人氣也神者天氣之醇者也存神  
以存萬物之天從容不迫而物之不待治而治者十之  
七聊以八德治之過而去之而天下速治者十之二其  
終不可治者一而已逮及久而自消矣民氣不擾天氣  
不亂風霆霜露吉凶生死自爲我而施政教奚容治哉  
乃君子於此尸居淵默而龍雷默動以不息致虛守靜  
如護嬰兒抑何暇輟此以役天下乎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  
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

排斥也其下也如排日陷而不  
反其上也如進屢上而不休

下囚殺排下則拘繫如囚淖約柔乎剛強如女子之淖約而剛強者為之

柔廉剝彫琢剝音貴割也如刀刃之廉剝而堅其熱焦火

其寒凝冰炎涼之極其疾也速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俛俯

俯一仰之間而往其居也淵而靜時而淵時而天其動也

縣而天謂懸空而無所止竟僨驕而不可係者排下則僨進上則驕

總不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

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

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于崇

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其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

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

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爛漫不純也天下好知而百姓

其竭矣營求而喪其所有於是乎斲鋸制焉斲即斧斤之斤繩墨殺焉殺

字如殺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脊脊相踐籍也罪在搜人心故

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嵯音堪巖不平處而萬乘之君憂慄乎

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殊死屍首分也桁楊者相推也長

鋼頭及脛曰桁楊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械

乎桎梏之間意音噫離跂躍足也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

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接音接續木也摺音習堅木也

續木用堅言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柄音內木端所以入鑿者入則難出

不得續也



言不得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嚆虛交切與鷠通

箭盜賊之先聲言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劫殺之踵至也

人有異形而無異心心有柔強明昧之不一而其爲情

爲識含陰陽之動幾以生起者一也故一人之心無端

微起而應之者無涯況居上而有權力者乎搜人心者

非待取人之心搜之而後搜也以所說者自搜其心而

人心無不受搜矣含仁義於心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亦

過而去之無所說焉則雖搜而匱人莫能我搜也人不

知我搜則我亦無搜於人相安於恬愉卽有惡如四凶

者亦意消而自已聖知無所施儒墨無所辨聖不待絕

而自絕知不待棄而自棄天下之攫者皆甯而奚不治  
之足憂慎於攫者慎於說而已矣故君子唯自慎其心  
以貴愛其身而勿待取人之心問其攫與不攫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  
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  
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雲不聚而雨言澤  
少草木不待黃而落言殺氣多也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  
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舊注翦翦佞貌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  
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  
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  
女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  
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  
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人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其要收視反聽而已視聽外閉則知不待去而自去知去則心不撓心不撓則天下無可說而已無可爲人之心不待安之撫之養之遂之而自無所撓也陰陽之可官者皆其緒餘萎於形中者故曰殘至陽之原無所喜而物自生至陰之原無所怒而物自殺過而去之不損其真不以有所說而治物而以擾物則守者一而無不和道止於治身而治天下者不外乎是此段意蓋止此而其語與老子窈兮冥兮之言相類後世黃冠之流竊之以爲丹術而老莊之意愈晦大抵二子之書多爲隱僻之辭取譬迂遠故術士得託以惑世其下流之弊遂

成外丹彼家之妖妄修辭不以達意而止則適以資細人之假竊而已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死則昭明升形魄降下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返于土故余將去女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

常當我緡乎緡同綿老子綿綿若存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物固無可窮物固不可測而欲治之者窮其無窮測其

不測適以攫物而導之相疑相欺相非相誚以成乎亂而已蓋自攫其心則仰而見陽之浮光遂以爲明俯而見陰之委形遂以爲冥魂逐光而魄沈於質則方生之日早入于死以其自死者死天下日月之光所以荒雲雨之所以錯草木之所以凋皆民喜怒湮滯飛揚之氣干陰陽之和召之也夫死固不能不死矣必反于土矣而至陽之明不亂於浮光則至陰之冥不隨形以陰爲野土陰音與天地爲無窮物皆在其所含之中無有可說以相攫者相就以化緝緝常存而去其昏羣生遂矣皇王之道盡矣

雲將東游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雲將雲也扶搖風也鴻蒙太虛一氣之未

也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髀音彼股骨也一本作脾非是雲將見之

倘然止贄然立贄不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

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

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心之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

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執掌勞也其遊似勞而非勞朕又

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同放倣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

逆物之情元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鳥獸弗安二句互文見意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昆一本作豸通意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

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絕物者毒也老子曰亭之毒之僊僊乎歸矣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句汝徒處無

為徒處空處也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

乎溱溱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莫然無貌萬物云云云云自然貌各復

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是

乃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



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有形而無迹有爲而無情輕微飄忽而能蠕輪以澤萬  
物者莫雲若也然而至陽之原日月之所不至不得而  
至至陰之原重淵之所不徹不得而入亦用陰陽之殘  
以爲質而撻太虛之清雷則功小而過大利短而害長  
獸解鳥鳴草木昆蟲有受其恩者卽有受其災者自以  
爲猖狂而終與民相往放元天且受其擾而況於物固  
宜爲鴻蒙之不屑詔也大明者無所施明于物也窈冥  
者物且不知其窈冥也有所施則隨物俱往說於物而  
以物撻其心物知之則且放之而物撻我我固不容已

於攫物惟鴻蒙之遊遊而未嘗不遊也無形無體無明  
無冥含物而忘物與物同而不同乎物此天地之本體  
而於人爲心心之至虛者一影不存于昭曠之中無所  
鬱結以成乎浮雲之體六氣自行而不屑以育羣生爲  
說是其揮斥羣有無求無往無放者真毒矣哉能然則  
勸不以賞畏不以威爲皇爲王而不歆爲光爲士而不  
戚其於天下也無功無名耕者自耕鑿者自鑿人自親  
其親人自長其長無所桎梏于名法之中斯乃與天同  
道而非雲將之所能擬其萬一也不以知攫心則亦不  
攫物之知而物自養其知以護其根率羣生以各貴愛

其身而又何育焉然則堯之仁天下也亦雲也其如天  
者不在此也雲惡足以仁天下哉不能在也不能宥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  
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夫以出乎眾  
爲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留所聞留所聞者何如不如  
眾技眾矣不如眾人之才技者多矣而欲爲人之國者爲人之國與爲邪爲政之爲同  
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  
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有所說者眾矣莫甚於說出乎眾以爲心櫻心者多矣

莫甚於因出眾爲心而僥倖攫人者多矣莫甚於惡人之異己而強之使同凡夫以仁義滅人之心取天地之質官陰陽之殘合六氣之精以求遂羣生者皆自謂首出萬物而冀天下之同己者也故言利物者以三王爲最將攬之以爲眾之所放而不達人心不達人氣同其不同以標己異幸愚賤之可唯吾意而駕其上搖精勞形以困苦天下不知自愛因以傷人不知自貴因以役人人心一攫禍難必作故以喪人之國而有餘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

爲物所物

物而不物

亦物也

然

故能物物

故凡物我皆可得而物之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

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嚮響有問而應之盡其

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評日以其復

之撓撓評日自反而撓弱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評日昨日往而

今日來何頌論形軀寓言寓形釋氏所謂動身發語也合乎大同大同而

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不日有物而日有有是覩有者昔

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小而治一國大而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無他道焉知有

獨而已矣惟知有獨而不物于物則獨往獨來有其獨

而獨無不有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亦莅之以獨而已一人之身其能盡萬類之知能得失生死之數乎而既全有于己則遺一物而不可能此者不能彼能清者不能濁能廣者不能狹唯貴愛其身者靜而與地同其甯喜怒不試虛而與天同其清生殺無心則身獨爲吾之所有不爲物有靈府之所炤燭唯有其身而不有物則物不搜己己不搜物神動天隨人皆自貴愛以胥化若形影聲響之相應不召而自合矣獨有者有其無物者也有其無而有者無窮其於大物也蔑不勝矣有其有則且以所說者爲有而仁義之名歸道德之眞喪矣此

三王之利所以害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固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薄普各切泊通如舟之儀岸然應於禮而不諱無所忌諱以殉名接於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此十德者皆有也有之皆可說也說之皆因也心在於

十德則不能在天下矣據一德以使天下同己則不能  
宥天下矣然其本無也不待無之而後無也絕聖者非  
絕之棄知者非棄之有絕之棄之之心則亦多知之敗  
矣無有者過而去之而已夫雲將亦幾於過而去矣而  
聚之成其蠕輪散之流爲雨液則亦未嘗去也至陽至  
陰之原大明而雲不能揜窈冥而雲不能入獨有萬有  
而任物之間順應之以與相配此十德者復何礙哉可  
名爲十德而不可以十德名之是之謂天地之友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  
若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



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人莫不在宥於天而各因仍於其道則不以物撓己不以己撓物雖亂而必治物自治也物之自治者天之道也屑屑然見有物而說之以數撓之者人也有司之技也主貴而臣賤臣道者一官一邑之能宋榮子猶然笑之人役而已貴愛其身者弗屑也

莊子新卷十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選

男敵增注

外篇

天地

此篇暢言無爲之旨有與應帝王篇相發明者於外篇  
中斯爲遂矣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有德乃可而成於天天命故曰元元天德也君受

必必天德占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

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

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立于無爲之宇而下觀之

故通於天

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

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

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惟天則一

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唐順之刊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刳去也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

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

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

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

至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歸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

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天德合一

無所謂道天而已矣即在宥篇所謂主者天道也萬物

一府天府也死生同狀同於天也於人見異觀於天則

幾無不同矣元同者同於元也可見者則異矣其死生

圓運於大鈞而函萬有於一環者不可見也蔑不同也

體其元以汎觀則知其同知其同則無不在而無不

宥迎我者不可見喜拒我者不容或怒賞罰為應迹而

不繫於心是謂刻心刻心者刻去其心之知也是謂棄之故因而應之見有十德通之於一則無爲無欲函於一府渾於同狀而與天均化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動不濇乎其清也濇音聊清深也金石不

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評曰萬物孰能定之夫

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素逝者虛心以遊也立之本原而知通

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郭象曰物採之而後出非先物而倡也

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窮盡也存其形盡其生○評曰貴愛

身立德明道立其德明其道○非王德者邪王去聲有德蕩

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之謂王德之人視

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

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

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騁馳騁也宿歸宿也大小

長短修遠修一本作近大小也長短也近遠也皆供其求皆要其宿

通於事者技也臣道也賤也愈著則愈淺愈成則愈粗

殉一世之利而可貴愛者亡矣事之為數大小長短修

遠而已逐於其數迷而不反自矜為通則獨見獨聞者

汶聞而不知有唯獨有而後見獨見獨而後其見聞皆

獨大小長短修遠皆不出其所在而為其所宥故無求

不可供忽然勃然馳騁百為而過而去之以不迷於所

宿若然則通於一而不屑通於事以天道為天德無為而為天下君者也

黃帝遊於赤水之北杏冥之中登於崑崙之邱將與天通而南望還

歸遺其元珠評曰欲以天道明人心而遺其德○使知索

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明也離朱之在人心者使喫詬索之而不得

也喫去逆切又口懈切喫詬文言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方以智曰象則非無罔則非有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評曰絕其南歸之想矣

遊乎冥默登乎高曠幾與天地通矣然因此以通乎事

而明民則抑有陰陽以遂羣生之情也而元同圓運之

德喪矣蓋終忘其獨而櫻人之心也心知也聰明也文

言也皆強索而不能遇者也知事無事知通無通收視  
反聽無為為之過而去之象罔矣乃可以無得而得也

堯之師曰許繇許繇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

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繇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

以要之許繇曰殆哉圾乎天下圾與同齧缺之為人也聰明

睿知給數以敏數謂事物之數給應也敏捷也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

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繇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

八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見有身而示異方且尊知而火馳特明

而速方且為緒使為事之所役方且為物絃絃公才切絃束也為物之所縛方

且四顧而物應為物絃矣而望其應我方且應眾宜為緒使矣而求其得宜方



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

不能通於一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

族有祖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

即無上八過猶止可以爲眾父

不可以爲祖

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爲堯師之師者尙不足以配天故許繇自謂燭火而不

敢代庖況師堯之聖知而斬以治天下乎萬物之大小

長短相與爲族而所祖者唯天合天道之無爲乃與天

配否則治之適以亂之福之適以禍之育之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鶉無常居而有常匹尸子曰郭象曰無意而安而穀食郭象曰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郭象曰率性而動非常迹也林雲銘曰鳥行虛空過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北面奚足以禍南面奚足以賊無所歆無所厭函萬物於一府等死生於同狀則禍且不辭奚有於福因而用

之莫非天也無物不物而不物於物可以愛身即可以

託天下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

通變經云老子從天開闢以來身一千三百變後世

得道伯成子高是也

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

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

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

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

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佶音邑佶低

狀  
曰耕

君人者之通於事所資者賞罰而已賞其所當賞罰其所當罰可謂於事皆通矣是乘人而無天也為緒使為物絃也求宜於四應而無恆也治繇此成而亂亦繇此生是曰治亂之率蓋為政教為禮樂為仁義多為之名以撻人心則必同乎我者賞異乎我者罰以此火馳於天下而禁其過乃天下之過即繇此而深故伯成子高恥而去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一者數之始一之所起則太始也

有一而

未形

一尚未形則太虛也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

謂之命

未形者必有分也既分則與生俱生相為終始矣而當其未分時則猶然無閒也是天命之初也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留而動動而留形體保神

神保合於形之中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此下言德至同於

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如鳥之合喙以鳴而喙

無名義之可立也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同若愚若昏是謂元德

同乎大順

無者渾然大虛化之所自均無可為名而字之曰無函

於人心為元珠超於形象為象罔有一而不可以形求

曰元德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而自旋運於其閒無本無

柵而日固無始大小長短修遠殊異而並存者形也合

而在人則性也繇天順下而成性者繇人順之以上而

合天則時有云爲不出於大圖流動之中喙鳴也一比  
竹之吹也因乎天而不以爲爲何容心於賞罰以撻人  
之心而逆天經哉順之而已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放音可不可然不然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縣音懸寓宇通天宇高懸也

不可者然者不然者雖辯言曰進彷彿難決而若是則可

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枕心者也解見應執

狸之狗成思狸一本作畱成思狻狙之便自山林來雖便

人可自山林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

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庸眾之人皆失其見獨之有形者

心以耳徇人而思通乎事

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合有無於一致而皆存之是在天下者也能此者未之有

也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評曰動止

死生廢起迭相循環倚伏機也

有治有人忘乎物忘乎天

其名爲忘己

評曰己一天也物一己也忘物忘天而獨見己則己亦不立而渾乎天矣

忘己之

人是之謂入於天

通於事者通其可不可然不然而已於是而以其技鳴

爲天下之所係則有心而適以迷其心有耳而適以惑

於聽夫可不可然不然以爲動止因而見廢因而見起

因而以生爲恩因而以死爲怨而不知此數者之迭相

倚伏而未有恆若其所以然者則通於一而恆者也生

死於此廢起於此動止於此參而成純合死生於一狀  
萬物於一府則不於物見然否不於物見然否則己之  
然否不立渾然一天包含萬有在而宥之喜而非喜怒  
而非怒賞而非賞罰而非罰任物自取以同乎天化則  
其合天也緝緝而與爲無極搜者皆窟而天下已化矣

蔣問勉見季徹曰字書無勉字莊子書中用字多加旁首

義之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

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

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

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軼一本作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



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觀去聲謂高居自命也多物將往投迹者

眾蔣閻薺覲覲然驚曰覲一本作覲一本與覲通俱驚視薺也薺若於夫

子之所言矣范同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

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聲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

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繇然若然者豈兒

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滓下頂切溟滓混茫貌郭象曰溟滓自貴之謂也欲

同乎德而心居矣同乎天德而存之於心

人無不有其意欲抑無不有其德性故咸知自愛其身

愚者與有焉人知自愛其身則不善之心自消沮矣獨

志者自愛自貴也賊心者竊人之名言而忘其身之愛

貴者也上既危其觀臺以自標異於公忠恭儉之名而使之投迹則假竊其名以併一其志於好知尙賢之途而適以日長其賊心而已善可居也不可出以示人也聖人藏其利器而民反其獨志秉天德以搖蕩之於獨見獨聞之中使之自動意欲得而性亦順夫然後可以與民同德而人乎天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遂而人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搢苦骨反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卽而視之卽同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洪音溢其名為棹為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

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

貢瞞然慙俯而不對瞞然目失神貌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也

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

眾聲氣或以壓人也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

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

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

自得項項自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

也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

天下一人耳指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諸夫子事求可

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

德全德至者形全形至者神全神至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其生也託也與民並行而不知所之不識知隨其所往汙乎澶備哉功

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

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

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混沌

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

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固將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又何足以識之哉

機者賊心也忘機忘非譽以復樸者獨志也進獨志以滅賊心聖人以之治天下然初非勞勞然日取天下之人而滅之而進之也但不自我危其觀臺以導之耳若聖人之見獨韜乎儻乎事心大而與物遊則兩端兼至內外通一機與忘機舉不出吾在宥之覆載而合於天德抱甕者自抱樺者自樺又何機巧之必羞邪子貢不知而驚之子曰何足識哉以此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苑淵上聲文貌取生物之風與

雲將  
同意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

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虛中而涵萬化吾將遊焉苑

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醇芒曰聖治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命官施布各得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爲有能者舉之使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

非爲天下而天下自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撓屈手以招

之所指而四方莫不應之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

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

爲安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怙音超悵望也儻乎若

行而失其道也無擇於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

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之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

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評曰上其神以御天光而乘之不滯於形神亦不顯致命

盡情委致之於自然之數而無所留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自得

於天地之閒不以事為事使萬物各循其自然之情而已不與此之謂混冥

神人則忘乎德矣德人則忘乎治矣德者自得也自得

而天下無不得抱德不以攫其心而天下固不攫也奚

待於治神則不依形以存無形無自無自無得不於己

見有心而無所容其攫與不攫則與天下同樂天地之

樂事不興而情無所嚮又何德之可據乎大壑者任萬

物之出入而無與者也神之所往來而光之無所揜者

也天地猶是也萬物猶是也參萬歲而成純受萬事而不絀遊此者灼見夫神光之四徹而不扃閉於偶爾之明以爭昭闇萬物並作而神者自入不測物則物亦莫繇測之其昭曠者其獨見也獨而莫得其偶則天下皆在其覆載中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瘍不易藥藥瘍猶言治難治之疾禿而施鬚鬚髮也音弟病而求醫病疾甚也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



然樵枯聖人羞之髮不可假醫不可恃徒為樵至德之世

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立枝為標不民如野鹿端正而

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

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無傳

有虞氏能不離患矣而不能忘治也天下已治焉用治

為天下亂而治之于之以所不受則貌順而心違治亂

相激而亂乃滋甚故有虞氏之治則必有武王之師有

武王之師則必有五伯七雄之禍矣以為義而使之端

正以為仁而使之相愛桀紂正君臣之分亦義也施愛

於蜚廉惡來亦仁也各賢其賢各知其知以不相下皆有跡之可踐有事之可傳者也故仁義者揆人之心至德之世所不庸也通於昭曠者物各復其情未嘗不搖蕩天下以自然之德而不著其可傳之事然後爭患永息而民不知兵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人之於人類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道同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

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

警飾辭牽合取警以飾其辭聚眾也以聚其徒子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謂

墨之言終不顧其始末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

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入乎流俗通是非順眾人而不

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

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

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

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琴古歌曲名則嗑然而笑嗑合

聲而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

笑大也

二在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在鍾量器也言惑之積也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所嚮其可得乎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

故莫若釋之而不推置之忘言聽其自己不推誰其比憂比近也不推矣豈肩

近眾人之所慮乎

世之言治者皆非獨見而信諸己也前之人為之而偶

效因而有治迹之可傳天下後世相與傳之以為必然

之善流俗因而善之然之而曰仁也義也尊之逾於君

親之逾於父乃不知所謂仁義者非但離德背道抑非

果能端正而相愛者也人然亦然人善亦善合譬飾詞

垂衣設采取悅於人之耳目交相道諛以成乎風俗於

是至言不能感動祈嚮不能孤行處大惑大愚之天下孰從而詔之哉白獨見者觀之至言可以不出祈嚮無求其得惑與不惑任之天下要不出吾環中忘義忘言而聽其自己則在我者無迹而人不能傳神人之乘光以銷亡萬事者以此

厲之人

厲與  
懶通

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

似己也

以迹傳者欲人之似己道諛者唯恐其不似人而不知可傳之迹忧心勞形以仁義拂人之性爲厲而已西施之顰西施之病也豈欲人之似之哉獨見獨聞者視其

繫一若厲不樂人之似人亦何樂道諛以求似哉

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斷斷大比餘屑也

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

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

亂日使目不明二日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日五臭薰鼻

困憊中顙顙子公切字書作蘇奏切四曰五味濁口使口

厲爽厲乖也爽失也五日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

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

自以為得直困而已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

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若通言固立而守之皮弁鷩冠搢笏

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支盈支吾外重繆繳皖皖

然在墨繳之中皖音綴窮視貌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厯指

交臂反其臂厯指撝其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有迹可傳者倚於聲色臭味之趣舍而已離此則更無

獨志世俗之沈溺者固為溝中之斷離跂以自為得者

亦犧尊耳皆戕賊其性之賊心也囊檻其元同大順之

天德於聲色臭味之中自為柴柵繆繳而柴柵繆繳乎

天下方且謂兄堯舜而為之弟其敝不至戰爭而不止

此有虞之治所以三降而成乎戰國之兵爭也

莊子解卷十二終

莊子解卷十三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譏

男敵增註

外篇

天道

此篇之說有與莊子之旨迥不相侔者特因老子守靜之言而演之亦未盡合于老子蓋秦漢間學黃老之術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無爲固老莊之所同尙而莊子抑不滯於無爲故其言甫近而又遠之甫然而又否之不示人以可踐之迹而此篇之說滯於靜而有成心之可師故其辭卞急煩委以喉息鳴而無天鈞之和莊子



之說合上下隱顯貴賤小大而通於一此篇以無爲爲君道有爲爲臣道則剖道爲二而不休於天鈞且旣以有爲爲臣道矣又曰以此南鄉堯之爲君也以此北面舜之爲臣也則自相刺謬而非若內篇雖有隨掃之說終不相背戾也大抵外篇多掇拾雜纂之言前後不相貫通而其文辭汗漫冗沓氣弱而無神所見者卑下故所言者殫靡定非莊子之書且非善學莊子者之所擬作讀者所宜辨也餘篇多有類此者推之可見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隨時而動曰運有心爲主藏之而不舍曰積

明於

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通其自爲也昧然

無不靜者矣昧然昏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

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鏡乃交切小鉦以止鼓者其止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

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

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實則之則一本作者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

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愈愈愈愈有

也愈愈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無所不可夫虛靜恬淡寂寞

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鄉一本堯之爲君也明

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樂音洛

此老子所謂守靜篤也與天和自於人無不和與人和未必能和於天靜極則於人自無競隨所運而皆樂其樂也天矣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師者言其效法也螿萬物而不爲戾螿音齋劑

通分析之也一說與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

爲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

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

陽同波也流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

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

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

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畜昌六切止也沈括曰易妙二

畜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

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天下用而不足

定者一於靜也靜則無為無為則己不立宗而以天下  
為宗己自立宗則強物同己而多憂以天下為宗則任  
天下之自為而已不勞所以休其心而恆樂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  
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  
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者知雖落天地落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  
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

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上不自爲而任之下亦與用人則逸自用則勞之言相似然君子之任人以廣益求治而此以自尊求樂旣非老莊無爲之旨抑且爲李斯趙高罔上自專之倡甚矣其言之悖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

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  
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  
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  
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  
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  
事尙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妄取道

樂  
以要爲本以詳爲末分上下之序乃以自尊而恣其逸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

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

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因其形名而委任之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其原

所不能以省其所能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又不能矣而是非

已明

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

襲情必分其能必繇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

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

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

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



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  
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  
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其意以兵刑法度禮樂委之於下而按分守執名法以  
原省其功過此形名家之言而胡亥督責之術因師此  
意要非莊子之旨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傲

同無告無所告訴者

不廢窮民苦死者

恤死者之苦

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  
舜曰天德而出甯其出也定而不勞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言己之用子心徒勞耳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

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於人求合者必勤人之事天道運而不積日月雲雨四

時各效其功而天不勞以收成功合之者逸而樂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絲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

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繙音翻繹也申釋其說也十二

經六經六緯按緯書漢人所造則此篇非漆園之書明矣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

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

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  
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  
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早聞則早夫兼愛不  
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  
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倣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偈音結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同噫夫  
子亂人之性也

因其自然則仁義之形且不立而況於名仁義之形名  
不立而況於是非擊鼓而求亡子者循名以求形之謂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趼古顯切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

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鼠壤謂蔬多不仁也有餘惠而不

生熟不盡於前生腥也而積斂無崖物至受之而不老子

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

正卻矣卻止也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

脫焉不以事為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

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不與

人爭得失吾非以服有服非以有所愧而屈士成綺雁行

自安屈服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立異而目

避影履行

衝然射目光人而頽頽然高視貌而口闕然氣盈常若欲言而狀義然以

為似繫馬而止也馳騁之心不息動而持恆有所挾持發也機應之察

而審知之必詳知巧而覩於泰作盛滿之觀凡以為不信皆不能自信而外假

於仁義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竟境通名為竊與盜相去不遠也

不自信而欲有其美者皆所謂賊心也竊物之餘以施

惠於所親愛而為仁乘己之足以攘廉節而為義皆不

能自信而窺覬天下之美欲居之耳無其實而貪其名

貪其名而襲其實以自驕而辭不美之名賊心不息而

天下以巧知神聖之名歸之脫此者而後於己無不信

於物無不服呼馬呼牛皆服也老子所謂早服也此節

於莊子之旨爲合但上下不相爲類有爲則有名巧知  
神聖皆爲也凡爲皆竊也若如上文所云臣道有爲則  
臣可以竊爲道乎外篇之文雜纂而無定論純駁相間  
非有得於莊子之言者所撰次益可見矣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

評曰天之所至皆道之至天之所有皆道之有

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

大之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評曰定則不爲其所驚夫

至人有世

世爲其所有

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

天下之大

天下奮楨而不與之偕

楨同柄人各奮起爭權柄而已否

審乎無假而不

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

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形之於德而爲仁爲義皆逐形名之末以與世爭持權  
楨而不知前此者之未有後此者之不留則所爲皆假  
耳夫穹然而爲天墮然而爲地以有風雨露雷飛潛動  
植之利而人所驚爲天地至大莫測之化者實神之末  
耳況萬物乎故外天地遺萬物乃以得天地之神太虛  
無形合萬化而不形者天地之神也靜定無爲含眾德  
而不形者至人之神也善惡得失榮辱吉凶皆備容之  
而無迹以使人易測則物自化而天自定斯以爲聖人

之心此無爲而靜之本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

也意有所隨

因事會之適然而生其意

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

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

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

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

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

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讀者者字一本作爲一  
本有者爲二字

公曰聖人之

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  
 固疾則苦而不入疾徐指輻轂相受之拘而言徐寬也疾  
不受相爭毫忽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  
規矩所不及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極有為者之所為仁義而已乃其所為仁義者豈果有  
 以自信而審其無假哉讀書而聞有仁則以為仁讀書  
 而聞有義則以為義不知古之為此言者適乎時因乎

化而非其必然之情也竊其所言以自貴而撓萬物之情此儒墨之所以多爲多敗而撻人之心也其無獨見而唯人言之從也曰道諛其有人之有而自忘也曰賊心

莊子解卷十三終

莊子解卷十四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外篇

天運

此篇之旨以自然爲宗天地之化無非自然上皇因而  
順之不治而不亂後世自勉以役其德而自然者失矣  
以爲天下可自我而勉爲之而操之以爲魁柄然則天  
地日月風雲亦有主持而使然者乎人無不可任天無  
不可因物無不可順至於順物之自然而後能使天下  
安於愚而各得無故常者大常也無窮極者無不極也

勉而役者不過因已往之陳迹踉跄蹉躑以為仁義執之愈固而德愈小勞己以勞天下執一而不應乎時變老子所欲絕聖棄知者此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疑日月其爭於所乎謂爭馳於黃道赤道孰主

張是為主以張設之孰綱維是為綱以維繫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

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

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其施也普徧盛大孰居無事淫樂

而勸是淫樂快意相勸不止也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有上猶在

也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此一問直令以度數陰陽窺測天道者無可下語盡古

今言道言治者人百其喙俱無可下語所以然者非有故也謂其有故豈天地日月風雲之外別有一物司其主宰當是何物也若以為天能使地處使日月推行使風雲隆施而嘘吸則天其有耳目可以審察手足可以推移心思可以使令唯有故則可求得其故以自勉而效之以為德今既詳詰而終不能明言其故則自然者本無故而然既無故矣將何所師以勉效法之乎

巫咸詔曰來

詔音超

吾語女天有六極

評曰天地日月風雲各盡其極

五常

評曰地也日月也風雲也天皆因其常而用之○敵按語意謂理之至極而甚常者天也無所容其詰問也並而言之則六以天為主則五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雜之事上世之

君○方以智曰黃帝表  
新維因維卽九維也

治成德備監臨下土天下戴之此

謂上皇

荅不如所問者荅卽在問中也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  
推行是孰淫樂以勸孰披拂是皆無也而天運不息地  
處而不遷日月推行而不輟風雲隆施噓吸而不吝極  
乎此而不憂彼之不逮極乎彼而不礙此之方興皆自  
然極至而無不極天之轂轉地之蕃育日月風雲之變  
易無有常也而終古頽然又至常也極而常者一自然  
而無不定順之以逮治者亦唯因其極而極之因其常  
而常之無機無緘無待於勸無事於披拂因其自然以

竝載天下上皇之治與天同道孰有主張綱維之可示人以迹而使勉乎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非孝過于仁乃孝不及仁

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

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



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  
 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  
 并焉是以道不渝評曰無不并而後可謂至至德兼入德而無所役故終不可變

虎狼之仁亦不容已者也不容已則近於自然矣然而  
 非自然者觸於父子而親則其發也有機非其父子而  
 不仁則其止也有緘有機而不忘其所役則仁速渝而  
 之於不仁故虎狼噬物以飼其子為萬物賊然則勉於  
 愛敬而役之以為德其為仁也亦虎狼之仁而已與天  
 下相忘者不私其親其親亦不私焉老者自安少者自

育胥相各得天下莫知其爲誰之賜仁孝之名不立奚  
勉勉于敬愛以擾天下哉至貴不可以品秩序至富不  
可以積聚計至德不可以仁知名至仁不可以愛敬言  
親者自親長者自長此無所益彼無所損通之天下而  
無所渝乃以與天地日月風雲之自然者合其德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  
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道人道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執建之  
以太清天理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  
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或曰以上三十五字是注

誤作大書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

陰陽調和流光其聲流動以發其光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啓人

之所未知如雷起蟄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

無窮而一不可待無窮者其所常也不一聲使人待之女故權也吾又奏

之以陰陽之和天道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即短即長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大無不充小無不入塗卻守神卻隙通塗卻泥其隙也無以物為量

因其物而稱之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方行而止子欲慮之

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

於四虛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

欲逐吾既不及已矣矣一本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

故怠聽者自以為不可及思慮無所容其生吾又奏之以

無怠之聲散寄於物非人非天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

樂而無形叢生如林無有定形布揮而不曳散漫而無留餘幽昏而無聲眾

亦若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

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人皆疑之唯聖

之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凡有情者皆天命也天機不張而五

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焱

具切字亦音焱或音標則當作焱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

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不可以心接之而故惑也樂也

者始於懼懼故崇崇音歲怪之也从出吾又次之以怠怠

故遁意不屬也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乃可載道而與合

人也天也物也皆自然之化也得其自然之化而無不

樂故樂之出虛以有形象無形搖動天人萬物之和者

可以徵道焉專於己而不通於人則困於小而忤於物

通於人而未合於天則成於事而虧於道合乎天而不

因乎物則執其常而不達於變不通於人無所震耀則

情不警而樂不動懼者所以動之也不合於天日勤於

爲則志不匱而樂不安忘者所以忘人而安也不因乎  
物則守其常以爲明而不協于菑愚之化以胥物而樂  
惑者所以隨物而化也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終奏以物  
則均一之化備焉所謂德備而照臨下土也至于人天  
萬物之皆備何常聲之有哉靈者自靈蠢者自蠢生者  
自生死者自死榮者自榮實者自實充滿天地而機不  
張此乃謂之自然之命自然者萬德之所并而無一德  
之可役者也莫愚於物而同其惑不炫知以求樂愈怠  
愈惑去其勤勞捐其明慧乃載道而與之俱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

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

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

行者踐其首脊蘇者樵人也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

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音眯

米物人目中令人盲眩也言不有怪夢必至眩惑一日眯或作魘夢中怪也今而夫子亦取先

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于

衛窮于商周是非其夢邪闔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

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

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一尋一常之地亦不能行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

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  
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  
人故夫三王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王  
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  
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  
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  
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以曠見里之人其里之醜人  
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  
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



以美曠同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自然者無必然也以其必然強其不然則違其自然者多矣或水或陸或相梨或橘柚或顰或笑或古或今或周或魯各因人因天因物而皆其自然取彼之所然為此之所然則舟其車甘其酸妍其媼以冀同於有方進不成乎治而退且失其故故自然者無不可因也因其自然乃以應時物而不窮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于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  
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  
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于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  
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  
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也正證繇中  
出者不受於外人無證據則不受聖人不出不出言繇外入者無  
主於中聖人不隱具人心先無之不以隱微之旨名公器也不可多取  
仁義先王之遠廬也廬有青無柱遠謂蓬麥以野草雜覆之止可以一宿而  
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以此為知見則受人之責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出之古者謂

是采真之遊外采而內真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

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

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不以為鑿戒而探索不已是天之戮民也恩

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湮滯

也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

矣正者自正也立一心以為物不正而待我正之則閉其天門不能通達

天地人物之化其陰其陽其度其數其質其才其情其

欲其功其效好惡離合吉凶生死有定無定變與不變

各有所極而為其太常皆自然也因其自然各得其正

則無不正矣無不正者無一待我而正也我有所見之  
正操之唯恐其失舍之則茫然自喪勉勉不休以自役  
而役天下則是自閉於蓬戶之中而四通八達之門不  
啓終日在天中而不見天之所戮矣知天地人物之無  
不極無不常而無不正逍遙苟簡而無所貸則能愛而  
不勉以役仁端正而不勉以役義人爲我名因而名之  
而不勉以役名我所出者物皆樂受物所感者不易吾  
主厯大變而適如其常所以應物者無非濼廬也與天  
下公善而已不私此獨見之眞無迹可傳而世或以爲  
不然者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嚼膚

嚼同

則通昔不寐矣

昔同

夫仁義潛然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

而動

依風之自然

總德而立矣

通於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

亡子者邪

郭象曰言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繇得也

夫鵠不日浴而

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

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於江湖

民未嘗不自知愛也而烏用吾愛有所愛者必有所傷

無傷焉足矣立仁義之名爲成心而師之益吾之所本

無而強以與物陸魚相响之溼能幾何哉離江湖自然  
之樂而處於陸乃見响溼之恩自然者喪徒以累心目  
爲之眯寐爲之不安唯自矜高以不屑苟簡及物已變  
則必湮滯而不行好辯以修名自眯而自嚙也自然之  
美利黑者自黑白者自白機緘固不在我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模倣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

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嚙嚙音脇呵

而即合不能嚙開而不合驚羨之狀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

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

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聲通也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倨

夷俟也應微不介意以應也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為謙抑之

詞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

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

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

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

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句黃帝治天下使民心一民

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

為其親殺其殺殺所界切滅也滅殺事親而民不非也舜

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不至乎孩兒三歲而始誰知辨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

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人各有心殺盜非殺不能無盜

至用刑殺而猶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人皆自私其種類而

吾所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其倡端各有倫類而迄今巧詐及于婦女婦女安知有儒

墨而氓婦能詩穆姜知易真可慨已○方以智曰作始有

倫而今乎婦女者世惟有好色而已孝何言哉歎其不余

語女三皇通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

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

儻於厲蠱之尾厲力蓋切毒蟲鮮規之獸無所柙制莫得安其性

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斃



蹙然立不安

哀至則哭不勉于哀也因其隆而隆之因其殺而殺之無所勉也哀樂因其自然則雖極哀樂而性不屈命不摧壽夭各盡其天年以此聽天下之治其仁天下也至矣唯無成心而一因乎自然則萬變而不渝其真日月以此保其自然之明山川以此養其自然之精四時以此順其自然之序無機無緘合而爲一大之體散而成萬有之章聖人亦因天因人因物而已自本無聖而惡自以爲聖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

孰熟通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好于論先王之道而明

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鈎用猶取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

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

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

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音鴝

逆水鳥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一本此化上無風字類自

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時方行道

不可壅也滯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

不出三月復見曰已得之矣烏鵲孺字而魚傅沫魚不交

沫之屬細要者化之屬有弟而兄啼唐順之曰鳥鵲孺卵生魚

沫之屬細要者化之屬有弟而兄啼唐順之曰鳥鵲孺卵生魚

弟而兄啼胎生佛  
所謂四生本此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  
能化人老子曰可止得之矣

皇治皇之天下帝治帝之天下王治王之天下皆蘧廬  
也時已去而欲止之懷蘧廬以爲安居變易人之性命  
而道壅不行惡足以及於化哉順其自然則物固各有  
性命雖五伯七雄之天下可使反于其樸蓋我與物皆  
因自然之化而生不自立爲人之標準風且爲我效化  
而無待於雌雄已往之陳迹其不足據爲必然久矣

莊子解卷十四終

莊子解卷十五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敵增注

外篇

刻意

此篇之說亦養生主大宗師緒餘之論而但得其迹耳  
莊子之學雖云我耦俱喪不以有涯之生殉無涯之知  
而所存之神照以天寓諸庸兩行而小大各得其逍遙  
懷之含之以有形象無形而持之以慎德不形而才自  
全淵涵而天地萬物不出其宗則所以密用其心者固  
以心死爲悲而此篇之指歸則嗇養精神爲干越之劔

蓋亦養生家之所謂煉己鑄劍龍吞虎吸鄙陋之教魏  
伯陽張平叔葛長庚之流以之亂生死之常而釋氏且  
訶之爲守尸鬼雖欲自別於導引而其末流亦且流爲  
鑪火彼家之妖妄固莊子所深鄙而不屑爲者也且其  
文詞軟美膚俗首尾結搆一若後世科場文字之局度  
以視內篇窮神寫生靈妙之文若厲與西施之懸絕外  
篇非莊子之書於此益驗矣其言膚淺合於俗目凡沈  
沒于時文者皆能解之故不爲釋

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  
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  
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  
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道引之術熊經如熊  
之攀樹鳥申如鳥之頸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  
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  
而閒不道引而壽道同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  
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句休言

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恬徒覽切與澹通平易恬惓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

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罷同疲虛無恬惓乃合

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

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

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吳有干溪出劍吳越之劍干將湛盧之屬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天倫謂與天爲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莊子解卷十五終

莊子解卷十六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譏

男敵增注

外篇

繕性

此篇與刻意之旨略同其言恬知交養爲有合於莊子之指而語多雜亂前後不相侔且其要歸不以軒冕爲志而歎有道之人不興而隱處則莊子雖非無其情而固不屑言此以自隘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假託也文亦滑熟不足觀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

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和乃德也

道理也理乃道也德無不容仁也和則無不容道無不理義也因其自

之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

順乎文禮也信實心也容體身也禮樂偏行不本於道德仁義忠信而談禮樂曰偏行文濫

于情也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彼自正也而使德則不

冒冒蒙也夫德固不以蒙人者也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刻意篇之五類士皆俗學也爲之者有迹可傳傳之者

有迹可學羣然道諛以相尚皆俗也非真也適然而無

所好之謂恬無所好則知之而不爲累是以恬養知也

知愈大則愈見天下之無可好而無不可適是以知養恬也故保其和以兼容順逆而各因其自然之理仁義忠信禮樂賅而存焉而皆其寄迹物至斯應不以心識之德蒙覆天下使出於一塗而礙其大通徒滋好惡之擾是恬知之交相養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戲同義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

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凜瀟散朴

過濼澆

離道以善險德

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

初生之念曰心因而別白可否是非曰心

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

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以己之德而使天下順之安之興其治化是亦以德冒

天下而德衰矣所謂德者心之所然非必天下之然也

心既生矣識益發矣不極乎文而不止文者人情之所

本無以滅質而溺心則人皆盡忘其初而從吾心之所

好是以知亂天下之恬惑亂之所以日滋也

絲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

有道之人何繇興乎世起爲君師世亦何繇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

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窟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

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  
 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  
 此同此謂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繇是觀之  
 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  
 之民

與上文不相為類其曰時命大謬又曰根深甯極而待  
 則林逋魏野之所不屑言而況莊子

莊子解卷十六終

莊子解卷十七

船山遺書四十一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外篇

秋水

此篇因逍遙遊齊物論而衍之推言天地萬物初無定質無定情擴其識量而會通之則皆無可據而不足以攬吾心之窟矣蓋物論之興始于小大之殊觀小者不知大大者不知小不知小則亦大其所大而不知大繇其有小大之見而有貴賤之分繇其有貴賤之分因而有然否是非之異繇其有小大之見因而有終始之規



繇其有終始之規因而有悅生惡死之情繇其有小大之見因而有精粗之別繇其有精粗之別因而有意言之繁於是而有所必爲有所必不爲以其所長憐其所短量有涯則分有所執時有礙則故有所滯彼我不相知而不能知其所不知乃至窮達失其守榮辱易其情辯言煩興而不循其本於內無主倒推於外殉物以喪己而不知達者之通一無不可寓之庸也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涇濁也涇水濁故借用兩涘渚崖之

閒不辨牛馬水面廣闊見之不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

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眦洋向若而嘆曰望野語有

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

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墟同夏蟲不可以語

於冰者篤於時也篤猶專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尾閭沃焦也春秋不變水旱不

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

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

在天地之間也不似曩空之在大澤乎曩音甞空音孔曩音石上小孔也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

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

焉卒盡也盡九州之人而合計之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

乎五帝之所連連相禪也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

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不似爾向

之自多於水乎

此初破小之不知大也不知大則自大其小自大其小

而識窮於大故初示之以大而使破小大以遊於大焉  
海之神謂之若者若有若無之謂不自有而後可以知  
大之無窮不然有其大以傲河之小又奚以愈於河伯  
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豪毫通北海若曰否

夫物句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分去聲得失之數曰分生死之

變曰終始故有因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

量無窮大知之去聲證臯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

止故占通遙而不悶不遠而迷也掇而察乎盈虛故得而不跂近可掇拾者不于目前跂望也

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

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說音悅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不知所知者不敵其所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未生之時無窮

已死亦然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

也繇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

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既破小以知大矣則將大其所大而小其所小乎不知

小不可圍而大亦未可恃也從近遠而計之則有量從

今昔之長短而計之則有時而量之外非無境也時之

前後非有極也是小與大皆囿于量之有涯而困於時

之有止其不可執大以爲大猶之乎不可執小以爲小

也執大以爲大而小其小乃不知所執之大而固亦小見見聞聞思慮之所不通如彼其無窮而所見之天地亦小矣未生以前既死以後前無可聞後無可知之綿邈如彼其無止也而所謂今古者亦旦夕矣故析豪末而至於無形更有小也小亦一量也地在天中天包地外渾然一球而既有內則必有外非可以量計也故能破小以知大者必破大之見而後小之見亡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情實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

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埤音孚郭也城外有郭故借爲粗字之用殷盛也故異

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

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

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

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

恩不害人人仁也動不為利不賤門隸不自貴以崇

義則義而非義貨財弗爭不多辭讓財弗爭讓也事焉不

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藉人力廉也不賤貪汙行

殊乎俗不求異而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創闢異說因不

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非為刑

則和光同塵而自非諂佞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

道人不以所聞者為道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謂約之適如其分○評曰極乎無形規乎不可圍而適如其分

夫小大無中止之量則小極於無形大極於不可圍雖

言之所窮而可以意揣知之可以意揣而知則言無形

而無形即其形矣言不可圍而即其圍矣是粗者粗而

精者未嘗不粗也以數測之則有形無形分矣可圍不

可圍辨矣若忘言忘意而又何精粗之有乎有精有粗

則將舍其粗而求其精故世之所謂小人者執近小以

為尊榮而不仁不義不讓不廉貪汙辟異佞諂營營焉

皆知粗而不知精其名為君子者刻意繕行以恩為仁



以自貴為義以辭為讓以不食力為廉異俗離眾以排  
 佞諂則知精而不知精之亦粗也若因乎分之所適然  
 合無形有形於一致齊可圍不可圍於同觀適然而然  
 言不立而意無所測泯精粗之見而又何小大之足云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

大倪猶分也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總一向下文以差觀以功觀以趣觀

皆以道觀之也皆以道觀之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情物

俗論皆在乎道者不自己謂隨人之所貴賤而貴賤之以差觀之許曰用物以偽為差等己無差等因

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邱山也則差數

睹矣評曰知其一致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

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評曰有此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

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評曰自然相非則趣操睹矣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繇

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為常也各有其時

不能強彼梁麗木大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

驥驂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鴟鵂夜

撮蚤日夜可以撮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

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蓋胡各切蓋通是未明天

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非治亂各因其時是猶師天而

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

門小大之家

大小無定量精粗無定形則貴賤亦不足以立矣然而

物之大者終不可謂之小貴者終不能賤之此必有所

自始疑乎必有端倪而後天下奉之以爲定分羣然守

之而信從不疑此物論之必然者也雖然亦奚有倪哉

天地萬物林立而各約其分不自爲大不自爲小不能  
自貴不欲自賤其所以有大小貴賤之云云者存乎人  
之觀之耳唯以道觀之並育於天地之中無貴賤也而  
以道觀者鮮矣以物之情觀之則各自貴其貴而異己  
者賤故魚鳥賤毛嬙麗姬而人貴之堯舜賤巧言令色  
而桀紂貴之唯己之意而貴賤倪矣人各有所貴而賤  
其所不貴則貴賤紛矣又其下者信耳以從人之好惡  
故譽堯者不知堯唯人之譽而貴之也非桀者不知桀  
唯人之毀而賤之也人倪之己因增長之而貴賤之壘  
堅矣若夫以道而觀者非但通於一以成純而兩行不

礙各得其逍遙也卽以差等觀之小者非必小以大視  
小而見其小大者非必大以小視大而見其大則知小  
者更有小者大者更有大者小無所終大無所竟是雖  
差等相形而有小大抑知其不可止量而無必然之貴  
賤矣卽以其爲功者觀之則當其爲功無物可無也當  
其不爲功則無物必於有也有此則可無彼而必有彼  
而後有此亦各約其分於所致功而有無不足辨矣抑  
繇人之所趣嚮而觀之則所嚮者其所然所背者其所  
非夏然葛而非裘而裘未嘗非也冬然裘而非葛而葛  
未嘗非也則天下無不然而無不非而是非不足辨矣

夫既大小有無是非之無定而從乎差類功能趣嚮以  
觀則又不妨大者自大小者自小貴者自貴賤者自賤  
各約其分而不必盡剷除之以明一致此大小貴賤之  
名所自立存乎觀之者耳觀之者因乎時而不執成心  
以為師則物論可齊而小大各得其逍遙矣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無大無小無粗無精無貴無賤則無不可自處

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

謂反衍乃交相反衍其術無拘而志與道大蹇拘則蹇何少何多是

謂謝施相代謝以報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執一則違道嚴乎若國之

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繇繇與通其無私福泛

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孰私有所承受而覆翼之承謂承先翼謂翼後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

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已成不可恃終者又始也一虛一滿不位

乎其形於形立位年不可舉年亦時也先舉而豫圖之時不可止不可已去而留

之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

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

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無為則無不可為因物之理物自化

夫貴賤無恆小大無定則天下皆恟恍昏瞶之宇且如

盲者之失杖無可措足而人之於世必有辭有受有趣

有舍將無所適從矣此必然不容已之疑也然貴賤者

相反而生者也多少者代謝而互馳者也則不可執一以爲可執一以爲不可明矣兼懷之無不可爲也無所承翼無可爲也死生有期而未生以前既死以後參萬歲於一純則今之所非前之所是今之所是後之所非時移勢易而是非然否亦相反相謝而因乎化化之已至物自化焉吾又惡得而不化也故無容以可爲不可爲疑坦然任運寓諸庸而無不得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非



於害而能免也薄猶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

我薄人之薄迫迫之也天者我之所以為我內

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之主也我為主人之所

以為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得天之躋

躋而屈伸躋躋通躋躋同躋躋舉步也屈伸動形也反要而語極

夫既無可為無不可為然則天下倒置之民為曾史為

桀跖俱無不可而何取於道此語窮而思反之疑也然

而道也者因理達權之本也無其本則理而非理權而

非權道則天之含萬有而不主一形者也明乎道者察

之甚精持之甚甯出之甚謹懷之於內而不洩而後可  
以外因乎人以順時而施不近名而為所可為不近刑

而爲所不可爲無成心以函天德然後踣躄屈伸皆位  
乎得此反要至極之語又豈冥行於可爲不可爲之途  
以自薄於水火寒暑虎狼之害哉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絡落

通一本  
作絡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

故智

也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天者自然之化人者因功趣差等而達權者也既已爲  
人不得而不人絡馬穿牛不容已則不已之無不可爲  
也而不以馬之宜絡遂絡其牛牛之須穿並穿其馬則  
雖人而不滅天天懷於內然後可以人寓於外非知自

然之理者不可與權所以小大無垠貴賤無等然非無  
定而不可不約於其分分者天也道之所自顯也此段  
七問七答以推剝於要極其於莊子之旨委曲詳辨至  
明切矣

夔憐虻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

目不動而至

目憐心

心不見

夔

謂虻曰吾以一足跖踔而行

跖同踔丑甚切踔

行無常貌

予無如矣

子無如猶言無如子者俗本作子謬

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虻曰不然子不

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虻謂蛇曰吾以眾

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

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

有形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

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

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鱸與踏同楚也列子鱸之以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

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心目二語不著疏解而其義自見

以己之有意人之有以己之無欲人之無是穿馬鼻絡

牛首之見也以己之然憐人之不然則且見人之然而

己不然因以伎人而思傷之此兩害之道以人滅天者

也萬物各自位其得有者不足伎無者不足憐小不羨

大大不鄙小唯知天知人者能反其真而不相害故風其愈矣以小不勝爲大勝故也目居逸而速於風心居隱而靈于目然處大勝之地而恃其精以賤天下之粗則心不如目之無所擇目不如風之無所見推而極之夔之一足蹠踣者亦甚自適也何也皆天也智故行名譽興而後以人滅天知道而反真以約於其分則無憐之情無求勝之心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繇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知時勢之適然則無求勝之心大小貴賤然否乃至成乎禍福皆動之必變時之必移無有恆也則于桀紂之世不冀堯舜之得而一聽之於化徐以俟之將自化焉故弦歌而匡圍解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  
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  
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汙音不不知

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

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埴

同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

瓮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持頤閉口也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

蟹與科斗還同顧也軒音下赤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

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  
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  
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  
蚤負山商鉅馳河也鉅音渠商鉅蟲名或曰馬螭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  
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  
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趾側買切蹈也無南無北爽然四解爽然猶釋然  
然猶釋然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



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

與未得國能擯一國之美又失其故行矣直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

逸而走張口貌

智不足以知天而知道則困於小而是非之辯興若公

孫龍者亦河伯之初見謂天下之美盡在己見海若而

自喪耳況可語無大無小無貴無賤無然無否之要極

與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筓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  
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  
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按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音淵鵩鵩子知之  
乎夫鵩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  
食練實竹實也非醴泉不飲於是鵩得腐鼠鵩雛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嚇音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曳尾塗中期以遠害而已視梁國如腐鼠豈直梁國爲  
腐鼠哉五帝所連三王所爭仁人所憂任士所勞亦猶

是也困於小者不知大慕於貴者不知賤量止於此則知盡於此以自大自貴而嚇人以故滅命以得殉名者之愚必至於此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全不知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讀而問我有我知之濠上也吾知

知之者知吾之非魚而知魚也惠子非莊子已知莊子是莊子非魚即可以知魚矣

困於小大貴賤然非之辨者彼我固不相知不相知則

欲以己之有憐物之無而人乃滅天夫知彼者豈必如  
彼而後知哉人自立于濠上魚自樂於水中以不相涉  
而始知之人自樂於陸魚自樂於水天也天者含萬化  
而未有極者也使自困於其量則人入水而憂沈溺且  
將憐魚之沈溺而奚以知其樂哉人之所賤魚之所貴  
人之所非魚之所然惠可以知莊莊可以知魚此天之  
不隱於人心者萬化通一之本也約之於其分而天人  
徹大小貴賤然與非之辨悉忘矣

莊子解卷十七終

莊子解卷十八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敵增註

外篇

至樂

莊子曰奚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言無暇也非以生不可  
悅死不可惡爲宗尤非以悅死惡生爲宗哀樂不入其  
中彼固有所存者在也老子曰吾有大患唯吾有身及  
吾無身吾何有患有者有身之見無者忘己以忘物也  
無患則生亦何不樂之有乎此篇之說以死爲大樂蓋  
異端褊劣之教多有然者而莊子尙不屑此此蓋學於

莊子解卷十一  
老莊掠其膚說生狂躁之心者所假託也文亦庸沓無生氣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  
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  
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  
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去聲形也  
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  
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老莊言無爲無欲初不與三家村積粟藏金噉烘肉燒

酒人說法此種文字讀之令人欲噦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忠言利于人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

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誣同

而皆曰樂者吾

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  
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甯故兩無爲  
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  
象乎萬物職職各效其能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  
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言不易得也

無爲僅以活身邪其陋至此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  
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槩音蓋橫察其  
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雜乎芑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  
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歷數諸不可樂者而以寢於巨室爲樂則又何以云至  
樂活身耶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

死而葬

黃帝之

所休

心于是乎息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

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亾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  
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



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隕  
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

聽化之及己是也。憚勞而以死爲南面王之樂，乃貧賤  
病苦忿恨求死者之所樂聞。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也？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  
言，上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褚衣包也綆短者不可以

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  
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  
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

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譎譎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人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此與人間世之旨略同名止於實義設於適可以全身

而免於過矣而未能及於心齊則亦鄉原之學耳此段與上下文不相屬故知外篇多雜纂之言

列子行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

撻同攀音牽取也取蓬枝

而指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

汝且養真以待

化予果歡乎

以生為樂

種有幾

幾一本作機

得水則為隘

隘音繼水中塵牽如

者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

蟻音煩水鳥也

生於陵屯則為陵

烏陵烏得鬱棲

鬱棲糞壤也

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糟其葉

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

鳩掇鳩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

乾音干

乾餘骨之沫為

斯彌斯彌為食醯

食醯蟻也

頤輅生乎食醯黃輓

輓音況一作輓生

乎九猷音猷督芮生乎腐蠃注螢也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

青甯羊奚草名根如蕪菁筭古筍字不筭久青甯生程注

越人呼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于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方以智曰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世間自有此

不必苦解呼豹為程及呼蟲為程也

萬物生大造之中生其死死其生化其化者皆非天地

之有心一其機之不容已者耳機之動也隨所發而可

則萬變而總不可知既為機之必出而必入則乘時而

觀化又何憂樂之有哉此篇之旨唯此段差為有意然

於出生入死而言機則亦老子動而愈出之旨而為陰

符經之畸見若莊子則以天鈞之運自然推移兼懷而  
好機緘者合成體而散成用始爲天人死生自均之分  
不以機之發動爲出入之倪也



莊子解卷十八終

莊子解卷十九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譏

男敵增注

外篇

達生

此篇於諸外篇中尤爲深至其於內篇養生主大宗師之說獨得其要歸蓋人之生也所勤勤于有事者立德也立教也立功也立名也治至於堯教至於孔而莊子猶以爲塵垢秕糠而無益於生使然則夷跖同歸於銷隕將縱欲賊物之凶人與飽食佚居醉生夢死之鄙夫亦各自遂其逍遙而又何事于知天見獨達生之情達

命之情持之以慎守之于默持不可持之靈臺爲爾勞  
勞哉唯此篇揭其綱宗于能移而相天然後見道之不  
可不知而守之不可不一則內篇所云者至此而後反  
要而語極也世之爲禪元之教者皆言生死矣元家專  
於言生以妄覬久其生而旣死以後則委之朽木敗草  
遊憐野土而不恤釋氏專于言死妄計其死之得果而  
方生之日疾趨死趣早已枯槁不靈而虛負其生唯此  
言能移而且言能移以相天則庶乎合幽明於一理通  
生死於一貫而所謂道者果生之情命之理不可失而  
勿守故曰內篇之旨於此反要而語極也子列子以下

則言其用功之要唯純氣凝精重內輕外不以心稽而  
開其天于靈臺雖雜引博喻而語脈自相貫通且其文  
詞沈邃足達微言雖或不出於莊子之手要得莊子之  
真者所述也外篇非一人之筆膚陋者與深醇者相櫛  
比而並列善讀者當自知取舍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益於生達命之情者不務

知之所無柰何雖知之而無可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評曰凡養之具皆外物也有生必先無離形神氣離形則死形不

離而死亡者有之矣生理已死亡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

止不可強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

免矣流俗皆見為不可不為則必為之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

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棄世謂不資于

物以養○評曰生氣不濁亂則生而不已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二句反棄事

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

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成體而為人成始則反天地之正形

精不虧是謂能移雖去此而自全于彼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助天之化理板

有清氣在兩閒以成化

此一篇之大指而以下則其用功之要也生之情者有

其生而不容已者也內篇曰則謂之不死奚益夫生必

有所以爲生而後賢于死特天下之務之者皆生之無以爲則不如無爲有生之情而奚容不有所爲耶命之情者天命我而爲人則固體天以爲命唯生死爲數之常然無可柰何者知而不足勞吾神至于本合于天而有事於天則所以立命而相天者有其在而我而爲獨志非無可柰何者也人之生也天合之而成乎人之體天未嘗去乎形之中也其散也形返于氣之實精返于氣之虛與未生而肇造夫生者合同一致仍可以聽大造之合而更爲始此所謂幽明始終無二理也惟於其生也欲養其形而資外物以養之勞形以求養形形不可

終養而適以勞其形則形既虧矣遺棄其精于不恤而  
疲役之以役於形而求養則精之虧又久矣若兩者能  
無喪焉則天地清醇之氣繇我而搏合迨其散而成始  
也清醇妙合于虛而上以益三光之明下以滋百昌之  
榮流風盪于兩閒生理集善氣以復合形體雖移清醇  
不改必且爲吉祥之所翕聚而大益於天下之生則其  
以贊天之化而垂於萬古施於六寓殺於萬象益莫大  
焉至人之所以亟養其生之主者此也外物之累顧之  
而近刑逆之而近名皆從事于末無有能與於天故達  
情者而不屑焉論至于此而後逍遙者非苟求適也養

生者非徒養其易謝之生也爲天下之大宗師而道無以加也此其爲說較之先儒所云死則散而全無者爲得生化之理而以勸勉斯人使依於道者爲有實讀莊子者略其曼衍尋其歸趣以證合乎大易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論語知生之旨實有取焉孔子許狂者以不忘其初其在斯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

上之高危危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評

生氣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

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一本無與夫奚足以至于先所自主

物二字

者曰先



是色而已

外見之色乃變化之糟粕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不為物所闕止

彼將處乎不淫

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

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

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惜

選作通

彼得全于酒而

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復

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

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繇此道也不開人之天

人自以為

性命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有德於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

天不忽于人民句幾乎以其真必慎閉之

物之所自造者氣也與彼更生者也散而成始者也物者氣之凝滯者也象貌聲色氣之餘也人之先合於天爲命之情者純而已矣無所凝滯更生而不窮不形於色而常清唯人之不達乎此淫于物而化於物則物之委形塊結于中以相雜憂患水火交相窒慄而純氣蕩則且化天之純氣爲頑鄙窒塞浮蕩以死之氣而賊天甚矣守其純氣棄世以正平得而不淫失而不傷藏身于天而身無非天形且與情同其純妙而爲德于生者

大矣夫人之雜氣一動開人之知巧果敢以閉天之純  
則其散而更生者害延不已于是攻戰殺戮之氣動於  
兩閒而天受其累故守之者不得不嚴而棄物者不得  
不若遺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

痾拘僂二音僂樓呂二音僂也

猶掇

之也

以竿粘之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

之學

五六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

厥概同一本作概段

也木卽杙也拘音劬立木也概株拘猶言斷樹樁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念無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凝蘇本其拘僂丈人之謂乎

此言守純氣之功也立人之命者氣本純也奚待於人之澄之使純哉然必守之嚴者物入而蕩之則失守而雜于物也夫物豈能閒吾之純氣乎形不靜而淫於物乃倚於物而止目止于色耳止于聲四支止於動作心止於好惡而不至於其受命之初所先處之宅要非物之能淫之也目動而之於色耳動而之於聲四支動而之於動作心動而之於好惡皆自造於所本無而求棲止焉唯形若槩株拘臂若槁木之枝則天地萬物羣炫

其色而棄之若亡然後氣不隨形以淫而可守雖然猶未易也物眾而我之受物者不一其牖各效其守而不相浹洽則靜於目者動于耳靜於耳目者動于支體靜於耳目支體者動于心知一方靜而一又搖此累丸之勢也唯以專持志以志凝神攝官骸於一靜而盡細其機以閉人之天則任物之至累之累之不安而又累之審之于微芒承受之地使協一於正平而不傾此密用之功至專至靜而後形可得全精可得復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平日未嘗見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

卻萬方陳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

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注賭注也殫與慳同其巧一也而有所

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此致知之功審于重輕之分而後志可定以凝神也其

要忘物而已舟猶車也淵猶陵也金猶瓦也均之無可

重者也無重無輕而但外皆輕然後吾之重者存斯以

志不分而形嘗靜形靜則大用出未見舟而便操之無

不可勝之物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

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拔音拂篲音遂竹帚也

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

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鞭其後羣羊皆

警則全而不偏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

飲不與民同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

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走也高門大家也懸簿懸

帷簿于門首小戶也如齊人之饜酒肉樓護之食侯鯖也

一日避患之甚遇高門懸簾皆亟趨走恐其墜而壓傷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

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雖壹其志以求累丸而不墜見物之輕而自重乃外物之相感無涯而不可測內情之動也忽生而不自知此單豹張毅之所以交傷也如牧羣羊於方逸驅其左右者不前也驅其右左者不前也鞭其後則旁出者順聽易矣夫人性之所近情之所安剛柔靜躁各有所偏繫雖迫欲棄世以復精必有一難忘之情牽曳不舍一念不息眾妄終莫能止此後者也于此而鞭之則他端皆就緒以冰釋矣釋氏牛過牕孺尾不能過之喻蓋出于此知此則累丸皆安而金注不涸矣



仲尼曰無入而藏苦鬱其志無出而陽外於物柴立其中央柴

同雖不藏不陽而立意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此其名為窮極生理以待

亡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

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牢筴系說

彘曰女奚惡死吾將三月犧女十日戒三日齊藉白

茅加女肩尻乎彫俎之上則女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

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得于豚楯之上聚僂之中豚音瑑柱衍切筴通楯通離

者謂以葦席裹尸也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

者何也

欲凝神而神困欲壹志而志勞其敝有三入而藏者單  
豹也出而陽者張毅也抑不然而子立其志以與物相  
拒若柴柵之不可拔而勞形怵神以與物相靡則內外  
交起而三者爲必窮之勢此累三累五之難也乃以要  
言之物之所以撓我之志搖我之神悴我之形使與俱  
化而淫焉或相持以爭而終爲物勝焉無他欲與利而  
已甘食悅色之不制而軒冕見榮以之爲重己固輕也  
有意以輕之而彼終不輕何也以食色之可悅而力卻  
之終見其可悅也以軒冕之可榮而力辭之終見其可

榮也故彘不受祝宗之說而不能脫彫俎之薦善棄世者知物之所自造一出于天各使歸其位而神自定無物也無己也何足去而又惡所取也則三者之窮自免矣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

諛音嘻詒音怡病而失魂自笑自言也

數日

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從公遊者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夫忿瀟之氣

瀟音觸結聚也

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

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

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句沈有履

濁默

竈有髻

髻音結竈

如神名赤衣 戸内之煩壤雷霆處之煩壤糞掃所積 東北方之下者

倍阿鮭蠶躍之倍音陪鮭音諧此當音 西北方之下者則

洪陽處之洪音逸 西北尤為水有罔象即螭 邱有峯一本

作山有夔獨脚 野有彷徨彷徨一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

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

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先聞之而後

養鳥之道 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

也于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神不凝者物動之見可欣而悅之猶易制者見可厭而

弗惡難矣見所未嘗見者弗怪而弗懼愈難矣乃心一

動而神不守且病其形夫物之所自造無一而非天天則非人見聞之可限矣而以其習見習聞爲欣爲厭爲怪皆心知之妄耳心知本無妄而可有妄則天下雖無妄而豈無妄乎使人終身未見豕則不知豕之可以悅口而且怪之矣知天下之無所不可有則委蛇之怪猶豕耳故神凝者不見天下之有可怪因不謂天下之無可怪霸者自霸怪者自怪志壹於霸則怪亦霸之徵也無所容其忿懣之氣而純氣周流浹洽于吾身出入中央舉無所滯怪不能傷而形全矣皇子已桓公諛詒之病亦鞭後之術也

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鬪曰未也方虛

橋而恃氣橋音喬恣也驕通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嚮景而即有應

敵之狀一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

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形不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

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既以鞭其後之道棄世而宅於正平凡夫可悅可惡可

怪可懼者無所撓其神矣而於以凝神猶未易也蓋神

者氣之神也而氣有動之性猶水有波之性水即無風

而波之性自在中虛則外見者盛故氣虛者其息必喘

無以定其能波之性則止水溢而波亦爲之興未可急

求其靜也急求之則又以心使氣氣盛而神易變守氣者徐之徐之以俟其內充而自不外溢內充則神安其宅外不溢則氣定而終不變舉天下可悅可惡可怪可懼者自望而反走純氣不待守而自守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縣同流沫四十里激成沫龜鼉

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于塘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

汨偕出齊臍通水之旋渦如臍也汨水滾出處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

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

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於水而安于水性也

安于水亦猶安于陵孟子

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養之從容而守之靜正則將不知其所以然而與物相  
順不知所以然而順乎物者此萬物之所終始而爲命  
之情也守之而乃順乎物之所自造則兩閒虛橋之氣  
斂於其所移以成始而兵刑之害氣永息於天下呂梁  
亦安流矣蓋嘗驗之天下治之已久則人耽于物之可  
悅而怪其所不常見于是忿懣之氣浮動於人心當其  
時攻戰殺戮之禍尚未動也已而懷忿懣者形謝而氣



返于虛以爲更生之始則忿惱之氣與化成形以胚胎  
于有生之初而兩閒乃繁有囂凌爭利狂奔樂禍之氣  
質以成乎乖忤之習無端而求無端而伎得而驕失而  
競而後攻戰殺戮之禍歟然以興而莫之能止迨乎消  
亡隕滅而希微之禍本猶延及於數百年之後以相續  
而復起然則有能達命之情不虧其形精以相天而守  
氣之純者其以養和平而貴天下之生清純之福吉祥  
所止垂及萬歲而不知所以然而然無功之功神人之  
相天而成化亦盛矣哉浮屠自私以利其果報固爲非  
道而先儒謂死則散而之無人無能與於性命之終始

則孳孳於善亦浮漚之起滅耳又何道之足貴而情欲之不可恣乎

梓慶削木為鐻音據樂器或曰鐘鼓之柎也見者驚猶鬼神郭象曰不似人所作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

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

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

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郭象曰無公朝

則企慕之絕矣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木取觀天性形軀

至矣然後成木之天成適見鐻然後加手焉確然見鐻于胸中然後加

手以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郭象

庄  
三

日因物之妙故疑是鬼神所作故按  
此則鬼神之妙亦因物付物而已

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之妙善用之則一技而疑於神  
合於天矣反要以語極唯用志不分而已若冰雪若處  
子者此也聖人懷之者此也顏子之坐忘而心齊此也  
壺子之未始出吾宗此也志者神之棲於氣以效動者  
也以志守氣氣斯正焉不然則氣動神隨而神疲於所  
驚故神無可持氣抑不可迫操齊以靜心志乃爲主而  
神氣莫不聽命矣夫人莫不有志而分以驚者其端百  
出而要不可越乎慶賞非譽一絲微望萬變攫心棄世者  
不待棄也冰雪其心壹于全形復精則自忘乎世不待

乘而自忘無有虧其形精者天自效靈而不知其然而然之妙自合

東郭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壯公以爲文

弗過也

文美也

使之鉤百而反

百陌通左傳曲踊三百鉤陌者鉤旋於陌上也

顏闔

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默也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此言持志者用功之候也靈臺者可持而不可持者也操之已蹙揣之已銳則心有涯而外物之隄杙相觸者無涯此馬力竭而必敗之勢也專于一者勿忘而已忘其所忘而不忘其所不忘綿綿若存而神氣自與志相

守疾徐之候自知之而自御之方有餘而精不竭此則善于用志者也

工倂旋而蓋規矩

曰旋顧視而中  
方圓過於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桎猶梏也  
為物所桎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

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事會至  
而自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此言持志凝神以守純氣精而又精之妙合乎自然也天之造物何嘗以心稽哉而規之窮于圓者圓之矩之窮于方者方之飛潛動植官骸枝葉靈妙而各適其體用無他神凝於虛一而不桎則無不盡其巧矣故不待

移而無不可移也更生而仍如其生也靈臺者天之在人中者也無所桎而與天同其化熟而又熟則精而又精化物者無所不適於以相天實有其無功之功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

賓同

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

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于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  
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  
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弟子  
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足以  
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  
罪焉扁子曰不然昔有鳥止于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  
以饗之奉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淨之  
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

歎孔也啓開也  
歎啓小見也

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鼃以車馬樂

鳩以鍾鼓也

鳩同

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引此以結正一篇之說謂其所言者甚易知甚易行而爲人性命之情所甚適猶太牢之悅口九韶之悅耳而天下皆止於物以養形役役於衽席飲食軒冕之中唯慶賞非譽鄉里州部之是殉則聞此篇之說必悲眩而不敢從知者其誰而言之者得無失養鳥之道乎忘言忘義寓於無竟自懷之而不爲世所驚亦可以已矣此亦隨說隨掃之義



莊子解卷十九終

莊子解卷二十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外篇

山木

引人閒世之旨而雜引以明之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

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

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評曰物物本自物我存以物之不名物物則

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

倫之傳則不然傳變也合則離成則毀見人相合則開之廉

則挫專則議卑汚者敗其節有為則虧不使為之賢則謀合謀

之不肖則欺欺其不知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

道德之鄉乎

爲善而近名才也爲惡而近刑不才也旣以皆不保其  
天年矣然近名者榮於湯武之世近刑者顯於桀紂之  
廷則亦因乎時命而可委之於天乃不知此所謂天者  
化迹之偶然而非天也天者物物者也物物者無適而  
不和無適而非中所謂緣督之經也處於才不才之間  
亦似督矣而非也才則非不才矣不才則非才矣見爲  
善而又戒心於近名見爲惡而始戒心於近刑兩俱不  
爲而兩俱爲之設機自遁里克之中立祈免自以爲免  
其能免乎以道德爲乘者才與不才善與惡名與刑皆  
物也非我所以物物也因其自然不見有名之可邀不

見有名之可避不見有刑之姑試而無傷不見有刑之  
不可嬰而思免譽訾得失安危生死物自推移而不以  
滑吾心吾行吾正焉耳此則不受人益而與天合也今  
夫天日耀之不加明雲翳之不加暗澤下而不陷山高  
而不偏喜怒恩怨生殺治亂物自物而不累其真豈復  
知有才知有不才知有才不才之閒乎虛室生白自為  
吉祥之止止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

尊賢句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句不然不免於患吾是

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于山

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

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胥疏與人相遠也然且不免於網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辟音僻殺也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

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剗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于無人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

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

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大方廣大之境也其生可樂其死

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

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自恃無則慢無

留居不滯而化而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

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

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入去大小望之而

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評曰

其實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拊循其人民見有于人

者憂身任天下之重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

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

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惛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

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

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自恃其賢則形倨守其道業以爲賢則留居以此求免於患而保其國則有欲不厭而以無人無財爲患三者皆立於崖岸以使人爭至者也德之不建徒標禮義以徇俗合則離之者至成則毀之者生挫之議之虧之謀之欺之者交起矣乘虛以遊於浩洋無際之宇望之者自不測其所至唯無心於安危利害之機則雖有兵刑亦因物物之而非有留滯倨憍之心人且視之爲虛舟飄瓦傷而不怨患奚從生焉足知緣督者非以智巧規避於才不才之間吾自建吾德也有天下亦然而已有



國亦然而已窮居困厄亦然而已唯物物而不物于物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

成上下之縣三月而成縣民樂于輸也上下之縣謂設架編鍾也縣音懸王子慶忌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不設奢聞

之既雕既琢復歸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若忘而不自信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舊注其法當似今之

緣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彊梁多力而悍者曲傅

賦之人而至此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無所而況

有大塗者乎

○從隨因三字義同

嬰物之怨忌者莫賦斂若矣而苟以浮游之道順物之自然則物樂聽之然則人閒世之甚險甚傾而固無險傾也唯設一意于心則設一機於外設一法以加諸人教之以雕琢物必以雕琢相報于是乎一人之雕琢不能勝天下之彊梁曲傅而人已交挫若無所設者人欲挫之而無從雖有斂取於人亦虛舟之觸也上因乎不得下取下因乎不得不與趨事效材而不知其所以然古之啟大塗以任物之往來者亦此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

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粉粉秩秩粉音分散飛貌秩音秩飛舒遲貌

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散飛若無斥埃而外

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

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以行故不免

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

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任道以流無所檢擇

郭象曰味然居得行而不名處隨所居而行不擇地以自處○管見曰德訛得明說

名故按此則當于居字絕句流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

行居處四字相對語意爽捷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不問至道所好者非所可好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

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杼音序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

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忌伐而不直畏竭而不甘亦不才而已純純常常者託

迹於不才而以全其才才全而德不形豈為不鳴之鴈

乎任道流行而不設一處以自名無才也無不才也無

才與不才之閒也化及鳥獸而才之全也又奚以尙無

已先去其才之見以保其和和之量已充為萬物之祖

以物物則大塗開而才不才抑無足言已

孔子問子桑扈曰扈與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

益散何歟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即假人之亡者也舊注林回或曰為

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泉布也謂為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

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

之將死真冷禹曰真冷字訛舊說其命二字之誤楊慎曰真冷卽丁圃汝戒之哉形

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

文以待形不求為文飾而有待於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待於己無

物於

以一人之天台一人且甯置千金之璧而不忍棄況以

萬物之祖率其自然緣其固然而物有能離之者乎以

其才治天下之不才以其不才需天下之才以才不才

之閒窺測天下而避就之皆待形而彰待物而應者也

聖人懷之而物莫能出其環中雖不相愛必不疎散以

相離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大布粗布也正縻係履而過魏王縻音繫結帶束衣以索穿履也

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

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

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

王長其閒王去聲長上聲王伯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

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

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

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遇昏主亂相之世奚止憊哉比干且以之剖心求逞其

能物必害之也非賢而不自賢者誰能免此賢不自賢

全身而已德固不可辭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焱氏之風焱音註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

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于人心犂謂牛之耕路曠然顏回端拱

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以不受天損愛己

而造哀也人不我益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

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因天而非回

曰敢問何謂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

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自然發泄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偕

猶言任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



以待天乎一委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一試

即通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天下之以名

顯好賢非吾命有在外者也命豈在外乎窮通之命則在君

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人之所利吾以故

曰鳥莫知於鵲也目之所不宐處不給視見不宐處

停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實口實也所攫之其畏人也而襲

諸人閒梁菓人社稷存焉爾所居守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

曰化其萬物死則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

其所始生死不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

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所為天之所命以人之不

能有天性也人所不能有之天乃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如其本體以往

偕逝者舉窮達生死而安之於天安之於命幾可以忘  
憂矣而知天之倪而不知其正則亦廣已造大而不能  
襲諸人閒其去造哀者無幾也其唯體逝乎化日逝而  
道日新各得其正此乃天之所以化也非但人事之變  
遷人生之修短在其搏運之中卽大化之已迹亦其用  
而非其體也得喪窮通吉凶生死人閒必有之事也吾  
不能不襲其閒而惡能損我之真正而待之時有已往  
有未來有現在隨順而正者恆正則逝而不喪其體卽

逝以爲體而與化爲體矣凶危死亡皆天體也有以體  
 之則一息未亡吾體不亂歌聲犁然當於人之心者與  
 天相禪無終無始生有涯而道不息正平而更生者未  
 嘗不可樂也故重言死非也輕言死亦非也純純常常  
 無始無卒逝而不與之偕人閒無不可襲天與人其能  
 損益之乎此段尤爲近理蓋得渾天之用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運寸也周圍也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盛大不遠飛目大不睹近人不知而褰裳躩步執彈而

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

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恍然曰噫

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殺機動割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

諱之阿禁挾彈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

何為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忘身觀于濁

水而迷于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

于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

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異鵲螳螂見利而忘害庸人之不免於人閒世者類然

莊周知害機之不可因相召而興捐彈反走則遠乎利

以遠害矣乃本無窺林取栗之情自信以往忘其為栗

林之樊而冥然忘身之入虞人固不相知而相諄勿足  
怪者然則率者情也而不緣形以物物則率情恃正而  
失正矣故惟正而待者若觀於清淵一碧泓然隱微俱  
鑒而無恃賢自任之心然後可以無入而不得其正虛  
室生白物無所致其疑則襲諸人閒皆其社稷而物莫  
能諄也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  
自美自美故人不以爲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自安於惡人必憐之吾  
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在

而不愛哉

惡者自見爲惡而人猶愛之若夫忘美忘惡則己且不  
知而人又何從施其愛憎以正而待者虛無所倚虛者  
天下之至正也見美惡焉則倚矣無倚則物物以爲物  
祖美惡皆受成焉人其能以美惡相加乎哀駘它之所  
以無人而不親也

莊子解卷二十終

莊子解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啟增註

外篇

田子方

此篇以忘言爲宗其要則齊物論照之以天者是也忘言者非可以有言而忘之也道大而言小道長而言短道圓而言方道流行而言止於所言一言不可以攝萬言萬言不可以定一言古言不可以爲今言此言不可以爲彼言所言者皆道之已成者也已成則逝矣道已逝而言猶守之故以自善則不適以治人則不服以教



人則不化其通古今合大小一彼此者固不可以言言者也事發于機機一發而不能再人鼓於氣氣已泄而不能張待之須臾而仍反於故則聊循斯須之情一用不再忘言以聽其消無不消者而以言留之以言激之於是得喪禍福交起以攫人心而莫之能勝皆執故吾以死其心之靈者也道日徂而吾已故吾且不存而況於言乎此交通之知莫見之形所以不忘而長存爲道之宗也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

無擇子方名

稱道數當故無擇稱

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

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以虛爲所緣而保合其真清而容物

清也虛也人而天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無擇何足

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儻然放失之貌召前立臣而

語之立乎前之左右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

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考索日子夏之後爲田子

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

谿工之不足爲子方師者唯其稱道之數當也當則所

不當者多矣至當者非可以稱道者也治病者以當於此者治彼則祇以殺人故言無不有當而無當其可以稱道窮之乎夫人之無道心之勃也氣之賊也唯達人之心者知其動而不可測也而動以窮則必反于靜達人之氣者知其迫而不可抑也而迫之極則必嚮於衰心靜氣衰而意已消矣不以爲然不長之以悖不以爲不然不激之以狂則其窮而必反者可必矣夫一動一靜一盛一衰之相乘而赴其節天之自然也虛清者通體皆天以天御人人自不能出其圓中聖知之言仁義之行自彼視之猶勺水之於洪流也夫有魏奚足爲累

哉有國而恃其聖知仁義以爲政教求其當而物乃不能容真乃不能葆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振拯通謙言救己之失

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諫人似其子道人似其父非果有父子之愛也成心立  
乎中執之若規矩之畫一騁之若龍虎之不可禦心死  
而氣溢則出言如哇耳目擊而道存者方目之擊道卽  
存乎所擊前乎目之已擊已逝矣後乎目之更擊則今  
之所擊者又逝矣氣無不遷機無不變念念相續而言  
新則隨目所擊而道卽存不啻斯須而通乎萬年何所  
執以爲當而諄諄以諫道人乎不待忘言而言自忘矣  
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瞠敕庚切音撐直視貌前望不及故然

夫

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

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

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

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

無成法可施人自順之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仲尼曰惡

音烏歎聲

可不察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

次之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取有目有

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日出則一切皆見有日人則一

無所見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

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念念相續

而不知其所終

薰然其成形

薰然芳草叢生貌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命不可預知 且以

是日徂

過去不留

吾終身與女

與字與論語吾無行而不與之與同

交一臂而失

之接于左右忽不見

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

著見也吾之著者有

所以著者在焉而汝僅于著求之

彼已盡矣

彼字指吾所而汝求之以為

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言也行也囚物而動者已無不可見又于此外求其不言而信不比而周

者妄矣○唐塘通肆市也驛馬市馬皆聚馬而非產馬之處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

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後之步非前之步今之趨非後之趨己之步趨且過去

而不仍乎故迹況夫子之步趨乎守其故處而不能移

以為允當則其心死矣夫道無不待而先成者故生死

皆非己也而欲規乎其前則且刻一日以自爲死期乎  
況能刻一日以爲吾之生耶故言也行也言道也見爲  
當者若可規乎前而爲之而時已逝矣事已變矣化已  
徂矣無可規矣天下本奔逸絕塵之天下而可以步趨  
死其心乎夫唯忘言者可言卮言日出而不以諫人如  
子道人如父知其交臂已失而無可諫無可道者也虛  
其心日生以待化之至而不昧如日在天不挽已墜之  
景以爲詰且之明而物自待之以比方斯則其不忘者  
也不忘者存而心恆不死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披髮而乾慤然似非人

慤然不動



貌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

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于獨也老聃曰吾遊

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而不能言辟音壁塞也嘗爲女議乎其將謂將生未生之際至陰肅肅

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

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

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

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

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

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

水生之蟲不疾易水不以易數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

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

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

塗知身貴于隸也隸賤役人以得免為幸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

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偃游也古之君子

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沟也沟食角切井一有水一無水曰沟此

言非水之自無自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

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

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  
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物之初固遺物也言之先遺言也行之先遺行也有所  
萌者無可規者也有所歸者非故吾也而其爲獨體也  
萬物合一而莫非獨故變而不失其大常得喪禍福待  
其至而後循斯須以應之才乃無窮而德不假修以是  
待物物將自依于其所化此之謂葆真以容物而忘言  
以存其不忘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

無爲莊  
子之學

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緩珮  
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  
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  
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  
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  
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  
乎

冠屨佩服皆步趨之迹也凡言凡行而見爲當者皆冠  
屨佩服也轉變而窮矣不死其心以不忘其大常有待  
以生心而無故吾夫乃可以不窮唯夫子之奔逸絕塵

爲能獨立於儒門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當其飯牛則斯須之用在於飯牛也靈臺虛而無所分於爵祿何有哉生死亦待化之自至而不規乎其前如日之待晝以東出於己無滯於物無逆不以有當之言攫人之心而人意自消舜之耕稼陶漁而天下就之也以此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

儻但二音舒閒貌

受揖不立

不佇立待命

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槃礴箕踞也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挾其成心以求當未當也而貌似神離多矣夫畫以肖神者為真迎心之新機而不用其故于物無不肖也此有道者所以異於循規矩倣龍虎喋喋多言以求當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者

也常釣也許曰寓於無竟非持其竿釣魚蓋別有所取於釣者也因之莫釣而常釣文王欲舉

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于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

人黑色而顛顛同乘駁馬而偏朱蹄一蹄偏赤號曰寓而政於

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

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常法不改偏令無出不特出一令三

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土喜植羣加後世長官

者不成德不自居成功缺斛不敢入於四竟缺庚同四竟外之商旅不自持斗斛

來一用文王之斗斛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同以國事為務缺斛不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

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

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

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且以動一時之人情

夫物豈有可循以治之者哉循吾之所謂當者是故吾耳非大常以應變者也循物之當者是求之於唐肆也交臂而已失之者也故善循者亦循其斯須而已斯須者物方生之機而吾以方生之念動之足以成其事而已足矣故使文王取臧丈人晉臣民而諄諄告之諫之若子而必拒道之若父而必玩託於夢徵於鬼人固前無此心而後無可忖翕然從之而拒玩之情消於無情故曰盡也且夫臧丈人之治亦循斯須而已人可羣則



羣之不樹君子以拒小人德可成則成之不私仁義以  
立功名因物情之平而適用不規規於黃鐘之度量以  
為庾斛其為道也可行而不可言可暫而不可執乃以  
該羣言而久道以成化文王欲以為師則猶丈人之故  
吾也故丈人遁去斯須者無可師者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

矢復沓沓徒合切音達疊也方矢復寓郭象曰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

於肘上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

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

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

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  
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  
有眴目之志

眴與瞬旬同黃絹切目搖也

爾於中也殆矣夫

執理爲言以斲乎當者是而不非得而不喪福而無禍  
而已矣皆自以爲發的之中也乃是非得失禍福之極  
致無踰於生死納之於生死之交則雖自謂用志不分  
若禦寇之射而伏地汗流矣且夫射者出死入生之技  
也非徒立一至當之的于生死不交之地以嘗試其巧  
而已也列禦寇之射可以中鵠而兩敵相臨之危甚於  
高山深淵之險生死一熒其衷於以中也未有不怵然

而失據者至人之神氣不變則四支百體之爲塵垢死  
生之爲晝夜有其大常無不可登之高無不可臨之深  
卽以之決死生於一矢而不見有己忘吾而不忘其所  
存奚待正其躬若象人哉蔑不中矣射在於不射言在  
於不言心無死趣循斯須以應物當其射也知射而已  
而後用志果不分而物莫能遁其園中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鼻間栩栩然無不平也子

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  
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

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

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

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說音稅

可美人不得濫色不盜人不得刦威不伏戲黃帝不得友

天子聖人不可齊等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

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

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凡與人者皆見己之有而以所有者與之乃所有者盡

於所與此諫人如子道人如父者之所以陋也得喪交

互於彼我而死生相反於無端因貴而貴用之因賤而

賤用之躑躅四顧審其斯須而循之已常泰然其有餘  
雖與而不損其日新之妙斯須者日夜無隙則亦惡有  
窮哉而固無有一至當者挾之以與人也則從我者不  
與之濫逆我者不受其刼宜其息之栩栩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  
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  
不足以存存繇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言齊死生存亡之極致也死生存亡齊而又何言之  
不忘文侯曰魏眞爲累魏豈能累文侯哉存一魏於心  
而魏乃累存一楚於心而楚且不足以存忘存忘亡而

後可以存存循斯須以待物之變而勿挾其當日新而  
不忘者存天下之險阻以消盜人不得劫而凡奚其亡  
凡君不見有亡也

莊子解卷二十一終

莊子解卷二十二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選

男啟增註

外篇

知北遊

此篇衍自然之旨其云觀天者卽天運篇六極五常而非有故之謂也言道者必有本根以爲持守而觀渾天之體渾淪一氣卽天卽物卽道則物自爲根而非有根物自爲道而非有道非有根者道之所自運非有道者根之所自立無根則無可爲無道則無可知故仁義禮徒爲駢枝以侈於性而道之自然者固不爲之損



益故知其無可知而知乃至於以入天地萬物而不窮  
則物無非道物無非根因天因物而已不為聖人之所  
斷所保者此耳斷之保之見本篇其說亦自大宗師來與內篇  
相為發明此則其顯言之也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弇之邱弇音焚隱弇起也而適遭

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

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何道之道猶言行之道也三問而

無為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

南登狐闕之上闕隙也狐闕狐窟也曰白而睹狂屈焉狂

狂意伸者為鬼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

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

而問焉

黃中央色帝中之主也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

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  
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女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  
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

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無物非道則抑無物爲道茫然四顧無一而非道則不

可指何者而爲道道無可知知不可以測道故無爲謂  
眞是也狂屈曰予知之則雖交臂且失而似有一恍惚  
之光與道相合非不是也而道扣不盡於此故但似之  
而已此釋氏所謂相分滅而見分未滅也若無思慮無  
處服無從道者爲可以體道則無思慮處服從道者固  
道矣有思有慮有處有服有從有道者又豈道外之有  
此耶皆求其可知可安可得而執小以爲大執短以爲  
長執無以爲有者故終不近也生死相貿新故相迭渾  
然一氣無根可歸則因時因化因物不言而照之以天  
又奚荅哉則又奚問哉問則已失之矣不知故問問故

不知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

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

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今一本與彼

百化物已生死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

存扁音匾門戶封署也扁然各位其所之意神明之至精

皆備而存者與百化之死生方圓皆無根之可知也而扁然雜著六合為巨未離其內有內則秋毫為小待之成體

更有至微者秋毫相積以成體非小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無故迹陰

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

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無根以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之不言四時之不議萬物之不說非不言不議不說也不能言不能議不能說也不能言不能議不能說者無可言無可議無可說也今一動物於此使自說其目何以視耳何以聽一植物于此使說其華何以榮實何以成其可說乎有形者且爾況天地四時乎然而自古固存之大常人固見爲美見爲法見爲理而得序則存者存于其無待存也神者神於其無有形也意者其有本根乎而固無根也孰運行是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沈浮以遊日新而不用其故何根之有哉名之曰本根而實無本無根不得已而謂爲本根耳故不言之教庶

幾乎近之不言之教無教也聖人不知而萬物惡從知之故唯知無本無根而沈浮不故者乃可許之觀天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至攝

女知一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為女美道將為女居評曰女

為美為居女瞳焉如新生之犢瞳讀如創丑絳而無求其

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媒讀如無心

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既知無求其故矣則齧缺之言亦故而不足存矣正形

一視攝知一度皆以無思無慮為知者也是猶可與謀

者也忘言忘義天和在己而何待其至哉齧缺所以寐而不欲終聽之

舜問乎丞曰輔弼凝丞之丞道可得而有乎曰女身非女有也女

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

委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氣和則生性命非女有是

天地之委順也順理為性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之相禪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

也陽中動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以為有道而可知可為者惟見有身也見有身而欲翹然於萬物之上則煦煦以為仁嶽嶽以為義賓賓以為



禮而柴立乎天地之間夫唯知身非己有則化身爲天而行乎其不得不行恩萬物而非仁裁萬物而非義三萬物而非禮天之彊陽所動胥與動而不持以爲故斯以觀天而合其和也夫行之所往處之所持食之知味皆彊陽之氣所沈浮而我何與知況進此而可有爲道之本根者乎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女齊戒澹澹而心澡雪而精神摛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女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倫生于無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

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

者四枝彊邀猶遇也思慮恂達恂相倫切順也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

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

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

人以斷之矣斷徒亂切絕棄之也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

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

也魏巍同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許曰君子之道

仁義禮皆外益之非其固然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許曰此乃內也

精神生於道道無也精神有也然則精神之所自生無

所以然之根而一因乎自然之動自然者即謂之道非

果有道也道生神神生精精乃生形形乃相禪而生物則生物之原四累之下也超四累而尋其上無迹也四達皇皇萬化自營于不容已天欲不高地欲不厚日月欲不行萬物欲不昌而皆不可得淵藏廣運而終始循環以不窮爲君子者乃欲於四累之下求本求根而測其所以然則困於道之中必躍於道之外矣自然者之無所以然久矣自然者有自然而然之謂而所自者在精神未生之上不可名言而姑字之曰道乃形物既成之後此道亦未嘗暫舍而非根本枝葉各爲一體爲君子者乃求所以然而自外于大方豈有當乎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陰陽之屈伸為鬼神直處于天地

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暗醜音

音愛聚氣貌郭象曰直聚氣也。按字書醜醜聚氣也又音倚梅漿也毳聚氣是虛空之氣偶聚梅漿是酸鬱之氣

所聚俱可釋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

之是非句果疏有理木實曰果草實曰蔬人倫雖難雖難盡其理所以相

齒亦猶是少長之差耳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

也調和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

之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待生者也

必出以生油然溲然莫不入焉溲清潔也極其光華清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殓隳其天衾囊

曰發衣囊曰袞天發之袞之使為人釋氏所謂紛乎宛

皮囊也死則解而隳矣知此則不足為悲哀  
紛散貌宛  
留戀也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

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

論也雖知之論之而不能於死之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欲求道之所以然者必於身乎體之君子之道務此而

已游其心以觀天而泝之乎精神之所自生媒媒晦晦

而莫知所謂則此身亦未見其果為吾有也止中國之

一人而已矣我猶人也人猶我也乃至飛潛動植山谷

川流亦猶是也而偶爾為人於中國自其精神之躁動

而言則爲彊梁之氣自其形體之蘊結而言則爲暗醜之物自天地之長久而言則須臾之化而已須臾之爲薪已窮于指大力者負之而他趨於是而天歿解焉天袞隳焉則是非得喪與暗醜之物相隨以往所以然之故又可得乎身已往矣中國自有人也人不盡于身而身奚足以盡人倫之理耶前乎生而有无形之形後乎生而有形之无形此豈難知者哉人具知之人具論之而論之無益也塞默而遇之將反之宗卽今日而在焉其爲得也得天也得天者得其自然也斷之保之知不待掊擊而自無所庸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

郭子曰期而後可必有所指正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

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

溺溺泥也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質本

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郭象曰豨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

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以之所在而每況之于下賤則明道之不逃于物也必矣女

唯莫必無乎逃物無必然之見則知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言其周徧咸則大矣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

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寥廓也無往焉而不知

其所至不日往而日無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閱馮音憑盛也閱大也大知入焉而不知

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

所際非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無際以為際謂盈虛衰

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

彼為積散非積散也際皆非際

道無可期也期而以為可者期之於盈虛衰殺之際見

為本見為末以遞相生見為積散以互相成而已而皆

有形有物判然一際之小大始終曾是足以為崖為

為門而窮道之際哉道唯無際故可各成一際道惟無



在故可隨在而在無在無不在其際莫窮乃於其中隨指一物而自然之理不遺期之於螻蟻猶有知也期之於稊稗猶有生也期之於瓦甓猶有用也期之於屎溺則用亦廢而行乎其不容已自然而然者愈與道親也括天下之有知無知有情無情有質無質有材無材道無所不在生無自而生死無自而死盈無自而盈虛無自而虛周徧咸皆自然自然皆道也而尙何期乎唯無所以然者爲之根本故也

阿荷甘

阿荷音

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暝

阿荷甘日中多戶而入

多昌者切推門也

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

擁杖而起，噉然放杖而笑。噉音剝，笑聲。曰：天知予僻陋慢訞。訞音

夷誕也。故弃予而死矣。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

夫弇冏弔聞之。弇音岡，龍也。何荷甘。弇冏弔皆禹為人名。曰：夫體道者天下之

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豪毫同，萬分未得處一焉而

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不知冥冥乃昭曠。

夫藏言以死而謂之冥冥者，人以其視聽之皆捐而謂

冥冥耳。天殺既解，天袞既墮，過而不守，偶應而不留，以

返乎無門無房之四達，則昭昭之至矣。以加而何冥冥

也？言之不藏，名為體道。天下之君子所自繫縛以守為

道者此耳其於道豈能盡其萬分秋豪之一哉則冥冥也孰甚真體道者生猶是也死猶是也隱几晝瞑慢施於道論則雖與中國爲人亦遭之以不違而已未嘗不冥冥未嘗不昭昭也故欲體道者唯藏之爲幾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無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

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  
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  
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  
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  
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身在外矣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  
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

虛

崑崙地之極高處過  
乎崑崙則大虛矣

泰清也無窮也無爲也無始也皆不得已而爲之名也  
觀其形似泰清也流觀其際之不際無窮也無窮者不  
可勝爲無爲也究其所從則無始也互相求其根本而

不可得無根而欲以言論相詰問不知道矣因而答之  
貴賤約散其類充塞而欲知其數愈不知道矣道亦不  
得已之辭也實則非有所謂道也自然無始而泰清無  
爲而自無窮螻蟻稊稗瓦甓屎溺皆泰清也無貴無賤  
無約無散周徧咸於大方而不可以言盡遭之而卽是  
奚問奚答哉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  
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  
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無有矣而未  
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光曜者無有中之幻影也熟視之而窅然空然矣光曜亦何託哉知生于虛而知已失虛知有窮而虛無窮能體虛者無知也言不待藏而自忘言矣光曜無根也乃欲以無有爲根而無有不可以爲根則知固無所託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反光曜以歸無有冥冥無知而離道不遠矣

大馬之捶鉤者

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魏之閒謂鍛爲捶鉤舊注劔名

年八十矣而

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帶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欲知道者欲用之耳其知愈雜其用愈侈而不知其守  
愈亂得其用者鮮矣至人於道有守而無知知之而不  
用用之而不分則合萬變周徧咸而無異知無異用唯  
不求知以假於用故合乎天而爲萬用之資其守也過  
乎崑崙遊乎太虛渾然淵然物何足以勞其視哉不視  
矣又何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  
夫子曰可古猶今也前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  
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不思則與神遇今之昧然也

且又爲不神者求耶思則倚於形而失神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

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末應矣不以

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

生者物耶豈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

也猶其有物也無已非先有之物欲出乃生之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非先立一愛之心物至而愛之耳

爲根本之論以求知道者必推而上之至于未有天地

之先爲有所以然者爲萬有之本此其昧也惟滯於不

神之形而於物求之然則未有子孫之日索之當前其

爲子孫者安在乎子孫必有待而生則未有待之口無



其必然之根本明矣故今日者無窮之大始而今日非  
有以爲無窮之始則無始也明矣無先天地而有之物  
未有者不得以物物之然而終可有物以是推之聖人  
不先立愛人之心而愛自無已遭而不違偶而應之可  
云仁之始可云化之始而實非始也於生而死之於死  
而生之以爲生死死生之本昧孰甚焉之說也乍聞之  
而心開徐思之而又不審何也思之索之終以爲有所  
以者爲之本也故無思無慮乃近乎自然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

而外不化內無主而與物化者化外一不化者也內不安化

安不化內外化則安與之相靡靡猶摩也謂自必與之莫多

莫多謂不增益之無所增益則不化然相靡而化狝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

武之室愈有則愈小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

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

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泉壤與使

我欣然而樂與雖此亦將迎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

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

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

固人之所不免也人自然有所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

欲盡知之而盡能之必不可得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

所知則淺矣

有所知因欲以槩天下

天地萬物莫不因乎自然生死得失周徧咸而往來相

易則過去者不可逐之以流未來者不可豫徼其至至

人知此無所用其將迎而待其相遭則與之不違亦將

也送之以往也亦迎也虛中而俟也物與己兩無所益

無所益復何傷乎夫已往未來不可知也雖聖人不能

知無可用其能也雖聖人不能能無所以然之故則知

能固有必窮矣取所知之一端立以爲根則適以自隘

圍降而圃圃降而宮宮降而室日趨於隘下而爲君子

爲儒墨之師則室中一隙之光已耳執一隙之光爲所以然之本舉此外來不能禦去不能止者萬變無所逃之哀樂而以一隙之知能齊之天下之紜紜者所以可悲也此篇極論自然之理括古今一生死浩汗無極而此段要歸於無將無迎去言去爲以物物而不窮則內之不化者實有其不際之際蓋宅心之要術非但放言已也

莊子解卷二十一終

莊子解卷二十三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敵增注

雜篇

雜云者博引而泛記之謂故自庚桑楚寓言天下而外每段自爲一義而不相屬非若內篇之首尾一致雖重詞廣喻而脈絡相因也外篇文義雖相屬而多浮蔓卑隘之說雜篇言雖不純而微至之語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蓋內篇皆解悟之餘暢發其博大輕微之致而所從入者未之及則學莊子之學者必於雜篇取其精蘊誠內篇之歸趣也若讓王以下四篇自蘇子瞻以來人

辨其爲贗作觀其文詞粗鄙狠戾真所謂息以喉而出  
言若哇者讓王稱卞隨務光惡湯而自殺徇名輕生乃  
莊子之所大哀者蓋於陵仲子之流忿戾之鄙夫所作  
後人因莊子有卻聘之事而附入之說劍則戰國遊士  
逞舌辯以撩虎求榮之唾餘漁父盜跖則妬婦詈市瘞  
犬狂吠之惡聲列之篇中如蟻蚋之與蘇合不辨而自  
明故俱不釋乃小夫下士偏喜其鄙猥而嗜之腐鼠之  
嚇不亦宜乎抑考莊子所稱古人若瞿鵠長梧王骀無  
趾之類固不必有其人而所言堯舜孔顏抑必因時之  
所值事之可有外篇稱莊子見魯哀公及盜跖篇謂孔

子遇柳下惠託辭不經相去百年之外謬爲牽合或真以盜跖爲柳下之兄雖不足辨論而亦可爲道聽塗說竊莊子之殘瀋以爲談柄者之爛鑿也

### 庚桑楚

此篇之旨籠罩極大齊物論所謂休之以天均也南榮越之所以不化者唯見有己因見有人人與己相持于仁義兩相構而思慮日營雖聞道固不能以化其心若夫天均者運而相爲圓轉者也則生死移而彼我移矣於其未移而此爲我彼爲人及其已移而彼又爲此此又爲彼因其所移而自我以外所見無非人者操彼此



之券而勞費不可勝言苟能知移者之無彼是則籠天下於大園之中任其所旋轉而無彼是之辨以同乎天和則我卽人也我卽天也不爽其兒子之和又何待全形而形無不全何待抱生而生無不抱矣故思慮者不可以隱忍禁制而息者也朝徹之見與天均而合體則食乎地樂乎天與宇俱實與宙俱長宇泰以養天光不待息而自息此衛生之經以忘生爲大用也莊子之旨於此篇而盡揭以示人所謂忘小大之辨者此也所謂照之以天者此也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也所謂自其同者此也所謂目無全牛者此也所謂知天之所

爲者此也所謂未始出吾宗者此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  
居鞅掌之爲使

鞅掌但習勞役者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

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  
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

竊焉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杓音標斗柄第一星遍指

十二方以爲標準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

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鱮爲之制

還音旋鯢大魚似鮎此指小魚應即

鮎也制猶據霸之意

步仞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

詳謂憑以爲妖○評曰言無小無大皆可以得所欲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

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

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

介音戛倏也特也

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碭與蕩通

故鳥獸不厭高魚

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且夫二子者也

堯舜

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

垣墻而植蓬蒿也

郭象曰將令後世安行穿鑿而植穢亂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

炊郭象曰理錐刀之末也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

有殺父臣有殺君

殺音弑

正晝爲盜日中穴阨

阨音裴丕二音牆也

吾

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去賢能善利以藏身而全形亦可謂偏得老聃之道矣

而以衛生爲經則見有其生而衛之有其生則有己有

己則有人我耦未喪而離山失水之爲患網罟蠓蟻之

爲憂則固未足以語至人之德也畏仁義之愁我身而

欲逃之愈逃之而人愈就之固宜畏壘之人竊竊然欲

俎豆之也

南榮越

越長魚切庚桑弟子也

蹙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

思慮營營若此者口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

物有形目亦有形目見物而不能自見其

目是亦盲也

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物有形耳亦有形耳

亦有形耳聞物而不能自聞其耳是亦聾也

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

不能自得

物有形心亦有形心得物之理而不能自得其心是亦狂也

形之與形亦辟

矣

上形字在物之形也下形字在己之形也辟與譬同猶言均是而無異也

而物或閒之邪欲

相求而不能相得豈非物或聞之耶何以今謂越曰至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雖勉強欲知而但能

聽之而已庚桑子曰辭盡矣曰既而奔蜂不能化藿蠋奔

終不會心化螟蛉化小蟲耳大遂不能化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故能矣雞有二種越雞小魯雞大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

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見老子

欲自化以化物者必視乎其才故曰有聖人之才而無

聖人之道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道不足以擴其

才猶才不必其當於道也所謂才者與有實而無乎處

之字有長而無本標之宙相為周徧始終而靈臺能以  
 不持持之然後真為巨才也徹乎不際之際而抱之於  
 一以為衛生之經道也天光之發才也庚桑楚以高深  
 為藏身之固亦勉聞以守聖人之道而已思慮之營營  
 以全形抱生之道禁制之不使復生正南榮趯之所患  
 固不足以化之

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

羸音盈擔負也七日七夜寓七日來復之意

至老子之所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

偕來之眾也

郭象曰挾三言而來故也

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

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

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舊注朱愚猶顛愚按字書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

朱木身也猶木訥之木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

乎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

若眉曉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若汝也規規 若喪父母竭竿而求諸海也若猶如也失其

就圓之意 汝亡人哉如進退之人 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繇入

可憐哉

天下而既有人矣而安能使之無人天下之人眾矣而

安能使之少惟往來於靈臺與之偕而不舍則宇不泰



天光不發卽發矣而固不恆然庚桑楚病堯舜之偕人  
以來而簡髮不勝簡數米不勝數矣乃其於畏壘之人  
南面而不釋然則欲卻之勿偕而終不相舍其才小也  
靈臺愈持而愈不可持亦奚愈乎內見有身而非卽人  
則愁不釋外見有人而非卽身則愁亦不釋才不通乎  
其大故反性情而無繇入生不可衛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

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孰孰通問其熟否鬱鬱乎然而其中津

津乎猶有惡也灑濯未熟而猶有惡形容其自愁情狀夫外鞮者

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鞮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鞮胡故切刀鞘

也取藏而不見之意捉謂求得之也撻虔蹇二音閉也繆  
猶網繆之繆○評曰內撻則不畏外之繁外撻則不虞其  
繆內之  
外內撻者道德不能持評曰志一而況放道而行者  
乎評曰放道而行者自與道相忘○致  
按此段評解與舊註迥異玩解自明

不見有人不見有己則思慮之營營自息此非道德之  
所可恃也以道德持之勉聞而受於耳耳達之心而靈  
臺不能自達衛生之經所以不給於聖人之德也才限  
之也不見有己而物之繁以相撻者不已則勿求之外  
而內撻以忘己則自不與之偕不見有人而已之繆以  
自束者不釋則勿求之內而外撻以忘人則自無可偕  
者此非勉聞之道德所可禁制存乎己之持與不持者

而已然尚未足語於放道而行者也放道而行者吾即道也吾即天也吾即人也弗待鞿也弗待捷也天下之繁皆吾推移之所必徹吾心之繆以天下解之而無所結則無見惡而不容灑濯才之巨者一恆而已矣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知病之為病其心未迷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

病也楚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

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

不億未來能已乎

不追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

無待而行能侗然乎

知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喘不頽

嗥長哭也喘音益咽通頽沙去聲聲破也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挽以捏二音捻聚也共其德也共拱同自抱生

理終日視而目不瞋瞋音舜目數搖也俗字作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

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委蛇音透迤是衛生之

經已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

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

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條

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放道而行者非但以衛生也非以是為經也而衛生之

經亦不越乎是生非生也生不容衛者也形精不虧以

反其宗則不為天損者不損夫天治不期于堯舜而亂

不流于殺盜斯須之生亦不得不循而衛之惟無衛之  
之心而衛乃至哉故一而勿失知吉凶而不待以心稽  
往而翛然已而侗然以求諸己皆衛生也兒子何知衛  
生哉而生無不衛至於兒子而後其生也以天樂以地  
食不可但名爲衛生之經矣此道之所放順化而放焉  
者也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自然不兒  
假學

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唯兒子者爲近於天均唯兒子者乘化之新而未遠乎

其恆唯兒子者與物交樂天之樂交食地之食唯兒子者初移于是而未大離于彼未有冰而不待解未有凍而不待釋純精而含可以相天之道能全是者生無不衛初非以是爲經而衛其生也若夫見有人見有物見有利害而不怪不謀不事以蘄免於禍福則猶庚桑楚全形抱生止思慮以衛生之術而已惡足以擬至德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見其猶人耳而不知其

天人有修者乃今有恆人能修此乃可爲今之有恆者有恆者人舍之天

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曰出則天子處

則天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學其所不能學方謂之學者下二句同義行者行

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

知至矣乎於定若有不即是者天均敗之不然者備物以

將形形中之藏物無不藏不虞以生心萬化未始有極俱

敬中以達彼持之以慎若是而萬惡至者惡謂不皆天也

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滑成謂亂其不可內於靈臺內同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宇固無不泰也無不定也堯舜治之而上下四旁猶是

也殺盜亂之而上下四旁猶是也故可移不泰者而恆

於泰移不定者而恆於定修此者擴其靈臺如宇而泰

定亦如之矣何也靈臺者故合宇於臺以爲靈者也宇

之中自有天光焉臺之中自有靈焉不際之際物無不  
備不虞無不藏彼無不達化自移而宇自恆卽于其中  
光自徹乎無門無旁之中而四映舉凡不能知之萬惡  
出沒於天光之中而不眩天均移而成固不滑矣奚學  
哉奚行哉奚辯哉默與天均同運而不觸之以敗至人  
之德於此而至矣非直以衛生已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所

謂天均敗之也所謂滑成也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

見天之謂誠誠己之謂成 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人而已

宇宙一



均者自然不息之運也均如其恆而不桎則物自成甕者成其甕在者成其在無有滑之者也莫知其所以然而固誠然而不妄天光內燭而見之矣若夫據爲有定之業而不舍故以趨新則均滯不行發不當而所爲屢失唯不見其誠而妄發必爲均之所敗矣夫爲不善者誅之有人誅之有鬼己何與焉卽自我誅之亦人鬼誅之也何也己者人鬼之所移也明乎人明乎鬼者何己非人何己非鬼何人非己何鬼非己行乎其不得行則萬惡之中逍遙以遊而不能滑互四方徹上下唯其所行是之謂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符也券內者外之所寓皆與券外者

志乎期費舍其內而求符於外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萬

而葆光聖人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賈人賈百貨以待人之無名也

亮其跂猶之魁狀劉辰翁曰跂而立者人見其魁狀而真魁狀者不跂也○跂而為魁狀之狀形

容券外者與物窮者物入焉詳曰無物曰窮○按無與物殆盡矣

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者隨物且去之謂券外者苦其身以期費是不能

自容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誦曰全其身兵莫憐于志

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

之心則使之也盡人者必召陰陽之害以志憐於鏌鋣

以天光燭天均則無非內也移而之於人亦內也蟲肝

鼠臂夢而爲蜨亦內也無不與我而合符者也業入而  
不舍則惡至而以外之繁成內之繆天均敗之器皆苦  
窳物盡爲碍已亦愁傷而皆外矣乃以求符合於外而  
期于費以相賣有人而身不容有身而人不容陰陽皆  
適以相賊猶自以爲能持其靈臺此南榮越所以與人  
偕來而自相寇也夫物無非內安事求券於外以天光  
照之質且不立名何從起隨移而宇恆泰定天均之休  
無有不樂雖有萬惡之至非其自召何患之有哉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其分者成與毀且成毀分通者不分

所以惡乎分者

其分也以備

備謂挾其所有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有以備謂挾成心以

物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券外而出不反其真所見無非出

而得是謂得死白謂有得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形已滅矣

至死不釋其為有實者非實也與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定矣評曰無成則無毀象猶老子執出無本評曰心無

入無竅評曰不有實而無乎處評曰皆實而有長而無乎

本剽評曰綿綿如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評曰其實乃此

所謂有實者真有實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評曰六有

長而無本剽者宙也評曰萬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

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

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凡有者皆不能以有為有人不能

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

聖人之無有一無有  
天門之無有

聖人藏乎是

從天均而視之參萬歲而合於一宙周徧咸乎六寓而合於一宇則今之有我於此者斯須而已斯須者可循而不可持者也循之則屢移而自不失其恆持之則所不容者多而陰陽皆賊矣知其爲天均而道固通於一

一則無分無分則無成毀無成毀則不虞之生萬惡之至皆順之以天無所庸其豫備也物不勝備而備者以無有爲有無往而不與鬼同趣以適得死地聖人知此之爲心使而自賊則所藏者恆自泰也恆自定也有形者斯須之形無形者恆也無形則人已兩無可立之名

已無可立而不挾所以然之理以出人無可立則渾然一體而不開竅以受其入字則無可分畛之處矣宙則前無本而後非剽矣六合一我之必遊者也萬歲一我之必至者也反乎無有而生死出入不爽其恆均運焉耳以此爲藏則以不際爲際而斯須各得天且樂得以運乎均是謂相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旣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爲友此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

離騷曰昭屈著景楚之王族

戴也

戴謂所從出之宗

甲氏也著封也

某甲某氏以所封之國邑爲號

非一也

見

非一也

此言至人之所藏與其所修合一而序相因也以一物

之始終一期之生死而言則首尻合爲一體因而守者

斯須之循也以本無而幻有者反於無以歸真言之則

善生以善死也以未始有生未始有死唯天均之運而

我不受其敗言之則恆于泰定之光也惟其泰定斯以

善生善生以善死則斯須可循而循之耳藏之者其至

也修之者所從至之次也初無異道次序言之至於三

耳

有生黷也

黷乙減切黑痕也。評曰：生乃太白之一點耳。

披然曰移是

評曰：離披化去移此

而之披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評曰：既言是矣。何從豫言之。

雖然不可知者

也

評曰：言其不可知者爾。

臘者之有脆胘可散而不可散也

評曰：雖移而固

有不移者。按：臘牛百葉肚胘足指毛肉也。臘臘祭也。秦以三戊祭為臘。左傳：虞不臘矣。臘秦始建而自古稱之也。

舊說：加臘祭者分臘與胘於俎上。是

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

偃屏廁溲

為是舉移是

任其所化雖至賤

請嘗

言移是以生為本

評曰：此生死不離之本。致按：此如釋書之所謂無明八識心王生生不

滅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

以名名物以實

歸因以己為質

據所知

使人以為己節

為之裁限

因以死



償節

執其是非以為必守之節老流不變以為必守之

若然者以用為知

用於世以

不用為愚

以顯晦分知愚

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徹通也以窮通分榮辱生

移是

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評曰移是而執今日之生以自命為人不知與

物無異○故按蜩與鸞鳩其小同也其笑鯢鵬同也今之

為人者與之同是

之賦則鯢鵬亦物化耳而况蜩鸞

論至此而盡抉其藏以警相求而不得者使從大夢而

得寤盡化其賢能善利之心而休之於天均以不虧其

形精而相天也此巨才之化天光之發而莊子之學盡

於此矣生於天均之運埏埴為甕為缶之委形者於太

虛純白之中而成乎形象亦白練之點緇而已其賦也

漸久而渝則離披而解散天弢解天袞墮非滅也滅者  
必有所歸移此而之彼彼又據爲此矣所移者未有定  
而要以所移爲此觀室者無不可觀觀化者無不可化  
寢可居廟可祭偃亦可御則彈也雞也鼠肝蟲臂也皆  
吾所必周徧咸觀以移焉而隨均以黻者也所可循者  
斯須耳據一物以物萬物守一時以定千古標一知一  
行一辯以勝羣義徒欲畱黻而不能保其披然之且移  
移而之他又據他以爲此一人之肝膽自相胡越而亂  
乃興而不可止一生以爲本不知他生之同此一本也  
一知以爲師不知他知之同此一師也他日之非吾者

卽今日之是吾者而心之鬪也無己窮通知愚交爭而迷其故移爲魚鳥而惡毛嫫移爲鱗麋而好魚鹿蜩與鸞鳩不知其爲鯤鵬之移而以斯須之同己者爲同且欲使人以之爲節天下之亂釀於此而不知非天之使然人自致之耳夫唯知移者之又爲彼則知移者之初卽此止而翛然已而侗然形精不虧則移焉而泰者恆泰定者恆定天光恆發而大均以善其運行至人之藏衛其生而衛無窮之生至矣是則莊子之瑩其靈臺而爲萬有不出之宗也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

蹶輓通音輦蹶也放鰲白處無禮而請罪也

兄則以

婦見蹇弟足婦大親則已矣父輟子足則付之不言○訕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

金辟音壁屏除也郭象曰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徹至之勃徹與撤同解心

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志

於外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心為形役故謬惡欲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也德以情遷故累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道以迹徇故塞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

為而無不為也以上言至人之虛明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

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

情知以與物接知者謨也矜知以為己謀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知不止於所不

知猶然邪目而欲見之○道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者以下八句言世人之偽失四六之中各各相反唯無

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是非無彼此名去而實無

其質則皆順矣彼此對立以為偶而不知其移焉而被又此也則以此

為己以彼為人分之備之各死於其鄉且欲強人合己

之節據為道而欽之守為生之節而被之以為光成乎

其偏至之性而以為質為而必偽偽而必失乃不知德

緣於不得已而無可欽生者賊也而非可炫之以為光

無我非彼移焉即易而無可為質持四六之盪以為賢

能善利之歸而偕往偕來於胸中眾矣撒之解之去之

達之相反者皆見其相順則放道以行而仁義禮智無不至也蓋天下之物無非移者故天下之理無非移者而人父兄相易而喜怒遷何彼非此何非非是無爲而無不爲虛明以靜而正者恆正則移而皆通通而皆順斯以與無處之宇無本剝之宙圓轉於天均而不逢其敗至人之藏知其移焉而足矣

羿工於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言仁義禮智信者聖人也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佞與良同唯全人能之唯

蟲能蟲唯蟲能天雖蟲亦有能其能即天之能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

況吾天乎人乎惡字俱平聲在全人則惡有所謂天者惡有所謂人之天者而況有所謂吾立于

天人之閒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

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奚至賤之中而得賢相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

無有也評曰盡天盡人皆己之移也○  
唯好賢故賢無所逃  
按不蹶蹶然惡之則皆好也

人已蹶而有生則其拙於天者多矣無他人盡芒而不

知所移者之無定是則各據其名實以為實為節以留

蹶而成乎偽聖人知天之正而惡人之偽乃欲矯其偽

以反於天而不知移之初無有定者正者移而偽而偽

者抑將移而正也故是非治亂待天均之至而無愁無

傷則於人偃而於天固無不工矣奚必以威加人而自

成乎拙哉夫天亦均爾惡有所謂天者無天無人無吾  
渾然一氣能不失其清虛靜正之恆則天下皆入吾之  
籠而蟲之能即天之能天能即我之能無非可好者  
也而後天全於靈臺而聖人者以道為欽以生為光以  
性為質方且以四六為工何足以與於斯

介者接畫外非譽也

介別者畫畫衣也刑人衣畫衣接音  
恥字書拍也拽也外猶忘也非毀也

衣畫衣而披拂之安  
為刑人不知毀譽也

背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背靡重罪  
徒人也生

不足樂昏不畏  
死故登高不懼夫復謔不餽而忘人

復猶因也謔習通謂  
因人之習也餽與人

也以善為惠而與人則不忘人  
兩忘矣○又按字書謔丑涉切小言也

餽一本作愧一而  
之習者無以與之而

諛諛都罪切譚言也不諛謂妄而不妄也復謔謂重言不  
諛謂寓言也言亦可過凡斷言者皆外毀譽遺死生之言



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

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

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

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之類聖人之道欲靜欲神欲當俱似不能無欲

而緣於不得已則有欲一無欲也有欲一無欲此之謂籠

夫休之以天均而以天光照其所移則無彼非此無此

非彼無此非彼無彼非此則不見有人不見有己因人

之習而我無所與無所與則人之爲訢爲拒皆忘而自

無喜怒哀然而斯須之循不能無所爲也此顏成子游所

以疑形之不可使如槁木心之不可使如死灰也夫斯

須之循不得已而應之平氣順心而喜怒未嘗不可用  
則寓庸者因是以循斯須之當而特不執之以爲至當  
夫然則畏壘之人苟欲俎豆亦何必不俎豆乎無他唯  
其所好而要不出於吾之籠也此全人應物之權也言  
此以明休天均者之所以閱人閱世而應帝王究亦未  
始出吾宗是莊子應迹之緒綸也

莊子解卷二十三終

莊子解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譏

男敵增註

雜篇

徐無鬼

尋此篇之旨蓋老氏所謂上德不德者盡之矣德至於無傷人而止矣無以加矣乃天下之居德以爲德者立爲德教思以易天下而矯其性者拂其情則其傷人也多矣施爲德政思以利天下而有所益者有所損則其傷人也尤多矣則唯喪我以忘德而天下自甯蓋春秋以降迄乎戰國其君旣妄有欲爲於是游上爭言道術

名法耕戰種種繁興而墨氏破之墨氏徒勞而寡效而  
楊氏破之楊氏絕物已甚而儒又破之其所託俱以仁  
義爲依故天下之傷日甚稽之以心役之以耳目而取  
給於言以見德有其言因有其事以其事徇其言而天  
下爭趨之言道術者樂於受天下之歸而天下翕然趨  
於羶以傷其生故欲已其亂必勿居其德欲蘊其德必  
不逞於言言不長德不私度己自靖而天下人自保焉  
不然雖德如舜而止以誘天下之人心奔走于賢能善  
利而攻戰且因以起惟忘德以忘己忘己以忘人而人  
各順於其天己不勞而人自正所謂不德之上德也內

以養其生外以養天下一而已矣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

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

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

欲擊好惡擊德欠二音牽去也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

質執飽而止搏執求飽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目上視而上不左右馳

之質若亡其一若忘其身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

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直謂馬齒曲謂背方謂頭圓謂目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失一

本作伏郵侯驚赫貌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

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

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

金板猶金匱也六發太公兵法奉事而大有功者承事不可為數而吾君

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

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

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

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似其人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鼈鼈之逕藜徒

鼈音生鼈一木作鼈音右鼈跟位其空跟音良跟躡行

音劬皆鼠屬柱謂支撐于間也不正也位猶處

也崎嶇而行處于空野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是許容切又況乎昆

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警欬喉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警欬吾君之側乎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其心必戰心戰而人之受之也

亦苦矣無他見紛華而悅見美名尊行而又悅執狸之

狗申法之馬逐形外馳而神已不完唯其見我處眾人

之上下之足以窮嗜好上之足以施政教使天下遂其

孤心以一臨萬執迷而自有也喪其一者忘其居高之

身與天下同生而無孤立之己志則己無求於天下亦

不望天下之求己晏然甯靜還於泰定之宇此固性情



之所本適者人皆有之為其安身立命之故土唯自忘之而不忘其所可忘則若在他鄉而離其故宅茶然疲役之時間此而釋然亦可以知靈臺之本靈不迷而即悟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

寡人賓猶外也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

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

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

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

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

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君自以為病其當去之者若何武侯曰

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

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成美者成事之美猶工之成物必資利器刀斧推鑿皆惡

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以形造形非順乎理成固有伐

必尅伐方成變固外戰物不受變外必爭拒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郭注鶴列陳兵麗譙高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郭注步兵曰徒無為盛兵走馬○其麗譙

之間偃息地也錙壇之宮齋戒處無藏逆於德內有逆心而外為德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

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自保其國與吾神者與豫通自定吾情其戰不知

孰善勝之惡乎在養神者善而勝矣君若勿已矣進求善道修胸中

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

夫偃兵哉

此與上傳聞同而指一也心戰而自病則其所欲為者

必病天下惟不喪其一而欲以己一天下也所欲則殉

之內自忘而不忘天下汲汲然求愛人求偃兵而不知

苟能自養凝神以不擾於物則智謀勇力先喪於己而

天下之意消人自愛而不勞我之愛矣夫愛人者必言

所傷而後見德偃兵者必以巧制之以力禁之外見德

而心固逆人且互出其情以相撓亂之所以不已也故  
至德之不德者唯忘形而不造形則全其神而外以脫  
民之死斯天地之情恆於泰定者也

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  
朋前馬昆闞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  
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  
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  
無爲又知大隗之所存知至人所保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  
內子適有瞽病遊於物內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照

以天而游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亦以見善養生之於養天下<sub>一</sub>也養生者勿益生去其害生者而已害生者害天下者又惡能必去之哉欲去之卽以去之者害之是偃兵之說也自我不害而害自消矣七聖皆有去害就利之知能而烏得不迷小童者兒子也馬善馳者也以兒子之和任馬而牧之治天下

之道若此而已弗能益也遊於六合之內而定者自定  
泰者自泰則六合無際而超乎其外乘日車以遊無成  
功而自運仁義之名何自而立雖有害馬自避之乃以  
應天地之情而弗撻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招世謂招

求世榮官中民謂合于民譽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

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宿遲留也不汲汲於時留身後名法

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飾敬於容仁義之士貴際以與物交際為

貴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也合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郭注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郭注事非其巧則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郭注權勢生於事變○按此句總承凡夸勢貪物之徒皆樂乘事變遭時有所用

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于歲不物於易者也惟日不足致為之不以

平易為事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身陷於中終身不反悲夫

此皆害馬者也因形性之偏至而不知所牧因見為成

美而樂之樂之而遂言之言之遂欲行之遭時而不能

安於無功無名以自牧因揣摩以乘時刻晝身心晝夜

汲汲生死於其中若此者其可用之以重為天下害乎

故愛民偃兵甚美之名而徒有其言終無其實亦貴際

之談而已彼既疲役以迄於死亡而聽之者大惑終身不解故時君之迷於士之言道術者乃以病己而傷天下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非志於鵠而偶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

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

秉謂法家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

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鑿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

廢置也

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律同聲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不合于宮商

鼓之二十五絃皆動其聲遂轟然而應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以無所異者為五音之君此魯遽之所以夸其弟子者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

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

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

其求鉞鐘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夫楚人寄而躄閻者躄捕逃亡之子於近隣又使別足之

虛加以束縛則無聲矣今求逃亡而不出於域是必懸之于

類也求之於宋子則寄寓於楚而追之者又別也必不得

已鉞音堅小鐘也唐子方注唐與蕩通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  
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立於岸而欲與舟人鬪適以取怨不能傷之

儒墨楊秉之言各守其一而不肯喪則既皆足以害馬而  
要皆未嘗無所當也無爲者無不可爲忘言者寓於  
曼衍故惠子爲雜學以合之而皆許爲是自爲改調一  
絃不執於五音而五音皆應可以並包兼容而惟吾所  
利用其說似矣然非其胸中誠與天地之情相應以比  
合於清淨則執中猶之執一欲渾同於六合之內而不  
知一犯清波則與波俱流是求亡子於楚而求之宋所  
使又別也夜與舟人鬪而不離乎岸徒造怨而了不相  
及終于迷耳夫遊于六合之外者乃可遊于六合之中  
豈屑辨羣言之非又豈計羣言之有當乎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質對也猶質成之質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惠子統同而無固執之一爲執狸之狗故其堊猶可削  
也削之而不我觸故也自是而外繇知士以至仁義之  
士馳而不反潛而不出以害馬爲樂者與之辨而愈激  
又烏足以施吾斤哉遊六合之外以遊其內則無一而  
可也無可乃無不可執一可以不可人之可不如皆可

然非能無可以化其不可則惠子之望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猶曰不可言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

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

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

逆乎民鈞謂引其權逆謂激其勢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以善為可矜

各自為畔類不強令其從己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勿已則隰朋可

以德分人則人謂之聖因自聖也以財分人則人謂之賢因自賢也自聖自賢必將臨人謂之聖謂之賢耳目搖而樂其成美盍亦反而自念其天平人之所聖所賢者何足聞見邪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

藪有一狙焉委蛇攬抓抓音爪一作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句搏捷矢搏取也矢雖捷而能取之王命相者趨射之趨音促狙執死立死

也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

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

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呂曰以色

驕人而見于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  
○按去樂則去其心辭顯則鋤其色

承上以賢臨人而言臨者必見於色欲鋤其色必先去其所樂樂者樂以其技巧顯而不恤天下之害害馬者馬將蹄齧之小童遊於六合之外乃可以去害馬者而牧之目無馬也心無牧也以不牧牧而奚樂焉奚顯焉則亦何色之不鋤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注郭

以得見子  
墓爲榮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

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

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評曰不自見則人不知○按  
日遠於賣鬻乃能槁木死灰

道術之士樂而不反者樂其顯而已顯則人爭歸之是

以市肆居貨之情致天下之比也既以自喪其貨卽以

喪天下之財兩自謂得而兩俱喪故莫悲於樂人之歸

而交喪焉所樂者所以可悲也互相悲而各以術相勝

庸愈焉槁骸死灰人所不歸樂於天而不以人樂日去

其樂則日遠於悲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也於旅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宜僚弄丸

丸八常在空楚與宋戰宜僚弄丸軍前兩軍停戰觀之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郢人投

兵丘願有喙三尺不能彼之謂不道之道多言者自謂此

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

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

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

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



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  
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  
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郭注順  
常性而  
自至耳  
非摩拭大人之誠

知之所不知非無可知者也非道術之士知見之知所  
知所言者之能知也既爲知見之知所不見則亦何從  
言之而孰令聽之乎無可言則無可樂無能聽者則人  
不歸人不歸則名不顯而不懼儒墨之凶蓋至大無乎  
大至德無乎德與天下休於無可名言之地萬類繁生  
各若其性而實不繫于一德者名不立于一大此則天

地之情也萬物之實也大人之蘊也已不喪而物不傷  
物皆備焉而不相求誠然不妄之真也體斯道者不言  
之言於言無一可者反諸己而已矣己不害物而物自  
遠於害六合之內六合之外一泰定之宇而後可爲大  
人樂而馳焉鬻物以歸己而顯焉皆妄起不誠者也羣  
言於此出而難與兵起矣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  
方歎曰柎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  
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  
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

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

汝何足以識之而桐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謂但知飲酒食

肉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不知其何以得之也桐之為吾

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

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

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

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

與之為事所宜曰與之曰不與俱言其平日所以教子者皆非致福之事所償出于意外故以為怪

而歸之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

于天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

使糶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  
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儒墨之凶凶以其名也凶有不期至而至者矣自賣其  
巧以招人之射猶可期必之凶耳自不鬻而人且鬻之  
則凶不知其所自至然有致之者矣惟居美於己而已  
舜之所以終身勞而勞天下也物皆樂於天食於地吾  
亦一物而已馬自無害吾亦一馬而已矣馬卽天也天  
固誠也確然自定物自順而安居以邀之然且有意外  
之凶形性之怪猶足悲泣況敢鬻巧以召怪乎居巧以  
受怪之歸我不刖於人人不刖於我唯無見異而交免

於凶

齧缺遇許繇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

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

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

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利其聚民夫仁義之行

唯且無誠唯苟且無誠心而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

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規與管同過目暫見也人君以利器假禽貪之士而斷制在一人譽

勸惡敗皆轉盼間事耳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知其猶一規何庸心焉

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乎賢謂不以賢人之事擾其中

鬻巧者之致怪有召其鬻者也自知士至於仁義之士

亦何樂乎終身之疲役人君假之利器而天下始爭驚而不休其能如許繇之知逃者鮮矣聚賢以聚天下則止以賊天下而士亦自賊暖暖姝濡需所以奔走於卷婁樂其可悲而可悲無已矣

有暖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暖暖音暄或作暖非方以所智曰卷婁盛羊肉器

謂暖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

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說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爲暖姝爲濡需身不自恤而況於天下則其爲害馬也必矣而卷婁者實爲其淵藪暖姝者不得舜之緒言無以自說而自足濡需者固必舜有羶而後隨之三徙也卷婁雖不自鬻而受天下之鬻則爲人所鬻而疲役以衰老是亦柵也之遇盜而說也聚其彘以奔走天下使相尋於暖姝濡需之塗惡能不爲天下賊魏武侯說以

禮樂詩書而不悅說以金板六弢而不悅幾於不為卷  
婁故能聞真人之言而有感於其天

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人固不可盡合不比則不利也有必

所傷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亦有智羊亦有意唯魚有自然之樂斯為得計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視聽止於視聽不以滑心以心復心心自復其本定若然

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余颺曰平者多流儒故曰繩變者多譎蕩故曰循古之真

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

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一若天生殺

眾至者必有以召之至是卷婁也至雖眾豈能盡天下



之眾哉親疏異而恩怨興仁義之爲害馬也無已矣今夫天眾莫能違而人固莫能至唯無迹以召人之悅也無仁之迹而春夏自生無義之迹而秋冬自死天自平也物自變也生生死死於其中者失之而不可以生失之而不可以死者自仰給焉此無所鬻彼無所賣牧之而已固無害也唯其誠也夫真人之自養以養天下者取諸此而豈有人焉入其中以動其天乎夫以人入天而知意橫行者目視之而心隨目以別妍媸耳聽之而心隨耳以分逆順則靈臺本靈而耳目變其故故性命之情與耳目交相爲病若目止於視耳止於聽心旌不

搖而無所樂也無待顯也則天下且如人之瞥遇於鏡影之中無求無撓喜怒捐而抱德以煬和內全其天而外全人之天一喪而真全矣

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

莖鳥頭也雞靡茨也豕零猪苓也

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物之生其死而死其生者天未嘗有意知而莫非天也體天以待天下者喪其一而不爲執狸之狗則循鴟目鶴脛之變而恆得其平生者自育死者自化矣未有一

定之方藥以治人之疾者庸醫之殺人從其所樂用也  
無一可執無一不可用藥無常君德無常主以愛人偃  
兵爲仁義徒愁其身而使人悲知固有所窮意固不能  
盡物以己之所樂立言制法而斷制天下以人入天能  
無賊天下乎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  
日相與守河也只任也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執一以斷制天下者亦非無故而然也物之相感也相  
守而無一息之隙物之可欲可惡者感之道術之可樂  
可顯者感之生死之變感之雖知其相損而無奈其相

守者則眾至而已固不得歸休亦無可如之何矣夫河豈能使風不颺而日不炙哉其源長其流盛則損者自相損而盈者不虧耳天者人之源也純乎天而聽物之變以循之心者耳目之源也復其心而聽受其平則物鬻而已不賣物歸而已不比天即己己即天惡有損哉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審謂密而無閒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殉隨物曰殉逐其

視聽以爲斷制凡能其於府也殆府者能之所藏也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勞力以爲功其果也待久實禍久而

益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

是也

人之於天無一閒之離者也心復其心則其於天如水之依土影之於人有恃之以往而不憂其損物之於天抑未有一隙之或離也則物恃物之天我之待物亦恃其天而固無損矣堇審乎堇之天桔梗雞靡豕零各審乎其天而自可爲帝其撓之而損焉者目樂以明顯耳樂以聰顯心樂以知顯則以己入天而已危以己入物之天而物危旣危而求反勞力而其終必凶於是內患生於身而外賊天下夫人舍其守而爲暖姝濡需舍其守而爲卷婁眾至而不能如風日之過河得所休歸此

神人之所惡者以其惡爲寶故曰可悲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善博謂安于廣

大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有實而無處者宇而天皆充塞有長而無本槩者宙而天皆綿存然則至大而無可爲涯至密而無乎不審者無非天也皆可恃者也而天下之爲斷制者樂據所蹶之尺土以措足容足之外下臨不測之淵其危殆可知已目所可見之色耳所可聞之聲其爲聲色幾何心恃之以生其知其知又幾何邪聰明不至之地物自有物之帝生死自有生死之得失以其少養其多以其不知

之多養其少不知還其不知而任物之天則害馬者去

而不造形以相撓唯知天之無窮而物各審乎其源也

知大一知大陰陰與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

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無不庇也大目視之大均緣

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容盡萬物循有

照循物則自冥有樞默以俟之始有彼為物之大始則

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

知之因物則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不立

之言抑不引之韻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韻滑錯

歲成純而不拘於一時也不可以虧謂無成則無虧則

滑有實謂憧擾紛錯而萬物皆誠也古今不代謂參萬

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揚舉也推引也包舉字闔不亦問是

已闔蓋通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

知天者知其大而已矣九州之士皆吾所恃以踐者其  
大何如耶大則無一矣無賢之可有也大則無不蔭之  
矣無可親而可疎也大則無非目矣知有其不知則明  
無不徹矣大則無不均矣皆可爲帝矣大則無方矣六  
合之外六合之內皆其遊矣大則無不信矣物無可以  
易己矣大則無不定矣風日過之而損亦無損矣大者  
無耦無耦者無一知之則喪其一喪其一則事無可爲  
事無可爲則言無可說盡天下之變莫非天也循其莫



非天者則順逆賢否得喪生死皆卽物審物而照之以其量不可知者默以信之而天下不出吾環中源在我也繁然有彼皆受於天也故以不解解物而物自化以不知知物而物自莫能遁奚言之足尙哉無一先生之說以爲暖姝而奚賣奚鬻焉故萬變皆誠也古今皆純也以是揚推大道而與天合一矣要豈規恢於源之外哉廓然通一順天下而順吾心之無不復則視彼好賢尙知以聚遊士講道術馳其形性欲成美而適成惡器雖如舜且爲羶藪況守一舜之說以與嗜慾交戰孰從而瘳其姦病乎



莊子解卷二十四終

莊子解卷二十五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雜篇

則陽

雜篇唯庚桑楚徐無鬼卮言天下四篇爲條貫之言則陽外物列禦寇三篇皆雜引博喻理則可通而文義不相屬故謂之雜要其於內篇之指皆有所合非駢拇諸篇之比也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

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擲鼈於江

擲同籍以叔刺泥夏中取物也測角切

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

況我乎我又不能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人

不自許不以德自許

以之神其交

有知以神其交

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不正不明爲富貴壟斷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消謂消其德

夫凍者假衣

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方子及曰凍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凍解也暘必願風風雖冷不

若冬至暘消也慕用者假資權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待公閱休蓋規之也○按春不待衣而自煖冬不待冷風

而自涼於以解凍暘也何有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

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

夷節佞人也公閱休正德也

其孰能撓焉故聖

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化爲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  
身屈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評曰其所歸居者若父子之  
同居於一室無所施受而自  
相養按間如字若是其遠也與挾成心以待人者迥異故曰待公闕  
休

聖人之德樂物之通而保己其迹幾與佞人相若老子  
所謂我道大似不肖也佞人卽人以消其善不以忠正  
自許而抗暴君聖人消其善以消人之惡自保而與物  
通彼暴君之所惡者挾德以相助於善而夸節摸稜以  
毀其節公闕休闕物以相與休暴君者且忘其爲聖爲

佞而順於其消非王果之決於善以力助人善者所可  
撓也此言施善以助人而勞役其心以役人不足以化  
物則且不若佞人而去聖愈遠也

聖人達綢繆

循本日綢繆事理繆轉處唯聖人爲能達之

周盡一體矣

周徧萬物皆一

體體

而不知其然

皆順其自然

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物

復其性命以變化一如天然

人則從而命之也

謂之聖人者人爲之名耳憂乎知而

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若有心求知綢繆則所

能行將如之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

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

好之亦無已性也

評曰達綢繆而不知其然自不容已如美人之生而美非欲人之知而暖姝以

自喜人自  
好之耳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  
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網繆不可勝達也萬有不可周一體不易合也達之而  
卽有不達矣周之而卽有不周矣何也眾庶繁生情欲  
意見棼起而離乎其所受之命欲使各安其分之所應  
得而勢必詘然而生生死死於大化之中天之搖作也  
無已時無所達而自達不求周而自周聖人體此以爲  
性無知無爲以樂其通人莫不在其薰陶之中而命之  
曰聖人之愛我無已非聖人之期之也因人之予以名



而始覺其愛如因鏡知美彼雖美初不自知也率其自  
 然使天下相保於自然則無憂無知無行互終始而不  
 憂其匱而聖人亦自逸矣性故逸逸故天則無有憂不  
 知而行不繼者也揭仁義以求合名愛必有所止而不  
 達以不周困於無若之何而道已隔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

之暢然縉錢也雖稅重況見見聞聞者也自見自聞其以

十仞之臺熙眾間者也間箕簾也其樂如

此言復性之樂也聖人復其性萬物復其命弗強其所  
 不能弗憂其所不知不塞其情自無不達不限以法自

無不周自見自聞而耳目不殆與天下相胥以樂而復其始歸故國登高臺奏廣樂不足以喻其暢適矣揭仁義以為標準先自憂其不逮而駭天下之耳目身世趨於愁苦之途終身而不反其故則可悲而已矣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冉相氏古之聖君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盡嘗離其環中

夫師天

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有心師天則與物同其死

生以此為事又沈溺於物矣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

之何

許曰天則不替不洩必欲效其廣大合之難矣故師天而未始有天隨成而已○按替廢也洩猶老洩之

洳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傅之

評曰知所以御則己所不知自有傅之者

○按門尹登恆賤人名一說司御主從師而不囿得其隨

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冕仲尼之盡慮為之傅

評曰師而無常師隨所師而皆成人皆樂效其功名人皆效名則法有餘而善不善皆師資將有若孔子之聖

者為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評曰積眾以為一

盡慮  
人以為己非己內而人外也

環中者天也六合一環也終古一環也一環圓合而兩

環交運容成氏之言渾天得之矣除日無歲日復一日

而謂之歲歲復一歲而謂之終古終古一環偕行而六

替無內無外通體一氣本無有垠東西非東西而謂之

東西南北非南北而謂之南北六合一環行備而不洩  
運行於環中無不爲也而無爲無不作也而無作人與  
之名曰天而天無定體故師天者不得師天天無一成  
之法則而何師焉有所擬議以求合合者一而睽者萬  
矣故無人也人卽天也無物也物卽天也得之乎環之  
中則天皆可師人皆可傳盡人盡傳皆門尹登恆也皆  
仲尼也以人知人以物知物以知人知物知天以知天  
知人知物無不可隨之以成無不可求羸於兩見己不  
化物物自與我以偕化故仁義無迹政教無實而奚其  
囿之觀於此而莊子之道所從出盡見矣蓋於渾天而

得悟者也。渾天之體，天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地與萬物在於其中，隨天化之。至而成天，無上無下，無晨中昏中之定，東出非出，西沒非沒，人之測之，有高下，出沒之異耳。天之體渾然一環而已，春非始，冬非終，相禪相承者，至密而無畛域，其渾然一氣流動，充滿則自黍米之小，放乎七曜天以上，宗動天之無窮，上不測之高，下不測之深，皆一而已。上者非清，下者非濁，物化其中，自日月星辰、風霆雨露與土石山陵、原隰江河、草木人獸，隨運而成者，非實無者，非虛莊生以此見道之大，圍流通以成化而不可以形氣名義滯之於小成，故其曰以視

下亦如此而已曰天均曰以有形象無形曰未始出吾  
宗與天運篇屢詰問而不能荅其故又曰實而無乎處  
者宇也皆渾天無內無外之環也其曰寓於無竟曰參  
萬歲而一成純曰薪盡而火傳曰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皆渾天除日無歲之環也故以若喪其一以隨成爲師  
天之大用而寓庸以逍遙得矣其言較老氏橐籥之說  
特爲當理周子太極圖張子清虛一大之說亦未嘗非  
環中之旨但君子之學不鹵莽以師天而近思人所自  
生純粹以精之理立人道之極則彼知之所不察而憚  
於力行者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

魏惠王名瑩

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恥之曰

犀首公孫衍

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田然後扶其背

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

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胥靡築城之役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

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

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但問當代不當代惠

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見音現引見戴晉人於魏君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

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  
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  
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  
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  
恟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音現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  
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呶而已矣  
嗃管聲劍首劍環頭小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  
孔也呶呶然如風過

人之前譬猶一呶也



華子之所謂求其道者至於堯舜而止矣而適以當戴  
晉人之一映蓋人懷忿忮之心強抑之而必不可忍此  
季子止攻之術所以適爲亂人而堯舜之道止於仁義  
則亦強抑其方興之情也擴其知而大之超然於是非  
之外小用之亦足以止魏瑩之怒非魏瑩之果能見其  
大而息其忿忮也暴人之氣不與相觸虛中以動之彼  
自有恟然若忘之性乍聞而遇其天人莫不有舊都舊  
國唯飲人以和者能使之暢然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

賣漿家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極屋棟謂乘屋也臣妾猶僕婢  
夫妻與臣妾雜作乘屋

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稷音

紛紛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於聖人隱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

郭象曰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銷其志無窮聲銷無名也志無窮

無町畦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

之俱是陸沈者也陸沈謂當顯而隱是其市南宜僚邪熊宜僚居於市南

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著於己猶言知

其為人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

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

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之存問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此亦保己之一道也與世違者非違世也違世之違其

天者也雖然自埋於民而不能埋於世陸沈而不能與

汨相出没故孔子不欲子路往召之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

予為禾耕而鹵莽之鹵莽謂斥鹵不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予芸而滅裂之滅其根裂其本也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

齊齊去聲與劑同變齊謂改其舊方深其耕而熟纒之其禾繁以滋予終

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

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以眾之所趨為

習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情為性孽如萑葦之易長蕪葭始

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蕪葭即萑葦也情之始萌取聲色臭味以扶形而內已拔去性根矣

擢拔也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洩膏是也情以扶形

非扶形也擢性而形亦敗矣潰為疝  
癰漏為洩膏惡疾毀形皆欲惡之孽

此養生之旨也嗜欲深則天機淺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有罪人

而破推而強之扶整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乎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莫為

問之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

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

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一物之形有失退而自責今

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隱匿名物以愚無知識者大為難而罪不敢

驅之犯難而罪其不勇敢者重為任而罰不勝平遠其塗而誅不至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

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

乎

仁義之藏民之所不知其物匿也以仁義驅人使親上

死長大為難也責以禮教使盡仁義重為任也終身役

於仁義禮教之事而不給遠為塗也此言治天下者適

以亂之唯無為可以免民於死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

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

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評曰天周不可知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評曰不能遁天而自有是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此言是非無定形師成心以爲是非則其於化也遠矣

物日出而無必然者以爲之根以有門而可以己意入

之昔之所是今之所非一人之身而今昔不保況天下

乎知之所不知者不可以成心知之故曰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除日無歲日新而隨成者不

立一根以出入乎門與天同運而自有其大常則與物

化者一不化者也不化者天環之運而無本剽者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

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際交其所以為

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郭象曰靈無道之謚伯常騫曰夫靈

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器濫浴史鮑奉御而進所進於君所搏幣

而扶翼郭象曰以饋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

也郭注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按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又亂而不損曰靈豨韋曰夫靈公也

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

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馮音憑靈公奪而里之不子

可恃故墓  
爲人奪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引此以喻自然者非意知之所可及也亦寓言耳非如  
邵康節所言前定之說也爲銘者亦妄言之而靈公偶  
爾合之有是言則可有是人有是事化之偶然者且然  
況天之大常而圓運者乎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邱里之言大公調曰邱里者合  
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  
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聽天下之言以大  
公爲主而不執滯繇中



出者有正而不距

出言以示天下以大

四時殊氣天不賜

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

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

**道**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

殊面

面猶向也繇自狗成見故有殊向

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

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邱里之言

自此以下皆以言隨成之理隨成者隨物而成道無定

故無實無實者無根也無根者卽以無根爲根合宇宙

而皆在故言默兩無當而言默皆可緣以破成心之師

以遊環中之無窮者也除日無歲終始之環也除一姓

無十姓除一家無百家除十姓百家無天下除天下無  
天合之則渾乎一天散之則十姓百家之不一人不一  
心不一言不一也非或散之而必散不待合之而固合  
然則以人順人以物順物以言順言自可無爲而無不  
爲以大備乎德彼欲超乎十姓百家之外以斷制天下  
者內不能爲物主而外無質以相正其知之惑也久矣  
拂於此者宜於彼正於此者差於彼兩存之兩不存之  
大人乃以府羣言而爲天下天奈何唯成心之爲知而  
輕重邱里乎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

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

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比合也己有邱里之

言矣安得比於自然之道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謂邱里之言非道也不可謂邱里之言爲道也抑不可合之則與道不遠而所合者本散也其合無紀散之則十姓百家其散無定渾然而一者無名無義天地陰陽皆其散者而何者可名爲道故以道名之而不足弗獲已而謂之邱里之言尙不足乎如謂狗爲馬非過於狗也不及馬耳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

橋起

橋起謂憑虛接引

雌雄片合

片而二合而一

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

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橋運如橋之比接而拱圓

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謂有道之可名可執者以為物生於道道為物之所自

起耳夫環也而有所起有所止乎莫非環也莫非物也

莫不可名為道而莫可名為道也欲惡去就片合安危

禍福緩急聚散一人之心百端橋起繁有而不得其根  
天下亦如此而已而既有名實之可紀有精之可志則  
皆爲後起者之所起也窮則反終則始皆其所自起也  
故於物盡物卽一姓而十姓卽一家而百家卽十姓百  
家而互六合參萬歲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夜不期陽晝  
不期陰春夏秋冬各行其令而無本剽則極物者道卽  
極焉惡容求其起而知之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  
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

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

終以為過

二家皆就物而立說未免於物終不當於道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

名有實是物之居

是兩俱

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

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

一作阻

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皆疑億其然皆假說非真

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

理

無言乃得其大同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特為言之本耳盡于一物

之終始不足通于無窮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

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

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有所一本

言或使則雖不得其主名而謂之或然而終疑有使之者則猶有所起之說此說最陋故郭象氏以季真之莫爲爲是而實不然莫爲或使之二說皆是也皆非也皆非故皆是皆是則是其所是而固皆非矣夫言或使者如轂之有軸磨之有臍爲天之樞道之管而非也道一環也環中虛虛不能使實也言莫爲者如環中之虛而既有環矣環者物之有名實可紀精可志者也有實而無處而初非無實也之二說者皆未得環中之妙以應無窮而疑虛疑實故皆非也夫道不可有有不可無有

者物也極物則無道惡有無哉至此而言窮矣言窮而  
默默又不得當焉道不可盡盡之於物故於道則默於  
物則言故邱里之言聖人之所師皆聖人之傳也隨其  
言而成乃謂之隨成隨成而無不昭合此莊子之宗旨  
異于老氏三十輻章及道生一一生二之說終日言而  
未嘗言曼衍窮年寓於無竟



莊子解卷二十五終

莊子解卷二十六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於同

一死不救其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

江萇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

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

同而相害金與火相守則流異而相鑠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絃音該又

音駭束縛不平也不相於是乎有雷有霆木中有火乃焚當則怒天地不能平之

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

不得成墮音陳惇音蟲行不安定貌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既不相

能避則心旌飛越激以相困慰瞽沈屯慰同熨鬱也瞽悶也沈伏也利

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天下皆不月固不勝火於是

乎有償然而道盡評曰火發而奪月之光眾人之怒一生

頽頽通道盡謂所受以生之道於是乎亡

外物不可必而人之大患恆在于取必於物故逢比死

而不能救桀紂之亡無益而止以自喪耳已有知而必

不知者之知己有能而必不能者之能夫既不知不能

矣而尚可必乎有不知有不能不自怙以受人忠孝之

忱者唯聖人爲然而以望之昏昏陷溺之人乎不知不能者旣不能受反愧以相忮兩論相持木之摩木也兩異相值火之流金也得失繆爭雷霆之激也皆鬱火狂發也豈徒無道者之燎原不可邇哉忠而阻孝而毀則怨毒且自生於心而火卽還以自焚倅侘無聊心魂飄散此屈原之所以自沈而不自解也則己與物無非火矣火之發也微而月之明以奪雖有自然常明之體無能勝矣則道窮而忠孝之心亦不得成而拂于其初唯不取必於物者火不生而月不揜明保己而樂物之通以遊於天下道無不裕矣○月固不勝火義止於此而

釋莊者每立謬解或至淫於丹竈之術不恤立言之意  
截斷一語穿鑿以立邪說用文已之妖妄此後世之通  
病於此辨之

莊周家貧故行貸粟於監河侯行一本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

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

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與常相與我無所

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

魚之肆

此言用小者之不可期大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

巨緇大黑綸也

五十犗以為餌

犗音介健牛也

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巨鉤鎔沒而下

鎔與陷同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

腊音昔乾之于夕也

自

澗河以東

澗古浙字

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

諷說之徒

輕與銓同輕才論人才者諷說評說已誦成者

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

累累音雷小繩繫也

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

干縣令

縣同懸縣令猶言懸賞格

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

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此言用大者之不域于小也宜于小而欲大之則虛而無當宜乎大而欲小之則闕而不周此鯤鵬鷺鳩之所以相笑而不知其可以逍遙也惟隨成而無成心以取必於物則升斗之水千里之魚皆可用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摩其顛音摩音葉持也顛音誨領下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所謂學一先生之言暖姝而私自悅者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

趨下趨促通末僂而後耳背微僂耳貼腦後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女躬矜

與女容知之知者容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

患驚猶馳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也固窶猶言固窮亡其略猶言失策不忍一世之

傷是自取固窮驚萬世之患是失策不逮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施惠以悅人馳而不反

中民之行進焉耳適如其所當得則進授之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以

相引匿情以相結則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

所譽反無非傷也報施適以相傷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



以每成功

因物付物無成心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載己意以行止以自矜爾

每猶庸也隨也以每成功寓庸而隨成也躊躇與事則

養生主之所謂戒人閒世之所謂慎也蓋躬矜者非矜

其知有不必知而矜者矣容知可載雖欲不矜而終於

矜爾夫載知不卸則事未興而先有成心藏於隱以不

解而為之名以開人之譽苟無所知則事至乎前不容

不躊躇矣因事以躊躇則必每一事而一理是不得已

之寓庸而功之成也以隨而成也不待去矜而自無可

矜一世猶是萬世猶是也每而已無本剽也無惠無名

而終身無醜隨成之大用以無體為體而民行無不中

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阿門旁門也

曰予自宰路之

淵

宰路淵名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

余且史元作豫且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

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

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

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

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

鷓鴣畏小害而不畏大害而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

無石師而能言石碩古通用與能言者處也

此申上知矜之旨神龜亦非矜其知但載知而不慎於  
躊躇耳天下之相謀者無窮魚困其知於鷓鴣而知自  
迷于網罟有所載者自有所不及也夫所謂知者皆有  
所師而得之者也發冢之珠載之不舍而知成乎心矣  
至人師天而不得師天況一先生之言乎又況一己之  
成心乎人言亦言而能言亦成功於每之效也故嬰兒  
不矜其言雖言而忘其所自言無知之智無所載無可  
矜而大智明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墊下土掘也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知無體之體則知無用之用除日無歲無內無外無體也以每成功以天下用而已無用也體無體者休乎天均用無用者寓於無竟

莊子曰人能有遊且得不能遊乎評曰能則能之不能則置之人而不

遊且得遊乎評曰閱世而行皆遊也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評曰遊

遊不遊其能遊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因時而爲無有適主易世而臣

又君矣無恆貴無恆賤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

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欲尊古則稀韋氏尚

矣今之所謂古者皆風波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

己彼教不學

因彼立教不恃所學

承意不彼

因彼意而用之彼我兩忘矣如是乃無有不通

每成者無爲無不爲也必有爲而流遁以忘反世士之

所以馳驚於功名必有不爲而決絕以自怙修士之所

以自矜于志節如是者或以順世爲貴或以矯世爲貴

非其世而失其貴矣乃其所恃以遊不遊者以爲古皆

有之也夫古豈僅一先生所傳伊呂夷齊之世爲古哉

又上而之於豨韋氏則所謂古者皆非古矣然則古亦  
今也今亦古也彼亦此也此亦彼也因彼而用之奚古  
人之足學而謂彼之異乎我所學哉挾古之知以為己  
知怙之以畱行而求勝天下之知唯不知每成之用大  
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

顛發音擅謂審于鼻氣

口徹為甘心

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

壅滯也

壅則哽

內塞于心

哽而不

已則跖

跖音輾止也謂外躓于世

跖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

有息乃有

知其不殷非天之罪

殷盛也○評曰息以喉則知不盛非所性之罪也

天之穿之

日夜無降

郭象曰知恃息息不恃知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運也○無降猶言不替

人則顧

塞其實天通之而胞有重閭胞胸中三焦心有天游室無

空虛則婦姑勃谿勃谿爭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六鑿五

交相穿鑿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人不能如大林

者盛也塞其德溢乎名名溢乎暴溢流謀稽乎諛稽遲也

實而神困也急則知出乎爭柴生乎守郭注柴官事果乎眾宜果成

官事果乎眾宜寓庸而足矣眾無不宜之謂徹有成心

而不化之謂哽成心塞其重閭息不以踵而以喉其氣

必謚其實枵也如老疾者之喘氣不盛而出愈促也物

一觸其成心不與躊躇而全涌以出其為名為暴皆其

神之不善者所不能勝也且必守其柴壘以與物爭哽

者跼而害生所必至已夫天本虛以受每人之生也日夜皆在天中虛固未嘗離也惟至人見天於心而乘之以遊氣靜息深眾皆可受而隨成以宜耳目口鼻與心交徹於己無失於人無逆六合無處萬歲無本剽通體皆天而奚其塞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鐸於是乎始修因時之宜草木之到植

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因時則靜然可以補病毗媵可以休

老甯可以止遽靜然舊說然當作默媵音血毗媵舊解目病也目病無所見雖病而可以休老說

作揃媵音剪滅摩燃也養生家之術

此言未能至於天遊者澄神守氣之功以甯靜為治病



之藥也爭也守也皆謚之所致也從事後而觀之謚則未有不稽者徒自勞而與物相忤耳故引息於踵以止其遽則春雨自爲我而植嘉穀遽以謚何爲者邪志漸甯息漸深其去天也不遠矣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純乎佚則遊一天遊矣不待止遽而息自深應物自以躊躇每皆不失而隨無不成神人之獨也人之相去也

超其上則知其不屑故神人之視聖人賢人君子無益之勞無殊於小人苟有所爲雖欲賊人實亦乘一時之風會而求合耳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

哀毀也

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

半堯與許繇天下許繇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于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陪河

陪音赴與作同

皆德溢乎名者也始之者非必徇忠孝之名以趨死地而學之者徒以喪身故德不欲溢也遊于世而不僻稱其德之可勝者而已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繫足機得兔筌曰蹄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忘言則忘義因彼以教而不專其學斯不以忠孝殺人然則莊子之書一筌蹄耳執之不忘則必淫于邪僻故後世之爲莊學者多冥行而成乎大惡 按此段文義乃以起寓言篇之旨與寓言篇舍者與之爭席列禦寇之齋段意指昭合蓋雜篇七篇次序相因類如此者昔人以此益證讓王四篇爲無知小人之攬入信不誣也

莊子解卷二十六終

莊子解卷二十七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敵增注

雜篇

寓言

此內外雜篇之序例也莊子既以忘言爲宗而又繁有稱說則抑疑於矜知而有成心之師且道惟無體故寓庸面不適於是非則一落語言文字而早已與道不相肖故於此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而一以天均遇之以此讀內篇而得魚兔以忘筌蹄勿驚其爲河漢也此篇與天下篇乃全書之序例古人

文字序例卽列篇中漢人猶然至唐乃成書外別爲一  
序於卷首失詳說乃反約之精意其列禦寇篇夾於二  
篇之中亦古人錯綜不滯之文體不可以唐宋之局法  
例之讓王以下四篇不屑置釋已詳簡端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篇內如此其非寓言者一而已  
非重述古人之言者三而已

卮言日

出和以天倪

凡寓言重言與九七之外微言閒出辨言曲折皆卮言  
也和以天倪者言而未嘗言無所凝滯無言而不妨於  
有言無所隱藏要以合於未始出之宗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

其父者也

寓言所以十九也蓋以爲寓則無言而非寓也以爲非  
寓則寓固非寓也堇也桔梗也雞臙也豕零也皆時爲  
帝者也螻蟻也稊稗也瓦甓也屎溺也皆道之所在也  
非寓也曰道曰德曰性曰心曰神曰天可名言者皆寓  
也斯須之循者也而人徒見鯤鵬鸞鳩解牛承蜩以爲  
此寓耳通萬有而休乎天均則隨所寓而眾著之理皆  
成就其人之心性神志而言之則皆私也人各怙其私  
而不相信從眾著之公而言之則易以曉然故寓言者  
所以避親父之自媒爲人所易信寓固非寓外固非外

論者所必藉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人情大抵然

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記

者止人之爭辯也是為耆艾猶言必折衷於老成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

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老而無才德以副物望即不得謂之長者人而無以先

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謂之陳人何足為者艾乎○見其所

引之古皆有經緯本末非守一先生之說徒為陳腐而不可用

重言所以十七也人皆囿於樊中而神不王神不王則

氣矜取一先生之言以師之為成心而怨異己者亟從

而與爭是非則以吾言為罪謂其破古人而獨標異也

夫見獨者古今無耦而不能以喻人乃我所言者亦重  
述古人而非己之自立一宗則雖不喻者無可相譴矣  
雖然均之耆艾也君子不與小人齒以其無人道也則  
但謂之陳人故取一先生之言發冢以竊其含珠其所  
述者陳人而已吾所重述者舍儒墨之所稱述而必求  
諸道則不與人爭是非而固不以剿說雷同之陳言爲  
言也

忘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  
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  
然惡乎可于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  
待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評曰各依其種而有變化始卒若  
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寓言重言與非寓非重者一也皆卮言也皆天倪也故  
日出而不死人心則人道存焉尊則有酒卮未有也  
酌於尊而旋飲之相禪者故可以日出而不窮本無而  
可有者也本無則忘言可有則日言而未嘗言可有而  
終日言者天均之不息無不可爲倪也至於天均而無

不齊矣則寓亦重也重亦寓也卽有非重非寓者莫非  
重寓也無不然無不可則參萬歲而通於一不然而可  
然不可而可可則合於一倫而不倚於其倫不同者皆  
其禪者合貫於一而隨時以生倪均已移而倪不畱曼  
衍窮年年盡而言乃止奚有不和者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  
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  
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不肩爲勤而其未之嘗言

孔子云

特未明言之  
其意則云

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評曰屈伸  
往復靈明

偶附于形  
體而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於前而好惡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

謹立 一音謹

逆也 謹立 猶孤立

定天下之定

評曰直以折服人口使不挾私爭鳴而內服于心不敢持獨是以強

定天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評曰若執一是以服人則且不及彼鳴者

有所是者則非矣天均者無非也則無是也無是故所  
是者見其皆非而化矣而惠子以為進昔之是以求今  
之是則昔之是固非而今之是尤非也知惡足服乎大  
本者天均也萬物皆從大本生鳥之鳴人之言各如其  
分而適以因一時之律法即足以服人之口而事隨成  
非可執為必是也執為必是而奪人之心以孤立求定  
天下之不定則求異於眾喙之鳴而實不如其有當也

故無是也則無非化聲之曼衍非以言是非也終身於非終身於是豈但六十之於五十九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日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泊

不泊不及養親也

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

無所縣其罪乎

縣音懸繫也

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化昔之非而未化今之是則今昔皆蘊立也生死得喪遷而天均之環運而不息哀樂無畱則無繫夫乃謂之化以之曼衍無不然無不可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反樸而無

文二年而從也順物三年而通己物四年而物己無非五年

而來天機自至六年而鬼入神來七年而天成無不成八年而不

知死不知生死亦不滯九年而大妙曼衍皆妙

和以天倪而發為卮言其足以移人之性情使與天游也其效如此

生有為死也勸公句疑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麻數地有

人據以人所據而分國邑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

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此明論之不可定也不可定則定天下者不足以存不  
可定則無適而不定而卮言日出皆不停乎天倪矣謂  
死有自而生非無自謂生無自則死亦無自儒言命墨  
言鬼各有所通者各有所窮言命者天而非鬼言鬼者  
精而非命皆不可而皆可皆然而皆不然一偏之說猶  
以麻數測天以人據之疆域畫地耳天未嘗無麻數故  
測之可也而除夕之與元日其異安在地未嘗不從人  
據而且楚而暮秦其畛安在照之以天則言麻數言人  
據可也乃天之非有麻數地之非人可據自渾然于大  
均兩詰之而兩窮兩利之而兩行言而忘言定以不定

卮言日出豈與儒墨爭定論哉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

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

叟一作搜 或音蕭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

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屯音豚 聚也陰與夜吾代也彼

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形亦彼來則我與之

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形所待者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郭注強陽運動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罔兩強陽之屬也

言猶影也語終則逝非若蜩甲蛇蛻之尚有留迹也言

待所言者而出所言者又有待而生影之於心形之與

影無以異所言者之與言亦無以異故曼衍窮年亦皆  
天籟耳天籟者統於天均因所屯所代而爲天倪天倪  
因任乎天吹弗問其所以而爲特操則言亦無言矣

陽子居南之沛

陽朱一名戎字子居

老聃西遊於秦邀于郊至于梁

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吾以女爲可教今不  
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  
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睢音灰仰目也盱音吁張目也而誰與居大  
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  
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有所與居則不與居者眾矣所與居者眾則不可以道  
遙矣舍者爭席無樂與居者而後無不可與居也於人  
無同異於道無取舍則於知無矜而緣督之經左右皆  
適矣 此段應在列禦寇篇首

莊子解卷二十七終

莊子解卷二十八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雜篇

讓王

賡編不置釋說見篇首

堯以天下讓許繇許繇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  
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  
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于子州  
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

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  
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  
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  
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  
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  
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  
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

王直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  
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  
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  
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直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  
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  
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  
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  
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  
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

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高誘云幽憂幽隱也捲捲

用力貌王子搜淮南作翳爾雅南戴日為丹穴今武陵宜興有善卷壇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

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

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

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

可謂知輕重矣子華子魏人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闔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

張位音藟苴山谷作藟直藟郎假反直音鮮

以治天

下繇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苴有子麻也土苴糞草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

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

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

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

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彘狗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

音說

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

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強上聲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



卷之二十一  
四  
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懸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

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飣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  
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  
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  
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  
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  
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  
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  
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道可謂有  
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素感切顏色甚

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  
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  
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繇

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于路曰如此者  
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  
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  
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厄音於丘其幸乎孔子削  
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  
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  
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繇娛於潁  
陽而共音恭伯得乎邱首削然或曰蕭然挖然奮武貌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

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  
 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音務  
 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  
 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  
 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  
 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一作桐音桐  
 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  
 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

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自沉於廬

一作廬

一作水

隴上曰缺

隴中曰缺

缺

缺

缺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音洛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

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  
 行以說音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  
 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音傍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  
 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  
 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  
 之節也孤竹國在遼西合支縣今永平有肥如塚論語疏姓墨胎名智允

莊子解卷二十八終

莊子解卷二十九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雜篇

盜跖

廣編不置釋說見篇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反之石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

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

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彊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

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祿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于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

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其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

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疆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

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臣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于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

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  
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  
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  
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  
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  
於磔火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音罹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  
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  
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

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  
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  
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  
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閒  
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  
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  
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  
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

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  
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  
跖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  
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  
幾不免虎口哉

焦氏曰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

友是齊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  
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  
之于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  
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



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于心則夫士之爲行  
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  
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  
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  
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  
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  
兄八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  
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于胸中也不亦拂  
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

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音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奔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音决眼忠之禍也直躬證

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音干勝音平子不自理廉之

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

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音罹其

患也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子貢諫之遂棄其

蔬而餓死勝子申生也林厲齊曰戰國時未有稱宰

相者篇中今謂宰相此為後人私撰明甚無足問于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

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

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

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  
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  
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  
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  
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  
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音協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彊秉  
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巖若  
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  
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

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  
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  
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  
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  
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  
害生也善卷許繇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  
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  
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  
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

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噍

於芻豢醜醜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佷音溺

于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

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

而不舍滿心戚醜音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

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

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

見求之利則不得音了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佷溺於馮氣舊

注飲食至咽爲佞馮音憤憤滿也楊升菴音憑言富人積  
資如負重上行也靜居則濁晏安鳩毒聲色所迷無水白  
沉也體澤則馮言營營然  
如馮河徒涉陷身也

莊子解卷二十九終

莊子解卷三十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注

雜篇

說劍

賡編不置釋說見篇首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音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



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尙何敢

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

說悅音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

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

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劔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反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音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

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

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

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

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啻  
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  
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  
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  
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  
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  
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  
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  
周宋爲鐔音韓魏爲夾音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

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  
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  
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  
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勇  
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  
豪傑士爲夾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  
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  
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曠

曰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無  
異於鬪雞一日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  
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  
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  
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曼胡粗纓無  
文理也鐔劔

刃也鐔劔口也缺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缺從稜向刃也  
二環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忿不見禮  
皆自殺也脫  
刀出鞘也

莊子解卷三十終

三

莊子解卷三十終

莊子解卷三十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敬增注

雜篇

漁父

賈編不置釋說見篇首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

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  
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  
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  
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  
而去亡不肖未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嚙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

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  
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  
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  
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  
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  
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  
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  
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



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或顏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  
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  
所失而離音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  
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  
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  
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  
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曰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

今者已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于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

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繇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揄袂揮袂也齊民猶言平民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也

莊子解卷三十二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敵增注

雜篇

列禦寇

此篇之旨大率以內解爲主以葆光不外炫爲實以去明而養神爲要蓋莊子之緒言也所引雖駁雜有精粗之異而要可相通唯人心險於山川一段往往雜見他書蓋申韓之流苛察纖詭之說既非夫子之言抑與莊子照之以天之旨顯相牴牾編錄者不審而附綴之耳抑莊子之言博大元遠與天同道以齊天化非區區以

去知養神守其元默而此篇但為浮明外侈者發藥未  
盡天均之大用故曰莊子之緒言也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饜而五饜先饋饜

同賣漿之家十而五家不待買而先饋之敬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為驚

已曰夫內誠不解內實無形謀成光形習為威儀以外鎮

人心也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不論年齒唯趨勢夫

饜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

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

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

乎善於女處已處止也止人將保女矣無幾何而往則戶

外之屨滿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

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

女矣非女能使人保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焉用

之感豫出異也感人之豫悅將必且有感搖而本性性一

又無謂也與女遊者又莫汝告也告音彼所小言盡人毒

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孰猶詰而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使人無保己者非有以使之也若有以使之則御寇知



驚五饗之饋而何不能止戶外之屨哉虛而遨遊則萬物無以窺其罅隙矣物之相感禁之則愈相搖不以感為豫不禁而自遠稍有豫心而形謀之光致天下有餘矣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裘氏地名

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

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

通既為秋柏之寶矣

種柏結實矣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

緩之所以使弟者有故

夫人以己為有

以異於人

自恃其河潤澤族之異於人

以賤其親

己親之子也弟己之弟也而曰使而子傲

甚齊人之并飲者相摔也并養不窮齊人尚爭乃相摔故曰今之世皆

緩也不孝不友致殺其身不過見德而已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

者乎不自知其有德乃為有德若有道者則益不自知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己有知之可炫欲使人之亦有知以見德見德而祇以

召怨殺身唯河潤之澤感其豫耳無知無能物不相求

而已無憂天刑乃免何也見德之情已自滑其天而入

於相摔之地則無往而非死地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

所安

物無可安無不可安此與眾人相形而見其有安有不

安耳列御寇驚五餐之饋而終爲人之所保不安之情  
不足以勝物之搖雖然遠於豫矣則不安其所以不安自  
異於眾人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  
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之天則可漸與天一矣聖人懷之終日言而未嘗言也  
天無爲而非不爲合喙鳴天倪也言亦不之於人也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  
用其巧

學而不用其功乃全外謀成光則學適爲病耳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可必者而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

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唯有多兵可兵恃之則亡

外物不可必亦易知者乃眾人必之者知懸於心憤盈

以出強人以從己而見德緩以之死於弟逢比以之死

於君宋襄公以之死於同盟戈矛動於胸中而必報其

天恃兵者非恃兵也恃其知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竿牘竹簡為書相問遺也傲精神乎蹇淺而

欲兼濟道物道同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

知太初故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女為知在毫毛而不知

太甯雲行雨施無形乃可齊  
物因以相天而大甯

恃知以與物相感究其所豫者苞苴竿牘而已五餐之  
饋戶外之履河潤之澤皆是物也使自問而自省豈非  
毫毛乎然此毫毛者人之所必不能忘情者也非知太  
甯者體無形之流乘太清之泄未有不爲所搖者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  
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  
黃馘者項瘠如槁  
耳黃如馘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  
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  
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

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此小夫之所以可悲也豈特曹商哉屑屑然為天下補救皆治痔耳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

哉圾乎仲尼通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支

配也以分配忍性以視民視民猶示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

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豈彼之

賦抑此之待養歟誤今使民離實學偽離誠心而為偽學非所以

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聽其難治而休之施

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天之所施物莫不忘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

神者弗齒

與土君子神自不相接屬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

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離音麗

心可受而非有所受受之者心之知也神可宰而固不  
宰宰之者神之知也謂彼宜而謂我待以養是緩之於  
弟也忘其爲親而見德以自刑商賈而已其去天之無  
私以布澤者至遼絕矣要皆恃知也皆感豫也亦與苞  
苴竿牘之相施受也無以異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

懷而達

懷音

有堅而縵有緩而鈇

針音

故其就義若渴者

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

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

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之不肖何用察察以知之哉引此或以言外物之不

可必與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

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

大貌

再命而車上儻三命而名諸

父孰協唐許

郭註唐唐

堯許許繇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恃德為心



蔽心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蔽則不自知

德有心心有德也有心有德則所有者塞其重聞而氣哽於上以生驕外哽者中梏故敗內視而知敗尙有嗟乎若緩者死而不視其敗者也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叱匹爾反訾通

中德者德有心而德塞其中之謂則信是己仁義禮知之爲心睫也淺信之爲心睫也深自信而保爲實然因以自好而責於物內外之刑交集之

窮有八極窮極達有三必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

內有六府外成眾形

因是以窮緣循偃佚

佚音鞅

困畏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

之情者傀

傀猶偉也

達於知者肖

肖通

達大命者隨

無不隨順也

達小

命者遭

因具所遭

窮於人者達於天達於外者則其內窮於所達忘生則

生達矣忘知則知達矣知出於無知大命也生均於無

生小命也六府之形美惡皆隨順而不自有則八過人

者又惡足以窮之不然且以緣循偃佚困畏不若人爲

衛生之經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

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緯蕭織蘆席者

其子没于淵得千金之

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

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

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

整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

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

乎

苞苴竿牘其禍至於若此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

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  
食在下爲螻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知小命者遭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  
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  
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一篇之義於此而始抉其藏莊子全書亦於此而啓其  
逕唯明與神知其合離之幾君臣之分而已明者神之  
所函也神者雖發見於明而本體自如雖未明而固無

所詘者也繇明有知神則非不知而固無知也繇明有知則見爲有徵而欲以畫天下而平之故曰莫若以明而不知明隨外謀則與神相離徇耳目以外通而不喪其耦其流也乃至爲苞苴竿牘用以成兵刑之害夫內以自葆其光者神也外以凌大火大浸而不害其逍遙者神也使人之意消而化以其神而通物者神也神葆其光而天光發虛室之白無不照也如是以爲明則固可使照物之天矣故又曰莫若以明神使明者天光也明役其神者小夫之知也故至人以神合天神合天則明亦天之所發矣神與天均常運合以成體散以成始

參萬歲周徧咸乎六宇而明乘一時之感豫以發其量  
之大小體之誠僞明之不勝神也明甚而愚者恆使明  
勝其神故以有涯隨無涯疲役而不休而不知其非旦  
暮之得此以生也故休乎天均者休乎神之常運者也  
神斯均均斯平平斯無往而不徵緣守督以懷諸獨而  
葆其光出入乎險阻而不傷凝神其至矣故曰此莊生  
之學所循入之徑也

莊子解卷三十二終

莊子解卷三十三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雜篇

天下

系此於篇終者與孟子七篇末舉狂狷鄉愿之異而歷述先聖以來至於己之淵源及史遷序列九家之說畧同古人撰述之體然也其不自標異而雜處於一家之言者雖其自命有籠罩羣言之意而以爲既落言詮則不足以盡無窮之理故亦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己之論亦同於物之論無是則無彼而凡爲籟者皆齊也



若其首引先聖六經之教以爲大備之統宗則尤不昧  
本原使人莫得而撻焉乃自墨至老褒貶各殊而以己  
說綴于其後則亦表其獨見獨聞之真爲羣言之歸墟  
至其篇末舉惠施以終之則莊子之在當時心知諸子  
之短長而未與之辨唯遊梁而遇惠子與相辨論故惠  
子之死有臣質已死之歎則或因惠子而有內七篇之  
作因末述之以見其言之所繇興或疑此篇非莊子之  
自作然其浩博貫綜而微言深至固非莊子莫能爲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繇降明何繇出聖

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一者所謂天均也原於一則不可分而裂之乃一以為

原而其流不能不異故治方術者各以其悅者為是而

必裂矣然要歸其所自來則無損益於其一也一故備

能備者為羣言之統宗故下歸之於內聖外王之道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宗則無非精也

不離於精謂之神人

神者天之精

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得精也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

因天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杖人曰如不稱孔子誰能當此稱乎

以仁為恩以

義為理

事物之當然

以禮為行返于天則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

君子以法為分劑以名為表

率

以操為驗

所行

以稽

為決所知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評曰仁義禮樂之散見者皆天均之所運也○無可曰一

二三四不言五四邊不壞中何主蒼蒼滾入兩撮上下視磨盤一何若不墮諸數太尊貴生若無節拍何能鼓舞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

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無非天配神

明醕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

評曰不舍法象○方以智曰節卦曰制數度議德行蓋數白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洛書矣故曰數為

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籥也六通四闕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

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談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

故皆有言之者矣  
莊子不言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

一得其偏

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  
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  
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闕而不  
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  
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儒者之道亦既屢誦之矣而所誦者執先聖之

一言一行以爲口中珠而盜發之者也夫羣言之興多有與聖人之道相牴牾者而泝其所自出使在後世猶爲狃狃榛榛之天下則又何道之可言何言之可破唯  
有堯舜而後糠粃堯舜之言興有仲尼而後醢雞仲尼  
之言出入其室操其戈其所自詫爲卓絕者皆承先聖  
之緒餘以旁流耳且夫天均之一也周徧咸而不出乎  
其宗圖運而皆能至能體而備之者聖人盡之矣故或  
邇言之易言之而所利于天倪者則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自周浹隱躍于其中乃以盡天下之事物物人心  
之變變化化志也事也行也和也陰陽也名分也時爲

帝而無乎不在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宗皆不離不必言  
天均而自休乎天均矣卽如墨者特異說以相詰難而  
未嘗不依聖道之仁與公以爲其偏端之守其又能舍  
內聖外王之大宗以佚出而別創哉蓋君子所希者聖  
聖之熟者神神固合於天均則卽顯卽微卽體卽用下  
至名法操稽農桑畜牧之教無不有天存焉特以得迹  
而忘真則爲小儒之陋驚名而市利則爲風波之民而  
諸治方術者競起而排之故曰魯國之大儒者一人而  
已亦非誣也乃循其顯者或畧其微察于微者又遺其  
顯捐體而徇用則於用皆忘立體以廢用則其體不全

析體用而二之則不知用者卽用其體槩體用而一之則不知體固有待而用始行故莊子自以爲言微也言體也寓體于用而無體以爲體象微于顯而通顯之皆微蓋亦內聖外王之一端而不昧其所從來推崇先聖所修明之道以爲大宗斯以異於天籟之狂吹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特以其散見者旣爲前人之所已言未嘗統一于天均之環中故小儒泥而不通而畸人偏說承之以并飲而相摔乃自處于無體之體以該羣言而捐其是非之私是以卮言日出之論興焉所以救道于裂則其非毀堯舜抑揚仲尼者亦後世浮屠訶佛罵祖

之意而駢拇諸篇之鼓浮氣以鳴驕爲學莊者之稊稗  
漁父盜跖之射天笞地尤爲無藉之狂夫所贗作於此  
益見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于數度不以文物爲光采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已止也循猶作爲非樂

非人所樂命之曰節用以節用爲教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

而非鬪以鬪爲非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多喜庸不與先

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

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靡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



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

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

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雖強

道而不類人情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毅猶粗也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

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郭注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

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九雜糾合錯雜腓無胝音脛無毛沐甚

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跂蹻一作跋蹻猶日蹶趨也服猶事也

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舊注以苦行而

得之沒齒而已因以為號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

墨別立一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筋偶不佞之辭相應

筋偶即奇偶不佞所答非所問也以巨子為聖人猶浮屠之法嗣皆願為之尸冀

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決猶斷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

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

而已矣進而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

也其人愛其惠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無才不可以為墨今世為天主教者近之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甯

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白其心之無他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舊注宋鉞作為

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而不爭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心以有容為主所行一如以脬

合驩脬音而熟煮也以調海內合海內之驩如烹請欲置之以

為主請欲謂人之有所請願欲者置見侮不辱救民之鬪

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

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郭注所謂調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郭注

所謂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

飯足矣人之有請欲而置之為主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勞而死亦甘之圖傲乎救

世之士哉使圖傲逸何得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

不假物之力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知之不知

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麤其行適

至是而止適如事之小大精麤而止

此亦近墨而不為苦難之行如俗所云安分無求者無

求則不爭其不避厭惡而強聒人亦有忍力焉適至是

而止者亦其尤陋也蓋鄉愿之狡者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決然矣而無主趣物矣而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

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

包之而不能辯之所謂決然無主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所謂

趣物而不兩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泠音零汰謂蕭然而汰棄之以為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郭注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

故薄之而又鄰傷焉譎髀無任譎髀音奚火不正而笑天下之尙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

椎拍如椎之拍物

圭角也 軫斷取圓而不粘之意

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

物軫音緩 刑去

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

魏猶象魏之魏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隧磨齒旋而自通

全而無非動靜

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

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

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

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

非而已矣其風竅然

竅或旭二音逆風聲也

惡可而言常反人

不喜許可

而所言常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不與眾逐隊而其所謂

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不免於非雖是而亦非彭蒙田駢慎到不

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此亦畧似莊子而無所懷無所照蓋浮屠之所謂枯木

禪者此逆人之心而絕其生理謂之嘗有聞者其不立

是非之說亦是

以本為精以物為麤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況之建之以常

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實關尹曰在己無居不是居形物自著物自效動其動若水其靜

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

芴音物與惚通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

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

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

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徐所謂後其身也不費所謂善利物而不爭也

無爲也而

笑巧

笑人之巧所謂若愚若不足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

削於人

不侵削人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謂之博大者以其爲谿谷而受天下之歸也真人者謂

得其真也空虛則自不毀物而於天均之運有未逮也



故贊之曰真人意其未至於天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  
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  
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  
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言  
雖瓌瑋而連犽犽音翻宛轉相從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諷音  
觸亦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所見者充實上與造物者  
詭意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木也宏大而辟辟

作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調一作稠調適於物上達

于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帝王之應其理不竭其來不

蛻遊人間而皆可不遺形迹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萬歲無窮道皆成純而與之無竟

莊子之學初亦沿于老子而朝徹見獨以後寂寞變化

皆通於一而兩行無礙其妙可懷也而不可與眾論論

是非也畢羅萬物而無不可逍遙故又自立一宗而與

老子有異焉老子知雄而守雌知白而守黑知者博大

而守者卑弱其意以空虛為物之所不能距故宅於虛

以待陰陽人事之挾實而來者窮而自服是以機而制

天人者也陰符經之說蓋出於此以忘機為機機尤險

矣若莊子之兩行則進不見有雄白退不屈爲雌黑知  
止於其所不知而以不持持者無所守雖虛也而非以  
致物喪我而於物無撓者與天下而休乎天均非姑以  
示槁木死灰之心形以待物之自服也嘗探得其所自  
悟蓋得之於渾天蓋容成氏所言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者乃其所師之天是以不離於宗之天人自命而謂內  
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而先聖之道百家之說散見之  
用而我言其全體其實一也則關尹之形物自著老子  
之以深爲根以物爲紀皆其所不事故曼衍連牯無擇  
于溟海枋榆而皆無待以遊以成內七篇之瑋詞博也

而不僅博大也而不可名爲大真也而審乎假以無假  
其高過於老氏而不啓天下險惻之機故申韓孫吳皆  
不得竊不至如老氏之流害於後世於此殿諸家而爲  
物論之歸墟而猶自以爲未盡望解人於後世遇其言  
外之旨焉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厯物之意厯

歷經涉也

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

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  
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

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曉猶開也天

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

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丁子舊注蝦蟇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日

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

不圍枘枘鑿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

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

之槌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

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

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存雄與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

辯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

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眾

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繇天地之道觀惠施之

能其猶一蚩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

曰愈充其一端尙可較勝貴道幾矣幾殆也以語於道則殆矣惠施不能以此自

解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

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惠施之說亦與莊子兩行之說相近然其兩行也無本而但循其末以才辨之有餘轂轉而屢遷人之所然者可不然而人之所不然者可然之物之無者可使有有者可使無湯義仍闕釋氏傳燈錄謂止一翻字法門蓋與此畧同故自謂持一尺之棰且取此半而用之夕取彼半而用之止此然不然不可有與無之兩端互相換而可以不窮凡可言者卽言可行者卽行訶莊子之爲大瓠而無用乃不自知其於物尤無庸也此則道術之所不出而不容不辯之以使勿惑天下者也今其書既亡其言無本之可循故多不可解